

The Great Steel Strike And Its Lessons

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

(1920)

著者 (美) 威廉·福斯特 (William Z. Foster)

译者 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2021 年)

The Great Steel Strike And Its Les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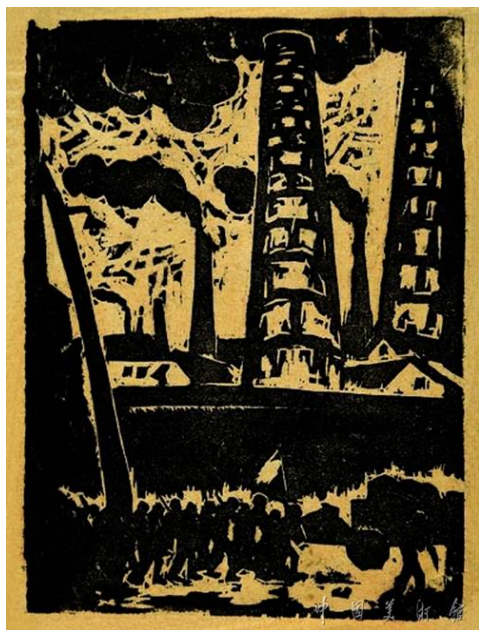
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

(1920)

原著 〔美〕威廉·福斯特 (William Z. Foster)

译者 余君

B. W. Huebsch Publishers, New York, 1920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2021 年)

目 录

百年回声： 简评威廉·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	1
译序	34
前言	42
一．当前形势	46
二．一代人的失败	50
三．巨人的觉醒	56
四．侧翼进攻	64
五．突入匹兹堡	78
六．阴云密布	92
七．风起云涌	116
八．肆无忌惮的加里	126
九．争取和解	149
十．罢工的经过	167
十一．民族和种族问题	190
十二．赈济处——罢工的代价	204
十三．过去的错误与未来的问题	219
十四．结论	233

百年回声：

简评威廉·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

李星

比起把成吨的钢铁烧得炽热
咆哮着把鼻孔
和嘴唇灼伤
带着白炽火焰的鼓风炉来
更吓人的
是给拴在那儿伺候了它 37 年的
那个人的眼神，
痛苦
坚强，粗野，不顾一切
他由此挺过了
钢铁厂的噪声、震荡、恶臭
和炎热

——弗雷德·沃斯《眼睛里的代价》

20 世纪初期，美国以工业巨人的姿态矗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它的工业产值约占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一，而钢产量居全球首位。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工业的高歌猛进。1914 年美

国钢铁业的生产能力约为四千四百万吨，但开工率不到百分之六十；拜军火需求所赐，1919 年美国钢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六千一百万吨以上。巨大的工业催生了相应的无产阶级，虽然一百年前的美国工厂充斥着低工资长工时、工伤事故以及老板的暴力欺压，欧洲打工者仍滚滚而来——他们在老家的日子要比在北美苦得多。美国工业提供了无比充足的丰富商品，空前提高了大众生活的舒适程度。1916 年秋，俄国革命工人施略普尼科夫赴美活动了两个月，他惊叹纽约“像一座巨大的车间和货仓”，并形容“纽约工人衣着讲究，吃住方面比欧洲工人好得多。”¹

虽说一百年前美国工人是全世界穷人的羡慕对象，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却不妨碍阶级矛盾随着繁荣而日趋深化。在 1917 年，世界最大钢铁企业 U.S. Steel（美国钢铁公司）的合法利润达到两亿五千万美元，而钢铁工人承受了高强度劳动的重负。12 小时工作制、无休息日、定期通宵加班是钢铁厂的普遍现象，厂里不断调快机器速度，让人精疲力竭。钢铁工人拼命干活，顾不上家里，没时间娱乐，谈不上文化教育，赶上放假也多半埋头大睡直到再去上班。如此周而复始……钢铁工人出卖了最后一滴血汗，相比之下，他们的工钱只算马马虎虎。几十年间，钢铁业的大老板死死压住了工资水平。在 1914 年写的自传里，钢铁巨头兼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炫耀说自从 1889 年他在自家厂里推行了浮动工资制度，“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工人也不愿意改变，就像

¹ 《施略普尼科夫回忆录第一卷 一九一七的前夜》第三十章“旅美之行”

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¹ 当然，首富又满嘴跑火车了，哪有不愿意涨工资的工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钢铁工人多次奋起反抗老板，可惜每次都败得很惨：新来的欧洲“农民工”涌入美国，语言不通也没有公民身份，不敢轻易招惹是非；在美国扎下根的那部分工人害怕丢了得来不易的技术岗位，碰到劳资纠纷经常缩到后面；工业规模的扩大与生产协作的复杂化，大大稀释了原有工会的力量，而斗争失败又动摇了工会积极分子的信心。弹压了几次罢工后，几家主要钢铁公司乘胜追击，强行降低了工资并勒令工人退出工会。那个时代的钢铁工人看不到其它出路，他们低头了。20 世纪的前 20 年，全美各个钢铁中心的老板牢牢控制了局面，工人只好逆来顺受——上了年纪的工人担心说错话被扫地出门；年青人难免幻想换个地方、换份工作就好了；以往的失败让一些人消沉，公司的铁拳让另一些人摸不到对抗老板的门路。钢铁工人的命运，似乎就这么着了……

话说回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来不会原地不动。1914 年爆发的欧战带动了美国市场的异常繁荣，各行业的工人都涨了几回工资，但通货膨胀也跟着来了。里外一算，1917 年多数美国钢铁工人的收入还不如 19 世纪末的水平。世界大战扰乱了国际市场，也搅动了美国在内的世道人心：疾风暴雨式的繁荣造成劳力短缺，让老板多了裁员的顾虑；许多工人加入了工会，期待有所作为；联邦政府大谈“劳工权利”，试图扮演劳资调停者的超然角色，客观上给工人壮了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美国的繁荣渐渐消退，多年

¹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2004 年中文版）第 18 章“劳工问题”

来深藏地下的不满暗流也汇涌成泉，社会思想有所发酵。同时，全美最大的一伙资本家——尤其是钢铁巨头——声称战争期间工人拿钱太多干活太少，“仗打完了，该算账了。”企业界特别厌恶工会的壮大，盘算着收拾这个“危害市场健康的祸根”。那段时间里，从经济形势到阶级心理，各种因素都预示了美国可能发生一场公开的劳资对抗，尤其是利润、产量与工人数量都急速膨胀的钢铁业。

1918年春，全美最大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的某些干部谋划着一件大事：推动钢铁工人的集体行动，在钢铁业广泛建立工会；假如遭遇资方顽抗，就搞一场大罢工显示力量。同年8月劳联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负责统筹钢铁工人行动的“全国组织委员会”，然后又花了一年时间鼓动各地的钢铁工人集合起来参加工会。几经波折后，1919年9月全美三十多万钢铁工人投入罢工，坚持了三个半月，震动了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个月的拉锯时间里，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形成了一个坚强的运动，总人数一百万以上，撕扯着老板和国家布下的天罗地网。直到1920年1月初罢工难以为继，“全国组织委员会”下令无条件复工，罢工队伍仍有十万人，成为美国工人阶级动摇剥削秩序的壮丽一瞬。

罢工结束不久，它的一位主要组织者、劳联干部威廉·福斯特¹完成了小册子《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讲述了整个行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内容丰富，揭开了罢工画卷的一角。更难得的是，趁着内心的兴奋劲儿还没消散，作者写出了不少自己的真实想法。当然，他的想法是否全都合乎工人的阶级利益，就不一定了。无论如何，这本书颇有启发性，值得推荐给21世纪的无产者借鉴思考。

¹ 钢铁罢工前后的时间里，福斯特曾任劳联下属的肉类加工业组织委员会书记兼司库，后任负责鼓动钢铁工人的“全国组织委员会”书记兼司库。

首先，让我们看看罢工的经过……

三个半月的工人行动

老钢铁工人

戴着在公司服务满 30 周年的纪念徽章

死于

中风、心脏病和肺癌。

老工人嘲笑新工人

这些新工人认定，绝不会让

自己一直做到变成老工人。

——弗雷德·沃斯《干一辈子的人》

1919 年的秋天，战争的结束连带着订单少了一大块，工人感到未来有些模糊，内心悄悄躁动着。“全国委员会”的鼓动人员在几个钢铁中心开大会，号召成立工会并与资方磋商劳动条件。成千上万的工人响应了鼓动员的号召，而资方的反应极快：大肆恐吓工人，开除了许多工会会员。工人没有一哄而散，而是坚持串联；资方集中打击串联积极分子，把他们从公司提供的出租屋驱赶出去，造成好几万新入会的工会会员一时之间流离失所。钢铁业的劳资双方逐步形成了对阵的壁垒，从工会鼓动员到工人积极分子，大家感到行动的时刻快要到来了。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钢铁工会陆续进行了罢工投票，工人强烈要求还击老板，战斗气氛日益浓厚。1919 年 9 月 22 日，“全国组织委员会”启动了钢铁大罢工，并以劳联的名义

向资方提出了集体谈判权、八小时工作日、钢铁行业实行统一工资标准以及废除御用工会等十二条要求¹。

面对前所未有的怒涛，美国钢铁公司为首的行业老板们用尽了浑身解数，以瓦解工人的行动。罢工前夕，耳目灵通的几家钢铁公司紧急宣布在自己的工厂里涨工资并实施八小时工作日，打消了部分工人的行动意愿，但在整个钢铁业，还是有好几十万人要罢工。罢工开始后，各地的钢铁老板征召了庞大的私兵队伍，在工人社区残害罢工工人及家属，炮制恐怖气氛。有些罢工者很快屈服了，更多的人坚守阵地。罢工地区的行政当局禁止工人的集会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工人要么无视禁令，要么长途跋涉在禁令管不着的地方集会。一周又一周过去，劳资对抗进入了焦灼阶段，双方都明白集会（或者说“聚众闹事”）的重要意义：工人打散了，就容易软弱，工人在一起，就容易坚强。在书中，福斯特描述了工人如何通过罢工前夕的集会形成自己的组织：

“在集会上，在办事处里，不论什么工种，工人都填同一张空白表格。……签上名的申请书被放起来，堆满一

¹罢工十二条要求的全文如下：一．工人的集体谈判权。二．给所有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并补发工资。三．八小时工作日。四．一周必须休息一天。五．取消二十四小时连续轮班制度。六．提高工资，保障美式的生活水平。七．在所有行业和各工种工人中，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八．八小时工作日之外，一切加班、节假日与礼拜天的工作，支付双倍薪水。九．工会所征收的会费和其他费用，实行由工资内代扣的办法。十．在维持、裁减或增加工人时，以工人的年资为取舍的原则。十一．取消公司的御用工会。十二．废除求职体检。

定数量。然后，各工种的代表被召集到一起，分配这些申请书。之后，代表们拉起各自的工会。最后，各地的新工会组成临时的中央机构，即钢铁工人代表会，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大大小小的钢铁工人代表会把运动拧成了一股绳，加强了较为弱小的工会。它们也不懈地进行必不可少的产业团结的教育，以防个别冒进的工种发起不负责任的罢工。”¹

行动起来的钢铁工人表现了韧性，也有难以避免的溃逃。以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顿地区为例，这里有一万多钢铁工人，拿的是全州同业最低工资，工会从来无法立足。同一家钢铁公司控制这片土地六十多年，以敌视工人组织的资本堡垒自居。1918年以来，针对“全国委员会”的工会鼓动，约翰斯顿的钢铁老板搬出了老的应对套路：威胁、解雇、由御用工会出面为厂方打掩护、禁止工人游行，但还是阻止不了绝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上街游行和参加罢工。罢工期间，约翰斯顿的钢铁公司使出了另一些本事：连哄带骗引诱工人复工、收买外地工贼顶班生产，纠集暴徒并勾结官府疯狂迫害工人。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商会与钢铁公司的高管们组织了“市民委员会”，实为武装民团，到处挑衅罢工者。地方警察闯入工人家里，恫吓工人家属。面对资方及其附庸狗腿子的围追堵截，约翰斯顿的罢工队伍出现了裂痕。技术工人最先动摇，跟着后退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仍有三分之一的约翰斯顿工人坚持到了1920年1月8日的罢工落幕。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四章 侧翼进攻

必须指出，集体行动让工人有一个共同目标，但不会简单消除工人内部的差异。以本次钢铁罢工来说，扎根不深卖力气为主的欧洲“农民工”最热心，有些人本来要回老家的，却留下来参加罢工，花光了那点可怜的积蓄。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多半是技术工人，好不容易熬出头，过了些体面日子，生怕自己上了资方的“禁止雇佣”黑名单，一个跟头爬不起来。本次罢工中，冲在最前头的往往是非技术工人，然后是机械工人，再然后才是待遇最好的那部分技术工人。而回厂复工的顺序，往往倒了过来，越有技术的工人可能溜得越快。

为了破坏罢工，钢铁老板雇佣了无数顶班生产的工贼，包括五万黑人。顺理成章，有些工业区的罢工纠察队与顶班的工贼打成了一团。当然，有资方与政府的保驾护航，纠察队无论如何也很难挡住工贼进厂的……与此同时，不少罢工者悄悄跑到别的钢铁厂当工贼，“罢工挣钱两不误，岂不美哉？”。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需要无产者，生产了无产者，也把市场特有的存在逻辑强加给了无产者。起来反抗的工人不可能尽善尽美，他们只能作为一个阶级，在战斗中艰难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这个过程里，难免出现许多让人丧气的画面。

在规模巨大的集体行动中，有工贼，有逃兵，当然也有战士。1918-1919年间，限于经费和人力，“全国组织委员会”的鼓动奔走一直范围有限，而老板把工人与外界隔离起来的预防措施严密有效。在资方布下的“铁桶大阵”里，无数钢铁工人从未接触过“全国组织委员会”的组织干部，没看过传单，没开过大会，全凭着自己的犟劲儿，顶着公司打手的棍棒甚至子弹，坚持罢工到底了。整场罢工中，共有二十二名工人遇害，数百人受了枪伤，数千人被捕。

当然，四处奔走的工会组织人员同样冒着生命危险。在书中，福斯特描述了罢工前夕，某位工会鼓动员范尼·塞琳思夫人被钢铁公司打手杀害的经过：

“塞琳思夫人被抓着脚后跟拖上卡车。在她被扔到车上之前，一名治安队员抄起棍子，在一众男女老少的眼前，把她的头骨打碎了。人们在持枪者的面前，只好无力地沉默着。那个治安队员捡起女帽，戴在头上，跳了个舞步，然后对人群说：‘现在我是塞琳思夫人了。’”¹

为了防范公司的暴行，一部分工人拿起了枪保护自己的家属，也保护工会鼓动员。在有些场合，武装工人吓退了民团。总的来说，面对资方炮制的大量流血事件，包括蓄意殴打工人工女，罢工群众非常克制，没有多少像样的还手。罢工期间，尽管司法部门奉旨乱咬，却未能以重大刑事罪名起诉任何罢工者，可以说是群众自我约束的最好证明。工人的克制既是执行了劳联通过“全国组织委员会”下达的指示——“罢工中不要发生暴力。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赢得了所有的重大进步。”²，也来自对当时当地客观现实的本能认识：资方和国家联手开动的暴力机器太强了，以工人拿得出来的力量而言，不顾一切的武力还击不能打破这架机器，反而让罢工的环境更加复杂。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者的反抗难免带有力不如人忍气吞声的无奈。无产者的宝贵品质，是忍受磨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九章 争取和解

² 见“全国委员会”的罢工号召书《1919年9月22日罢工》（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六章 阴云密布）

难而不放弃斗争。在书中，福斯特感慨地说：

“（公司的）镇压使他们（工人）更加团结。罢工的队伍从未被打破，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被消耗了。”¹

确实，在持续的阶级对抗中，一般说来，被统治者总是更容易耗干热情和钱的一方。本次罢工中，许多工人家庭很快出现吃不上饭的窘状。“全国组织委员会”协调建立了发放食品的赈济处，帮助最困难的那部分罢工者渡过难关，也让行动中的工人与工会干部保持联系：

“赈济卡附有存根。一名罢工者领到上半周的配给时，赈济处的工作人员取下存根并存档。等他下次光顾，再收走剩下的赈济卡。这么做有两大目的：首先，用过的卡片要送回赈济处总部，证明罢工者确实收到了运往所属地区的物资。其次，罢工者每周领取新的赈济卡，通过这种方式，分会书记得以和救济名单上的人保持密切联系。”²

为了分化罢工者，钢铁老板炮制了一大堆舆论，把赈济处说的半文不值。奈何工人不睬那一套。福斯特颇为生动地描写了围绕赈济处的振奋一幕：

“但是，罢工者非常看重赈济处。尤其是侨民（工人），

¹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²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二章 赈济处——罢工的代价

他们站在周围，带着无尽的好奇和热情，看着人们大包小裹走出赈济处。食物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除非实在没活路了，许多人才肯接受它。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受了施舍，而是他们认为有的人比自己更艰难。侨民把这视为工人团结的鲜活证明。给予食物对工人的鼓舞，要十倍于同样价值的金钱。”¹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劳联的财力雄厚，但本次罢工几乎没花它什么钱。按照劳联的统计，“全国组织委员会”花在每个罢工者身上的费用不到 1.4 美元。由于在罢工期间吸收了大量钢铁工人会员，劳联下属某些工会征集的入会费甚至超过了组织罢工的开支。也就是说，这场巨大的罢工，包括耗资颇多的赈济处，很大程度是钢铁工人自己出钱维持下来的。

日常生存中，工人往往是斤斤计较的，一旦加入了对抗老板的集体行动，工人常常逾越了琐碎的私利考虑，他们的牺牲精神表现得十分自然，尤其是最富有战斗性的那部分工人。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具有“高尚情操”、“纯洁美德”，而由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中心位置所决定：作为个体的劳力，工人必须你争我夺；作为一个阶级，挣脱老板的统治是工人的共同利益。不同的目标，让工人有不同的面貌：市场生存让工人自相残杀，争取阶级自由让工人看到团结的意义。

在国家的配合下，钢铁老板坚持“不承认、不谈判”的立场，坐等工人耐力耗尽而后认输。1920 年年初，随着多数人被逼返厂上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二章赈济处——罢工的代价

班，“全国组织委员会”只得顺应形势宣布剩余的罢工者统一复工。必须记上一笔的是，统一复工后不久，“全国组织委员会”举办了一系列大型集会，向坚持到最后的十万罢工工人颁发“荣誉卡”。集会上的人们欢声笑语，看起来惨淡的罢工结局并没有让他们灰心。这是美国工人斗争史上的少见场面：多年的隐忍、熬干心血的一场劳资搏斗与今后生活的未知，统统搅拌在一起，变成了一嘴的苦辣酸甜，而并不想吃什么后悔药。成也罢，败也罢，行动起来的无产者总算吐了一口恶气。

本次罢工中，几十万钢铁工人几乎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称得上虽败犹荣。那么，钢铁老板和国家一方呢？他们做了什么，让工人不得不撤出战场？

本次罢工中，老板是如何对付工人的？

大规模裁员 = “精简”或“调整”

削减工资和福利 = “加强竞争力”

贪婪的投机者引发的衰退 = “市场调整”；

教导工人认识社会不平等 = 搞“阶级战争”

针对工人的经济暴力 = “既定现状”

该死的工贼 = “替补工人”

持枪暴徒 = “安全顾问”

破坏罢工 = “工会回避策略”

——威尔·沃森《协商》

到了 20 世纪初，美国资产阶级练就了对付工人的一身软硬功夫，操练精熟。大小资本家掌握着一整套处理劳资问题的工具，大致分为三类：给点甜头、假话哄人以及暴力散播恐怖。

以工业大发展为基础，美国资本家处理劳资矛盾的回旋余地很大。工人拼命干活的前提下，老板可能施舍一些恩惠（从养老金到员工持股），一旦遭遇纠纷，就大批开除不服管教的工人，或者拿出一星半点的真金白银作为安抚（俗称“多赏一口饭”）。某些大老板特别擅长菩萨面孔铁血手腕的把戏，平日大谈“我认为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真诚地承认工人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真切关怀，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出色成绩。”¹（安德鲁·卡内基），遇到态度坚决的罢工者就露出獠牙：“就算厂内一片荒草，也不雇佣（公司的）叛徒。胜利属于我们。”²一般说来，这几板斧足够应付工人向资方的日常交涉了。

当资方感觉厂里有大闹起来的苗头，就换一套更无情也更加系统性的手段。艾伯特·加里既是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也当过芝加哥律师协会主席，算是颇有分量的资产阶级人物。本次罢工期间，加里是钢铁企业联手镇压罢工的主要协调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福斯特剖析的一针见血：“加里先生奉行的是古往今来一切暴君的做法：不让我统治，我就毁了它。”³

老板们祭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霹雳手段？首先是立威警告。钢铁罢工的前夕，资方随手解雇了一批员工“开刀祭旗”。在书中，福斯特指出：“公司专挑经济上最无助的人下手——老年人和残疾

¹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2004 年中文版）第 18 章“劳工问题”

² 见 1892 年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期间，卡内基发给工厂管理层的电报。

³ 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九章 争取和解

人、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的人、有房贷要交的人——以此来杀鸡儆猴。”而且，资方总是故意拿鸡毛蒜皮的琐事，或是荒唐的理由（比如把一个聋哑文盲说成工会的鼓动员）来驱赶工人，显示自己手握生杀大权。

然后是罗织明暗两手的罗网。在暗处，公司部署在工人组织内部的密探加紧活动。在书中，福斯特回忆机器工人工会的某会务代表、钢铁罢工的鼓动员是一个“安详的、有效率的、谦和的、有能力的组织干事”¹，他同时也是公司安插的奸细，搜罗了关于“全国组织委员会”的许多情报。在明处，极右翼的三 K 党也张狂起来，拿了钢铁老板的好处费，成帮结伙找工会的麻烦。

然后是公开的私刑迫害。罢工之初，钢铁老板用围墙、电网和机枪把厂区团团围住，招募了数以万计的私兵，制造了层出不穷的血案。在各个钢铁中心，仇视罢工的小有产者——从医生律师到小店主——也纷纷加入武装团伙，准备参与镇压潜在的工人暴动。

与此同时，资方不仅开除工人，更把他们赶出家园逼上绝境。在书中，福斯特揭露钢铁公司“要么把人（从出租屋）赶走，要么没收工人交完一半贷款的房子。这种威胁迫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复工。对工人而言，冬天被赶出家门是非常可怕的。”²

与此同时，资方豢养的媒体赤膊上阵，一会儿说工人都复工啦，一会儿说工人要造反，一会儿说罢工的领导者有境外敌对背景，一会儿质问当局为何心慈手软，不直接杀光罢工头子？纽约《大都会》杂志的某记者实在看不下去同行们的丑态，打趣说“我算了算（媒

¹ 福斯特《工人生活片段》第五章 敌人的特务

² 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体公布的)回去工作的人,把每一天(媒体讲)的(复工)人数加起来,一共四百八十万多一点。”¹ 不可不提的是:站在资方一边的媒体不仅骂工人,也骂任何试图调解劳资冲突的社会团体不安好心。罢工期间,仅仅因为摆了一点调停姿态,某极有身份的基督教主流社团就被媒体泼了一身“布尔什维克魔鬼”的红油漆。当然,主流社团的大律师警告函不是吃素的,狂吠的媒体立即哑火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之间有一套处理矛盾点到为止的内部规矩,而包装为社会大众普遍享有的“权利”。看着主流社会“斗而不破、各守其责”的表面现象,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者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我们要懂得分寸善用规则,太偏激就把路走窄了。”

罢工期间,钢铁老板对付工人的种种行径摆在了明处。美国国家就不一样了,它有多副面孔,喜怒不一、明暗不定,它的许多作为都戴着“超脱社会矛盾、维护自由公正”的政治面具。相比端着机枪、空口说几句“劳资一家亲”的美国首富,美国当局对工人的迷惑能力是很强的,它对付工人的手段,比资本家细腻好几个层次。

本次罢工中,国家是如何对付工人的?

人们被教导应该想什么
意义何在,以及要为
什么去献身,被政客教导
被老板、官僚和专家
被教师、交通信号灯、法律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电刑、在郡监狱关押 30 天以及杀死
千百万人的军队

——弗雷德·沃斯《受骗》

首先要指出，钢铁老板针对罢工工人左右开弓，国家的配合力度也毫不逊色。各个钢铁中心的市政首脑往往是警官、法官、议员、商人甚至钢铁厂的私兵队长，随着老板的哨声一响，地方政府全力扑向了罢工者。在罢工蔓延的工业区，国家权力普遍压制工人的集会活动，但手法富有弹性，高度重视对工人的心理引导。

有的地方法官规定三名钢铁工人扎堆儿就算非法集会（先声夺人极限施压）；有的居民点负责人故意捣乱，在工人集会的附近组织音乐会和球赛以制造噪音（没人比国家更擅长恶心人）。有的行政长官允许社会主义政党开会（美国一贯保障政治自由），但禁止罢工工人开会（不许颠覆分子乱说乱动）。有的主政大员明知禁不了集会（本地工人太厉害，得罪不起），依然“三令五申”工人开会必须报备（官方的权威不能掉到地上）。有的镇长、市长态度骑墙，对工人集会先禁止后许可（我给你面子，你也差不多得了）；有的警察单位对普通工人态度强硬，听说工人运动的大名人（比如琼斯妈妈）应邀讲话，就网开一面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有的主管部门批准工人开会，但铆足了劲儿找茬儿罚款（你有自由，你有钱吗？），诸如此类花样繁多。国家机器的变幻手腕，体现的是同一个宗旨：“也许你一时一地可以不服从统治秩序，可是秩序总归是秩序，你得服管。你服从管理，接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

除了心理引导，资产阶级国家要把自己的秩序贯彻到底，必须

施展暴虐的铁爪。一百年前的美国罢工工人都知道“州警”的穷凶极恶：他们人数不多训练有素，号称“哥萨克”，在工业区里横行无忌，专事“让恐惧渗入人心”，要把工人压得抬不起头。本次罢工中，州警再次扮演了国家恐怖的前台角色，简直血债累累。在书中，福斯特描述了钢铁工业中心是如何“确保集会自由”而又让现场工人噤若寒蝉的：

“每次集会都有不少‘哥萨克’穿着制服，坐在讲台上充当审查员。会上只能说英语。就像俗话讲的，组织者除了天气，啥都不许谈。谁要是谈到罢工，‘哥萨克’准会朝他大喊：‘喂，够了！你！别再让我看到你……’然后就不能再发言了。”¹

本次罢工中，州警沿袭了自己的一贯策略：刺激工人以引发“攻击执法人员”的暴动，方便当局放开手脚摧毁罢工。州警先是批准工人的送葬游行，然后半道伏击纵马蹂躏人群；他们甚至当着工人的面，在学校门口毒打上学的工人子女。州警小队的身后是钢铁公司的私兵大军，打的如意算盘是州警以法律的名义激怒罢工者，再让私兵蜂拥而上“弹压暴民”，完美体现了国家与资本的结合。

话说回来，在军队的威力面前，州警只算小角色。本次罢工进入僵持阶段后，美国政府向某些罢工地区派出了军队。相比州警，军人代表了更深层次的国家威严，让工人大众不由得蜷缩了身子。在书中，福斯特记述了军队如何不流血地给罢工积极分子“杀杀威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八章 肆无忌惮的加里

风”：

“士兵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和纠察队员，强令他们劈柴和扫大街。这是侮辱他们，因为军营就在市政厅对面，市民都会路过那里。看到扫大街都没打垮他们的意志时，就把这些人带到后街，自家和邻居家的孩子都能从窗口看到他们。”¹

同时，厂里的监工带着士兵上门威胁身份脆弱的欧洲“农民工”：要么上班，要么坐牢或者滚回老家。更有甚者，军警私兵在工业区协同扫荡，大张旗鼓半夜搜查“境外共产主义敌对势力”，砸门抄家的架势吓坏了许多工人及家属，恐慌情绪像涨潮的浪头，漫过了人心，相当程度上瓦解了罢工队伍。

即便向工人挥舞起了铁爪，除非万不得已，国家不会草率丢掉“确保人身权利、促进劳资共赢”的超然面孔。罢工前夕，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主动撮合钢铁业劳资协商，协商拖拖拉拉没个了结，却不耽误总统阁下一脸真诚恳请延缓罢工，因为只要工人行动反复延迟，多半就烟消云散了。罢工终于启动后，遭到抓捕的工人可以请律师，尽管可能对上庭毫无帮助：法官不许辩方提问，不给上诉文件，甚至驱赶工人聘请的律师（“可你毕竟有个律师”）。州警四处打人抓人，媒体倒也有权曝光某某工会干部入狱（“假如没有新闻自由，人给抓了，外边还蒙在鼓里”），工会也可以为羁押的干部办理保释（“想改善处境一定要善用规则”）。在最大的钢铁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城市匹茨堡，罢工者不得集会，作为例外，允许在市内唯一传统工人活动场所——俗称“劳工殿堂”——聚会（“可见政府对公众传统有着敬畏之心”）。匹茨堡市议会一度貌似可能启动罢工者遭受“不公待遇”的调查流程，最后不了了之（“也许下次工人出事，议会就走完流程了。一定要善用规则”）。

更进一步说，当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部分向反抗者挥舞铁爪，另一部分却可能在疾言厉色地抨击铁爪“损害公众利益”，传递着“无论对错，这是你的国家”等等顺民观念，堪称一边殴打工人一边给工人上思想改造课。本次罢工中，针对钢铁中心镇压工人的种种罪恶，有的地方议会主席表示“（我们）这个地方不想要，也不需要州警。”¹，某地方法官也出来撇清国家体制与公司暴行的关系：

“我认为这法令（扬斯敦反自由集会法）是席卷全国的一种痼病，好心的人们以爱国之名，想保卫美国，甚至不惜否认美国精神的基本原则，而集会自由便是其中一项。”²

最后不可不提的是：本次罢工中的基督教会角色比较微妙，有些牧师甚至协助了工人行动。毫不意外，牧师同情工人的侧重点是鼓励并传播罢工者打不还手的“基督徒美德”，客观上延伸着国家对工人的精神控制。宾夕法尼亚州的某位牧师向罢工者提供了集会场地，不惧钢铁公司的威胁。在写给福斯特的信中，这位牧师把当地工人惨遭州警袭击的经过描绘为一曲至诚至圣的颂歌：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八章 肆无忌惮的加里

²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他们继续前进，低着头咬紧牙关，表现出顺从。哦，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壮观。他们，魁梧的筋肉结实的巨人们，走上了回程的路……只是思索，认真思索着。哦，只要有人使个眼色，（骑警的）马和人的血就将溅在一起。但这没有发生。我们要赢得罢工，要赢得公众的信任。”¹

行文至此，我们介绍了本次钢铁工人的行动以及时代背景，总结了罢工中资方与国家压服工人的种种表现，但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罢工的发起者——“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下面，让我们谈谈劳联在罢工中的表现。

从劳联在钢铁罢工中的角色，看工会与工人斗争

有一位工会姑娘，她胆子大无边
不怕那暴徒和工贼，不怕搜捕的警官。
当工会开会时，她就来到会场前，
面对着公司的打手，她站在那儿真勇敢。
噢，这吓不住我，这吓不住我，这吓不住我，
我坚决跟着工会，到我死的一天
我坚决跟着工会，到我死的一天

——伍迪·格思里《工会姑娘》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八章 肆无忌惮的加里

什么是工会？就阶级社会的日常来说，工会是资本主义劳力市场的一个议价机关（或者说机制），让工人有平稳出卖劳力的可能。只要资本主义市场在社会生活里发挥主导作用，工会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越是涵盖大量工人的工会，越要与市场环境以及连带的国家秩序紧密协作，确保劳力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分子）的运行。作为劳力，工人需要通过市场循环往复出售自己，所以他离不开工会，或者说最好有个工会，因为工会让工人与市场有商有量地结合起来，方便生存。

作为一个阶级，工人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要角色，又是被统治者，他有工会难以解决的历史需求：颠覆资产阶级秩序并创造工人权力。如此一来，工人与工会的关系是互相拉扯又互相依存：工人离不开工会（为了生存，需要与市场打交道），又时不时挣脱工会的日常框架（为了哪怕片刻的阶级自由，必须动摇资产者的统治并毁坏市场）。作为劳力议价机制的日常参与方，工人接受工会的钳制，也通过工会聚拢力量、释放力量。每当工人积蓄了相当的斗争能量，工会总是既有限表达出无产者对抗现实秩序的冲动，又把工人行动束缚在日常形式里。

需要说明的是，一旦资产阶级秩序严重失衡而无产者开始颠覆老板的统治，工会也有功能裂变的潜力。在创造工人权力的过程中，无产者完全可能把工会当做行使阶级权力的一个工具，正如他们可能利用其它工具，比如“罢工工人大会”、“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工人恢复生产会议”、“工人租房互助团”、“工人声援苏俄革命委员会”等等。在阶级权力的形式领域，行动起来的工人有很强的探索精神。要害不在于一时一地的组织形式，而是无产者开始接管社会生产的统治精神。如此一来，干预社会生产的“工会”，必然越

来越不像劳力市场的议价机关，正如干预社会生产的其它工人组织，必然超越“罢工”“租房”“恢复生产”“声援运动”等等具体目标。

本文讲述的这场钢铁罢工，堪称资产阶级秩序尚未失衡的大背景下，工会与工人互相拉扯又“谁也离不开谁”的经典例证。

在 20 世纪初，劳联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处理劳资事务时，它的一般倾向是回避罢工，理由是老生常谈的“促进市场稳中向好”。但它也不会绝对排斥罢工，而视为与资方讨价还价的“易燃易爆”筹码，需轻拿轻放、妥当封存。在罢工实践中，劳联尽量以警告姿态为主，尽量少投入人力物力，尽晚发起行动，尽早结束行动。假设工人特别强烈地渴望有所作为，劳联也可能因势利导，而不是一味给工人泼冷水。就是说，劳联的市场生存法则是能不释放工人的力量，就不释放，能少释放一点就少释放一点，而更喜欢捏着工人行动的筹码给资方看：“跟我谈，你不吃亏，跟我谈，你不上当。”当劳联发起工人行动的时候，它首先考虑的是防止局面失控，永远不会全力以赴。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劳联以劳力市场的稳定器自居，但即便它有时候压制工人斗争的意志，也不等于向资产阶级咣当一声跪地磕头，而是把重点放在说服工人相信“咱们大伙都尽了力”，只能接受现实。你不满意？可以等待下一次改变处境的时机。

1918 年春，福斯特向劳联提出大搞钢铁工会运动的建议。劳联肯定了他的想法，又把相关讨论安排在工会机关的议事日程中缓慢爬行，几经动议决议，不见落地。于是福斯特搞了一个“忽悠领导莅临背书”的小把戏：他以一批劳联重要领导的名义邀请劳联主席龚帕斯参与讨论钢铁工会事宜，得到龚帕斯同意后，他又以龚帕斯

的名义邀请同一批劳联大领导参加同一场讨论会，那次会议最终成立了全权负责钢铁工会筹建的鼓动机关“全国组织委员会”，形式上有劳联内部的二十几个大工会参与，所属工业部门从铁路到机械制造，包揽了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在事后，福斯特得意炫耀自己的瞒天过海计：

“在用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实在是在将美国劳联的领袖们骗进这一关系重大的组织工人的运动。”¹

回过头看，劳联当家人真让福斯特的小聪明给“骗”了吗？恐怕并非如此。在历史的那一刻，劳联知道钢铁业的劳资双方都巴不得“动一动”了，它要维持劳力市场的“斗而不破”，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工人行动的主导权抓在手里，避免剧烈动作，摆出战斗的架势与资方谈，与国家谈，与一切愿意介入劳资话题的主流力量不急不缓地谈。谈出结果是锦上添花，无果而终也不至于给劳力市场添麻烦。如此一来，劳联代表工人向老板提了要求（你得拿我当回事），反过来拿捏着工人的行动愿望（你们别乱惹事），又在国家面前展现了自己的维稳价值（“老大，你是知道我的！”），而预先安全落地。如此说来，福斯特的奔走与“骗术”，只是顺应了劳联的劳资平衡考虑：那一刻，劳联认为筹划钢铁罢工等于多一份与资方周旋的底气，至于有个自以为得计的机灵鬼儿抢着背未来的黑锅，更是大好事！

为了控制节奏，龚帕斯当上了“全国组织委员会”主席；为了

¹ 福斯特《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第三章 伟大的钢铁罢工前言

推卸责任，龚帕斯以内的劳联大领导基本不出席委员会的例会。从一开始，劳联就限制了钢铁工人的鼓动范围，只拨了 1500 美元的象征性经费，对相关筹款活动消极应付，全身上下滑不溜丢……在鼓动工作开展期间，劳联一直积极尝试与钢铁老板达成妥协。1919 年 6 月发给“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加里的电报中，龚帕斯发自肺腑地表示：

“鄙人有幸充任代表的这场工会运动，旨在实现劳工运动的目标：通过美国式的方法，美国式的理解，而非以导致革命或大动乱的方法，改善劳苦大众的处境。”¹

但加里对劳资妥协不感兴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阶级搏斗势在必行。当鼓动工作遭遇资方阻力时，劳联运用自己擅长的手段，多多少少突破了钢铁公司的障碍——召开抗议大会、不顾禁令上街集会、把鼓动员的牢狱之灾转化为对筹建工会有利的舆论武器、成立调查委员会揭露迫害工人的真相、拜访政客为筹建工会造势等等。1919 年 9 月，当威尔逊总统再次拜托推迟罢工，“全国组织委员会”收到了各地筹建钢铁工会鼓动员的加急电报：

“要是你们不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下令罢工，我们将被迫自己作主。”

“贝斯灵 (Bethlehem) 公司所有的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们委员会下令罢工。”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六章 阴云密布

“假如将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与盛怒的、认为我们为叛徒的工人见面。”

“为了不致解除我方力量的精神武装和造成绝对危险的情势，千万不要将罢工延期。”¹

那一刻，觉察到工人渴望行动的强大决心，龚帕斯在内的劳联主要领导人没再废话，给罢工开了绿灯。他们是修炼成精的劳力市场议价员，深深懂得何时不睬工人的喧闹就够了，何时劝慰工人知足常乐，“一家人最重要是齐齐整整”，何时当仁不让地躲在后面指挥工人行动。在发给美国总统的解释性电报中，“全国组织委员会”的几句话值得玩味：

“倘若推迟罢工的后果至多是会员流失，就算已经决定罢工，我们也会力劝大家暂缓行动。但在这里，推迟意味着放弃一切希望。这场罢工不是由领袖，而是由参与的工人决定的。无论输赢，罢工都是不可避免的。”²

本次罢工期间，庞然大物的劳联按照“适可而止”的指导原则，在物质上对罢工扶持不多，收新会员的入门费倒是一板一眼，有的工会还靠这笔入门费添置了新的总部大楼。龚帕斯自己不牵头募捐、不介入鼓动组织工作，辞去了“全国组织委员会”主席一职，隐入更深的幕后。在组织上，劳联默许下属工会各行其是，减弱了

¹ 福斯特《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第三章 伟大的钢铁罢工 第三节

² 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六章 阴云密布

钢铁罢工对其它工业部门的附带冲击——有的劳联工会宣布静待总统调停，不许会员“瞎掺和”，有的工会为了争夺新会员而给对立“山头”拆台，甚至怂恿己方会员复工。罢工结束后，劳联否決了福斯特等人继续与罢工积极分子保持联系的工作建议，原因呢？依然是老生常谈的“促进市场稳中向好”。1922年四月，龚帕斯对媒体发表讲话，与钢铁罢工的“过火行为”正式划清界限：

“正是这位福斯特先生，当他明知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九一九年对罢工有准备并希望罢工发生，又当美国总统要求至少将罢工延期举行的时候，坚持要进行这一结局悲惨的斗争。”¹

一通闪转腾挪下来，劳联算是过了这一关。明天，又是劳力市场买卖开张的新一天了。

谈完了劳联，该说说小册子的作者福斯特了。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劳联的行为逻辑是清晰完整的：与资本主义市场风雨同舟，永远不做亏本生意。倒是福斯特本人的很多想法、做法，颇有点那个时代美国战斗性工人常见的夹缠不清，值得聊两句。

谈谈福斯特

我长期寻找人们一起生活的真理。

¹ 福斯特《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第三章 伟大的钢铁罢工 第四节 能够避免失败吗？

那生活交织、纠结，难以了解。

我努力了解它，而当我了解它，

我说出我找到的真理。

——布莱希特《我长期寻找真理》

福斯特何许人也？他出生于 19 世纪末期的一个美国穷人家庭，从小到大流浪打工，开过公交车下海当水手盖过房子砍过树，就差上月球了。漫长的岁月里，他参与了大量工人行动，在北美的工会与工人政团里较有声名。欧战结束后，他参与协调了劳联在钢铁业的筹建工会运动以及引发的大罢工，名气更加响亮。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继续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

1919 年末-1920 年初的钢铁罢工，是福斯特人生的重要时刻，给了他对工人组织实践的莫大信心：

“全国委员会可以自豪地说，在每一座钢铁城镇上，它都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工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资金始终紧张；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公开集会；公司加过工资；工人的民族各异；老板怂恿民团寻衅行凶；大量解雇工会会员；公司自己搞了工会；过去罢工失败，工人垂头丧气，如此这般…… 不论如何，不管老板满不在乎还是满怀敌意，结果都是一样的：工会健康而迅速地发展起来。”¹

他进一步乐观预言：

¹ 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四章 侧翼进攻

“有了钢铁业的这次经验，想在任何行业建立工会，只需要挑一个能干的组织者，给他充分的资金和人手，就够了。”¹

他更进一步幸福憧憬：

“要是有了工会，钢铁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钢与铁的实际生产者。这意味着逐利让位于人性。”²

在书中，福斯特用“巨人觉醒”形容当时钢铁工人的状态。但他没有深入解释几十年沉默后，工人为何积极了，这股积极的能量从何而来，要往何处去？是否早晚要枯竭？要是真的枯竭了，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相反，他更愿意谈论“今时今日”工会的组织干部们如何龙腾虎跃：

“组织者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无穷信心，感到自己左右着局面。只要他们足够有力和明确地，向钢铁工人宣传自己的主张，钢铁工人势必会响应，钢铁大亨是绝无法阻止的。”³

当然，身为一个正派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福斯特充满坦率的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一章 当前形势

²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二章 一代人的失败

³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四章 侧翼进攻

实干精神。在书中，他指出要建立工会，大可不必围着老板转，追求什么“劳资对话”，直接跟工人谈就好。他强调必须搞出全行业的大工会，才能对抗老板的同盟歇业。他提示工人组织实践的成功关键不是靠嘴皮子“骗人上贼船”，而是依靠工人自己的反抗意志，推动工人看到自己的力量，说服工人相信只要开始战斗，工会一定会来帮忙。

在钢铁罢工的筹备阶段，他能想到的手段是“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名人演说、乐队演奏、游行、以及在报纸上登载整版广告”等等劳联惯用的鼓动方式。这些项目需要大量的钱和脱产工作人员，而劳联有钱有人。于是乎，他如此这般地设想着：

“在工人的压力下，钢铁制造商或直接、或在政府的调解下，不得不让步。钢铁工人重建了工会，公平贸易与产业民主也就随之而来。”¹

当公司与国家使出了全套手段欺骗、威慑与残害工人，消磨他们的钱和意志，福斯特很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当资产阶级对钢铁工人打响了“原则上可以使用全部手段”的阶级战争，福斯特的迎战思路并不比劳联走得更远。虽然他自夸组织干部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建立工会，但也承认只要官方禁止集会和纠察，鼓动员就无法接触尚未罢工的工人，事实上也无法接触复工工人。在阶级战争中，资本家的手段更多、更完善、更持久，而福斯特只能再三重复“鉴于工会庞大的财富和潜在的力量，全国没有哪个行业是工会不能找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三章 巨人的觉醒

准时机组织起来的。”¹ 就是说，继续指望劳联的钱和带薪工作人员。他不愿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是劳联的钱多，还是钢铁大王加里先生的钱多？工人的胜利到底靠自己还是靠美元？1920 年的福斯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是哀叹：

“不幸的是，‘工运界’的大人物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坚定地坐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没有给予这场运动足够的道义和资金支持，而这些支持决定着运动的成败”²

当然，经历与目睹了无数的阶级苦难，工人斗争的大行家福斯特早就摸透了资方与国家的一切猫腻：“说白了，西宾州的所有‘法律和秩序’力量，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都和无数的国家机器一样，在为它们的主子——钢铁托拉斯的利益效劳。”³ 他更了解资产阶级媒体的臭鱼烂虾是些什么货色，斩钉截铁地表示：“下一场运动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获胜，而不是靠报纸制造的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⁴

但是…… 既然工人想打赢就需要钱，而可恶的劳联不给钱。怎么办呢？福斯特只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更）有钱的另一方，不是因为他被收买了，而是他的实践思路转动着他的脖子。1919 年 11 月美国参议院结束了关于钢铁罢工的听证会，发布了有关报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四章 侧翼进攻

²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三章 过去的错误与未来的问题

³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八章 肆无忌惮的加里

⁴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三章 过去的错误与未来的问题

告。福斯特点评说：

“这份报告混杂了进步与反动。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承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八小时工作制方面，它是公正的，符合实情，尽管讲得很含糊。但在其它方面，它对工人的事业不公正，甚至非常荒唐。首先，它把未能推迟罢工的全部责任推给了工会，完全无视这一明确的事实：钢铁公司疯狂地开除工人，工会再不罢工就会被消灭。”¹

那么，参议院是否属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无数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机关，干起活来也分进步与反动吗？而且是既进步又反动？又或者，福斯特咒骂的其它“法律与秩序力量”跟参议院一样，既反动又进步？1920年的福斯特绕过了这一话题，但阶级斗争的逻辑让他溜不掉。在书中，他含糊其辞地表示“在悲惨的工业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必将失去爱国心，可是老板们无视了这一点。”²也许，有朝一日加里先生正视了培育工人爱国心的紧迫性，他的进步成分也能从天而降？福斯特继续绕过这一话题……

在1920年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欧洲革命工人推翻阶级压迫的战斗暂时稀稀落落了，留下一个残破不堪的苏俄工人国家。资产阶级抖擞精神，决心摧毁无产者的造反运动，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权势与财富。见过世面的福斯特觉察到了某些迹象，颇感不妙：

“暂不说别的州，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人享有的权利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九章 争取和解

²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一章 当前形势

很少，甚至比在沙皇统治下还要少。工人完全没法开会，这方面远不如战前的德国——连那种程度的自由，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理想。”¹

但他不愿深究这一切险恶征兆的来龙去脉。谢天谢地，美国工人终于愿意积极战斗了，且不肯轻易认输。为了集体的胜利，无数劳动者准备豁出命去苦干、硬干、一波接一波的干。看起来，只要再多一点钱，或者多一点同情工人的进步政治，建立工人组织大有可为，然后可以期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贸易与产业民主”，最终实现“逐利让位于人性”的美好人间。1920年的福斯特与他的同道们摩拳擦掌，向着想象中的光明前程一路奔去。

许多年过去了……

历经 35 年的工会破产
工资停滞
养老金付之东流房子没了医保支离破
碎上司们大吼大叫
以后，曾经有家的
男人寄居到小巷里头的纸箱下面去了，
那一刻我大为惊讶
竟还有像这位新人
这样的年轻人伸手攥住机器的铁柄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四章 侧翼进攻

笑容满面

——弗雷德·沃斯《为明天而吹奏的小号》

1991年，俄国工人留下的革命遗产——苏维埃联盟宣告灭亡，也宣告了20世纪工人革命的彻底失败。随后，是全球范围内的无产者普遍离开了政治舞台，资本主义市场的狂欢时刻来临了。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21世纪20年代的资产阶级秩序又开始有失衡的迹象，国际列强进行着血腥的公开内讧，在欧亚大陆重新分配资产与权力。与此同时，离开了政治舞台的无产者，对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都很无知。推动无产者重新了解阶级斗争的完整面貌，十分必要。正如百年前的福斯特所说：

“要讲出事实，就得把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记录下来。

工人只有坦白承认自己的弱点、错误、失败，老老实实讨论它们，才能够从中学习进步”。¹

2022年年初，工人斗争话题的活跃译者余君先生翻译完成了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算是“推动无产者重新了解阶级斗争完整面貌”的一小步。笔者抛砖引玉，写下这篇不成熟的书评，希望引起更多人对本书的关注与讨论。

2024年6月1日

¹福斯特《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第十章 罢工的经过

译序

好莱坞电影里常拍上世纪的美国，移民坐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在新大陆登岸，惊异于它的丰饶与慷慨。混合古典与暴发户的美学像一座舞池，配上托盘子的侍者、熟悉却叫不出名字的圆舞曲。令人向往的“摩登生活”也许大部分是后人的艺术想象。但 1919—1920 年钢铁城镇“内战”的精彩程度，远非这些场面所能比拟。那是一场久远的“产业战争”¹，全国二十个州五十座城的三十六万工人与托拉斯开战，在各地发起了总罢工。

钢铁镇是托拉斯的领地，钢筋和厂房锅炉错落交织，搭成了镇子。钢铁托拉斯是一切的主宰，它有自己的法律和私兵，统治着全国的钢铁厂和工人小镇。报纸靠它养活，官员受它雇佣，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残暴和卑劣。美国工人的忍耐仿佛是有限的，能够忍受折磨的工作和惊人粗暴的对待，但是工人阶级决心改变，不管匪帮的挑衅与谋杀、无理的审判和罚款、“文明社会”的敌意，他们克服了敌人设下的重重障碍，团结起了五湖四海的阶级战友，让工会顶着托拉斯的狂怒，在荒芜的钢铁业疯狂地生长。

此书的内容丰富又生动，讲述了工会组织者们如何挑战钢铁托拉斯，甚至像“西部故事”那样，单枪匹马扒火车，混入遍地枪手的小镇，让工会敲锣打鼓地开张。不论是钢铁工人的悲惨处境、托

¹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主流舆论把大规模劳资冲突称为“产业战争”——校对者注

拉斯的为非作歹，还是工人斗争时的英勇与牺牲，都极为戏剧性。原本工会一蹶不振，工人任人宰割，但 1917—1920 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推动了工人运动。一群工人组织者大展拳脚，开始组织起钢铁业。雇主执意不让步，工人以罢工回应。工会上层本想妥协，也一直对“搞组织”有所保留，但在工人昂扬斗志的压力下，工会基层全身心投入了战斗，各地发生了艰苦的斗争。罢工受到不择手段的镇压，最后宣告阶段性的挫折。不论如何，工人阶级还是打了一场漂亮仗。

本书的文风明快，描写的场景有如扑面而来的活画，不带主流左翼写作常见的思想贫乏却故作深沉的毛病。因为作者福斯特亲身经历过斗争，本人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人组织者。但读到结论章，就能看出他对工会与革命的发展概念有多粗糙：工会提改良只是要骗过敌人，它其实是革命的。这一段的逻辑生硬，内容完全是拼凑的，说明福斯特本人的思路糊涂，可以说是狗尾续貂。这一半是由美国工人运动的特点造成的：十月革命都过去两三年了，美国工人虽受到鼓舞，但在政治上的成长还需要时间。另一半是由于福斯特在耍滑头。后来他在自传中坦白（也许只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永远正确”的第一书记形象），自己当初的真实想法可不是这样，为工会的妥协性辩解只是出于“战术原因”，在资产阶级国家举办的罢工听证会上，他也只是“口降心不降”。可是，本书相关内容写得模棱两可，又是怎么回事呢？哎呀，太激进不好的嘛，要吓跑人的嘛。

书中还能感受到，福斯特时不时捧一脚某个大人物，比如工会干部、学者、总统，包括请对方给自己写前言，估计是他企图多拉几个“同情者”的关系。这是不诚实的。阶级斗争不允许玩弄立场

——那是统治者的专属领地，因为这只能是玩弄被统治者的手段。他想一边缓和统治者的敌意，另一边拐弯抹角地替被统治者说话，虽然许多时候他没忍住，还是忿忿不平，酸上两句，遗憾自己的谋略未成。这种“骑墙主义”骗不过统治者，因为在阶级利益受损害时，统治者永远是最自觉的；它也无法鼓舞被统治者，因为后者咽不下藏毒的酒。文中可见，福斯特一再对“文明人”疾呼：帮帮工人吧，托拉斯可太坏了，咱美国多进步啊，你们得带个头……作为工人组织者（也许福斯特是最出色的，两场辉煌的全国性运动——肉类加工业和钢铁业——都是他带头的。自传中讲了不少趣闻，我很欣赏他敢想敢做的品质。）怎么说也反映了工人斗争的愿望，当众出丑实在不雅。即使客观上在作品里无法直接点明，也不应该给“反垄断巨头统一战线”的糊涂思想站台。在其它地方，远比福斯特所处时代更严格的出版审查下，曾出现过不少经典作品，很容易读出来，它们都在不屈地反抗，自内心深处发出呼吁，而很少有人一味“卖惨”。这一立场总会遇到问题：后来资本主义要给自己续命，真的打击垄断巨头了，这时革命者该支持谁呢？

对于工会组织者的付出和成就，是应该浓墨重彩写下来的，但他老是捧龚帕斯和菲茨帕特里克。憋了几十年后，劳联—产联跟左派的关系崩掉以后，福斯特才有机会骂个痛快。仿佛他畏忌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也顾虑工会中手握大权的干部，因为工会也是阶级社会的缩影，它的日常运作也是从资本主义中自然而然生出的。工会上层阻挠斗争，向统治者示好，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等等，都是工会的常态，这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斗争推动了工会的激进化，但不足以打破组织者、领导者与工人的分工。

社会分工的逻辑是，工人是“工作对象”，必须由一个更进步

的领导集团来提供领导。“左派”的这种偏见尤为根深蒂固：“我们革命家”深入工人中间扩大影响力，壮大自己队伍。这听起来怎么跟资本的创业史那么像呢。因为这一逻辑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要是问“怎么把组织搞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这么想，这样做，这是阶级社会对人的日常思考方式的训练成果。为了找到出路，我们必须让思考自觉（辩证）些，难道能用资本主义日常再生产自身的方式，走出同一个资本主义吗？“先锋队领导”虽然有曾经历历史胜利的权威，但它经过了系统性的歪曲，以及日常生活和偏见的“覆盖”，早已面目全非。应当考虑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直到它能够惊人一跃，而不是关注什么工人组织人数的简单累积。多数工人落后，满脑子偏见，这才是常态。他们认识自己的利益没那么清楚，只有行动起来去争取它，才能学着去认识（往往是很深刻的）到自己想要改变，而且能够改变。福斯特见识过工人的力量，但不懂如何释放它的潜力。

本书的视角也很“干部”，福斯特没有尝试摸索工人的想法，表达工人的情感和觉醒过程。工人是如何从“反抗乃毫无意义”的绝望中走出，脱胎换骨乃至“浴火重生”的呢？虽然我们能从情感上理解，美国钢铁工人在长期的失败中消沉了，但在内心渴望解放。被统治者在日常中的麻木，在斗争中必将转变为同样的坚忍，这是很辩证的。在钢铁大罢工中，工人组织者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钢铁工人的革命潜力。但书中只写组织者做工作时，群众如何热烈响应，一切按计划进行，只是工会上层不配合。群众行动的首创精神去哪里了？仿佛他们只是跟从牧人的羊群，只因“工会”有神奇的号召力。然而，工会能一呼百应，是因为它满足了工人压抑已久的愿望：跟托拉斯干到底。工会的种种战术，尤其是团结工人的办

法，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无数工人的行动和智慧。应当强调这点。

也许福斯特对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根本是稀里糊涂。书里说，组织该怎么搞？只要给人给钱。几十年后，福斯特更是痛骂劳联的“保守派”当年不肯配合，不然运动早就成了。他是没搞懂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打个比方：二月革命时，你为克伦斯基犹豫不决而生气，这只能说明你有问题——你不拿克伦斯基当敌人，还指望他推动工人革命……。

再来看工人组织者的策略，在各个州的战场上，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组织者们各显神通与托拉斯过招。读到工人扬眉吐气，真是一件快事。这说明，不管反抗是多么绝望，只要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定能打开一条出路。在钢铁工人的小镇上，托拉斯比帝王更强大，有自己的秩序和暴力，只是有个弱点：少了工人就没法干活。工人最大的武器便是自己在生产关系上的地位，他们能发起总罢工，也能掌握整个社会生产。推动工人斗争，就是要让工人在斗争中愈发团结和觉悟，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过下去了，既然托拉斯的工厂少不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产出的钢和工厂都为我们所用呢？

工会在和平时期的确争取了不少改良，但在“革命危机”时还守着老一套，不愿意根据工人的觉悟程度，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

“飞行中队”鼓动员在各州组织工会时，打的都是漂亮仗，接连逼托拉斯就范，但他们的背后是基层的革命倾向，是工人们的支持。别忘了，工会自始至终都没有全力支持工人，一直想找机会妥协，甚至对罢工釜底抽薪。这既是因为工会本身的局限，也因为工人组织者们习惯了日常斗争，无法在火热战斗中及时转变策略，将运动尽可能地推得更远。书中过分强调工人的“纪律”和“自我牺牲”。

工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何要相信工会的领导呢？应该转向什么策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要找到它必须明确一个目标：工人阶级的利益。

书中有一处十分典型，组织者每来到一处工会垮掉的镇子，当地的老工会成员都说，“这里都是工贼”、“你们来也是白费功夫”……可组织者们一笑了之，谈笑间就把队伍拉起来了，工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这肯定不是在编故事，而是当时运动的普遍现象。但这是如何办到的，只是“新来的”更有本事吗？这有一定的道理，当年美国的工人生活充满挑战，开阔了眼界，也锻炼了活动家。钢铁大罢工期间，工会的全国大会大开特开，代表们都身无分文从全国各地扒火车赶来（上述内容可见福斯特的《工人生活片段》，这本书内容精彩，尤其是译文的水平极高，我跟它的译者差了十年八年的功力都不止）。理解了当年的美式工人生活，才能想象组织者为何能单枪匹马挑战钢铁镇，把它翻个底朝天。说实话，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可阶级斗争离我们太远，现代人最多只能拍个陈乏的西部故事。但最重要的是，世界革命浪潮深远影响了一整代的工人运动，鼓舞了北美工人向资本发起反攻。人们心中最大胆的梦想，属于被压迫者的梦想，在此刻躁动不安。

经过了艰苦的三个半月，钢铁大罢工结束了。罢工没能击败托拉斯，原因有很多：工人还不够团结、镇压实在毒辣、工会从中作梗、人手与资金匮乏……虽然罢工失败，只要工人阶级凭自己的力量去战斗，必然会发觉，自己绝不是束手无策的。在几个月的战斗中，工人们成长了，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以及如何去争取它，这就算是一场成功。在罢工的进程中，工人阶级不断克服偏见走到一起，把托拉斯的招式逐一瓦解，由坚实的工会基层发起抵抗，靠

工人互助度过了眼前困难。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运动没能一次冲垮托拉斯，它需要积蓄力量，而在罢工结束后，工会还是在钢铁业扎下了根，重要的是，运动保住了火种：工人重拾了对自身力量和组织的信心。

美国工人的斗争对国内读者还是很陌生的，翻译本书正是为了引入工人运动的经验、唤起不为人知的阶级记忆。我本人非常喜欢这本书，尤其是组织者在镇上和托拉斯斗智斗勇，打得有来有回的故事，但还缺点味道，因为它没有让钢铁工人自己开口，讲述他们如何摆脱麻木与无力，决心抗争这个悲惨生活的一切。“出头是没用的，管好自己就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呢”、“大家都是这样的，吃苦吧”，这种话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但在叹息之下，必然压抑着对改变的渴望。当年，美国工人的处境比我们糟得多，而他们在万般不利下，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冲天力量。

我在工作之余完成了本书的翻译，但要说心境上有什么变化，也许是更渴望个人成功与物质享受了。也许我在慢慢接受与现实和解，和周围人一样，把麻木与消沉掩饰为“成长”，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还发明出一套套“人生箴言”。我常常想着这样的生活是虚假的、无意义的，每天如梦游一般，而总有另一个地方存在着“真实”。也许这时需要耐心。也许吧，也没别的法子了。我感觉，要摆脱逃避与安逸的双重诱惑，非要做些什么不可。虽然我对生活的态度、对前途的设想变得很快，但我始终相信必须找到一条工人运动的出路，靠它的指引走出贫乏卑劣的生活。

最后，非常感谢 W.J 君与 L.X 君的校对，为中译文把了关。感谢花屋小二郎编写的注释。译文经过了反复重读与修订，至少令我自己十分满意，才能拿给读者。

2022 年 1 月 1 日
修改于 2023 年 1 月 14 日



前言

美国有近五十万人在钢铁业工作。在八小时工作制很快成为标准工时之际，钢铁业的各大工厂仍在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许多工人一周要连上七天班。这五十万人基本没机会与雇主就工作条件讨价还价。他们不仅无法就劳动合同进行集体谈判，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也无法要求雇主给出公平的解决办法¹。当年的钢铁公司有权有势，工人未能组织起来，连开口的权利都被任意剥夺。

在这个国家，工人进行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工人在各方面行使着这样的权利，保护与推动自己的利益。而在钢铁厂里，这些权利不被承认，谁敢行使它，就得卷铺盖。在铺天盖地的密探制度下，钢铁公司心知肚明哪些员工参加了工会会议，哪些人与组织者谈过话。公司会开除他们，把任何的工人组织扼杀在萌芽。

为了不让工人自发行动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公司把手伸向了工人居住区。在一些镇上，头面人物都和公司有交情。1919年伯利恒（Bethlehem）、杜肯（Duquesne）、克莱尔顿（Clairton）等地的罢工中，正是如此。为了不让工人组织起来，他们不让工人开会，或是派警察破坏集会。在别处，比如霍姆斯特德（Homestead）、麦

¹ 例如，参议院委员会调查钢铁罢工时，加里的证词——1919年10月1日，第161—162页，委员会听证记录。加里的证词表明，罢工的起因是工人委员会与管理层交涉后，不公正的对待仍未得到解决。公司老总在了解实际情况，甚至对工人委员会的存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罢工发起镇压。——原注

基史波特 (McKeesport)、莫内森 (Monessen)、兰金 (Rankin)、匹兹堡 (Pittsburgh), 公司的经济力量保证了政府官员的合作, 逼着房东拒绝把地方腾出来给工会开会。

如果一个人没有亲眼见到钢铁公司如何铁腕统治着工厂所在的城镇, 就难以理解它的势力有多大。社会组织和教会组织都受托拉斯的摆布。最近这场罢工中, 许多教堂的传教士都在谴责“煽动家”, 唆使信教的罢工者复工。小商人加入治安队, 把左轮插在腰间, 叫嚣着枪毙不听话的产业工人。

自 1892 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¹以来, 已过去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 莫诺加希拉河沿岸工厂城镇的工人始终生活在监视和镇压下。目中无人的强权把不愿屈从者统统踩在脚下, 在这些城镇里, 它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 夺走了公民的活力。

本书讲述的, 就是钢铁业迄今为止最激烈、最勇敢的战斗。这场战斗打破了这一强权, 解放了五十万钢铁工人。而本书的作者, 正是这场斗争的一位领导人。这是一桩值得讲述的故事, 因为在此之前, 只有关于它的传言, 斗争的主角并没有书写自己的故事。

福斯特先生记载了罢工的重要事实, 为公众立了一大功。加里²和威尔逊总统的书信清楚地表明, 发生罢工究竟是谁的责任。它也告诉我们, 是谁无视了总统——是拒绝单方面休战的罢工委员会,

¹ 霍姆斯特德罢工 (Homestead strike), 是由匹兹堡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为成立工会, 在 1892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6 日举行的罢工。罢工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民兵和平克顿私人侦探社的镇压下失败, 美国工人运动受到重创。——中译者注

² 阿尔伯特·亨利·加里 (Elbert Henry Gary, 1846 年 10 月 8 日——1927 年 8 月 15 日), 美国律师、资本家。1892 年任惠顿市市长。1893—1894 年任芝加哥律师协会主席。1898—1901 年任芝加哥联邦钢铁公司总裁。1901—1927 年任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中译者注

还是加里。威尔逊先生让加里和工会协商，加里非但不听，还妄想用拟议的休战来搞垮工会。

考虑到作者不仅是所述事件的主角，更处在风口浪尖，遭受着全国的口诛笔伐，整本书并不是以激情的笔调写下的。对于那些只会叫嚣“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反对罢工的人，这书也是最好的回应。革命的鼓动家并不习惯这样的写法。但这一特点让本书对学生和工人组织者都有很大价值。在这场钢铁大罢工之前，从没有运动的领导者在事后如此冷静地评估失败的原因。失败总有借口，但福斯特先生直面现实。他对罢工失败原因的分析——把责任归咎于工会本身——不管在哪一行业，对每一位工会领导人都有裨益。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件功绩：以每人仅 1.40 美元的成本，工会维持了一个赈济处，填饱了罢工工人的肚子，很有启发意义，非常鼓舞人心。这项成就必须成为一座丰碑，纪念罢工者的实践能力与正派。

作者不是要事无巨细地写下这段故事，也不是要在书中证实自己坚信的理论。正因为这本书写得好，内容如此真实，我很乐意写下这篇前言。关于钢铁业还有不少书。有些关乎冶金学，有些关乎钢铁贸易，还有些关乎工艺问题。这本书与它们不同。本书阐述了这个庞大基础工业的工人对组织的需求，以及实现这一基本权利的极端困难，这是其它书里没有，其他人也不曾写过的。作者还理性、克制、直率地描写了钢铁公司怎样凶狠打击工人，并解释了钢铁公司这样做的原因——公司不想让工人获得任何领导权。

约翰·安德鲁斯·菲奇¹

1920年6月4日于纽约



¹ 约翰·安德鲁斯·菲奇（John Andrews Fitch, 1881—1959），美国作家。1907年赴匹兹堡从事社会学研究，花费一年多时间采访当地的钢铁工人，最后于1910年出版调查书籍《钢铁工人》。此后在纽约劳工部门短暂任职，后担任《约翰·凯洛格调查》编辑和撰稿人。1917年起在纽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劳动关系，1946年退休。——中译者注

一. 当前形势

罢工——工人的“胜利”——对外民主，对内奴役——工人赢得了什么——未来的展望

钢铁大罢工持续了三个半月。1919年9月22日起，二十个州五十座城市的365,600名工人丢下了钢铁厂和高炉的工作。到1920年1月8日，罢工结束，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下属各组织投票决定，让仍在罢工的十万多名工人在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下复工。

钢铁巨头“赢了”这场罢工。工人们被迫无条件投降，回到了旧的奴隶制下。敌人用了老办法：实行恐怖统治，侵犯每一项正当的公民权利与人权。这件不光彩的差事得到了各方支持：奴性十足、满口谎言的报纸充当了钢铁巨头的喉舌，对工人恶语中伤；自私又冷漠的当地教会早就为了公司的利益，可耻地丢弃了基督教义；厚颜无耻的无数市、县、州、联邦官员急着给自己套上项圈，忘光了当初对公职的誓言。钢铁托拉斯¹的拥趸什么都干得出，他们压制了言论与结社自由，大肆殴打、枪杀、监禁罢工者及其家人。除少数可敬勇敢的人之外，钢铁公司、州政府、法院、地方教会、新闻界

¹ 本书中，“钢铁托拉斯”（Steel Trust）指的是巨型钢铁公司。的确，这跟一般讲的托拉斯（特指美国钢铁公司）不同，但不影响事实。因为，所有的巨型钢铁公司在业内重要问题上都是进退一致的。不消说，它们都秘密加入了托拉斯。为此，书中用了“钢铁托拉斯”一词。这一点很重要。而笔者在想起公司名字的地方，也会写上公司的名字。——原注

都与钢铁工人为敌。

罢工结束后，钢铁工人没有从老板手上得到直接让步。罢工者就算没上恼人的黑名单，也要交出工会证，回到难以启齿的条件下工作。工人被赶回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继续着十二小时工作日。在全世界钢铁业中，只有美国工人一天要工作这么久。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钢铁工人都在本行业里说得上话，经常就工时、工资、劳动条件等问题，向老板讨价还价。不仅如此，他们还享有八小时工作制。到了美国，自由之国度，钢铁工人却仍在经济上无权，每天不得不连干十二小时。只在这个国家，钢铁工人的人权被老板的权势踩在脚下。

难道有人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吗？难道我们的煤铁储量不比任何国家都多，我们的工厂不比任何国家都先进，我们的劳动力不比任何国家的更庞大、更熟练吗？那么，谁敢说美国工人无权享有欧洲工人的权利呢？既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的钢铁工人能集体谈判，为什么美国的钢铁工人不行？为什么国外的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而这里的钢铁工人必须干到十二小时？

无论如何，集体谈判和缩短工作日都是美国钢铁产业的重中之重。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只因这个产业被一群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资本家牢牢控制。这群寄生虫贪求利益，不知怜悯和责任。他们的格言是“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在悲惨的工业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必将失去爱国心，可是老板们无视了这一点，一意孤行，毫不关心工人的权利与痛苦，并且玷污、扼杀、肢解了我们视若己出的工会。最糟糕的是，在大罢工中，无知的公众被报纸——老板的喉舌给误导了，为公司的野蛮行径喝彩。盲目的公众自诩为美式民主的仲裁人，指责近四十万钢铁工人简单而基本的要求是“布尔什维主义”

以及搞破坏，假装这里仍找得到一丁点的自由，更把钢铁托拉斯的窒息独裁赞美为坚毅的美国精神。黑压压的枪口都对准了罢工者。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工厂主可以宣布赢得了物质上的胜利，但工人同样有权宣布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因为这场罢工在每人心中留下的希望火花，必将迸发为自由的反抗之火。一整代钢铁工人本已失去希望，被奴役在资本身下。工会更是软弱无力。钢铁产区的腐败打消了一切政治改良的念头。老板只手遮天。但这场罢工改变了一切。工会一跃登上舞台，在种种压制下，蓬勃发展、不断壮大，英勇地与不可一世的老板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工会没能获胜，但它们扛在肩头的罢工赢得了钢铁工人的心。工会的热忱抗争以及给予罢工者的忠实支持（钱和吃的），彻底驳倒了老板的说辞：工会都是懦夫，是在工人背后捅刀子的空架子。就算是最迟钝的罢工者也看得出，罢工的失败是由于准备不足。工会只发挥了一小部分力量，假如组织工作做得更好，结果会好得多。最终，钢铁工人们拥有了一个宝贵信念：通过工会采取统一行动。工人发现了老板的致命弱点，看到了摆脱奴役的道路。这便是钢铁工人的重大胜利。

不仅是钢铁工人，整个工会运动也取得了道义上的重大胜利。它的意义超过了罢工失败本身。更重要的是，工会得到了信心。对工会组织者来说，钢铁业一直都意味着“不可能”。那时，工会组织钢铁业的努力，好比竹篮子打水，总是一场空。工会弥漫着悲观的情绪。但如今一切都变了。“不可能”都已实现。即便钢铁公司百般阻挠，钢铁工人还是组织起来了。一个崭新的前景便出现在了工会运动面前。不仅是钢铁业改头换面，许多普遍认为建立不起来工会的基础行业也将纷纷效仿成立自己的工会。如果钢铁业能够组织起来，其它行业也都能组织起来，因为无论哪里遇到的困难都不

会比钢铁业更大。工人运动中讨厌的害群之马——工会里许多无知、无能、毫无远见的人——永远闭上了嘴。一有大事发生，他们只会叫：“那是不可能的”。有了钢铁业的这次经验，想在任何行业建立工会，只需要挑一个能干的组织者，给他充分的资金和人手，就够了。

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钢铁工人放弃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也许工人的势头停了一阵，但过不久，他们将从这场重大冲突中缓过来。用不了多久，他们又将发起一场更大的运动。工人没有因失败而灰心，工会普遍也是如此。在这场战斗中，工人和工会都重拾了信心，互相信任有加了。工会不会对工人弃之不顾，跟以往罢工失败时一样，任由老板打击工人的士气。相反，为了维持和发展钢铁工人对自己、对工会的信心，工会把一大批工会组织者投入了教育运动中。过不久，到了合适的时机，他们还要大闹一场。为了不让这一幕发生，加里一伙还会搞假心假意的“八小时工作制”、纸面上的“涨薪”把戏、扶持公司的御用工会。但可以肯定的是，钢铁工人将继续在自己人当中、在各兄弟工会间，建立起更强大有力的团结，直到实现产业自由。只要还有人压迫钢铁工人，从实业中不劳而获，愈发有战斗意志和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就要战斗到底。1919年的钢铁大罢工与被奴役的钢铁工人争取自由的道路相比，只能算作一场小打小闹。

二. 一代人的失败¹

曲折前路——民主抗争——霍姆斯特德罢工——1901 与
1909 年罢工——钢铁托拉斯的胜利

钢铁业近来的动荡，只是漫长的斗争链条中的一环，是钢铁业现世之日起，“产业战争”中争取自由的一场新战役。

钢铁制造商心照不宣地遵循着美式商业原则——我们的产业只是为了少数幸运儿雇主创造巨额利润，其余都是次要的。巨头对社会福祉嗤之以鼻。至于手下的员工，不过是在市场上尽可能廉价买来，随意使唤的工具罢了。这些人心知肚明，要把野蛮的剥削维持下去，首先不能让员工组织起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为所欲为，肆意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加快机器转速、无视生产安全。他们为了利益不顾人性。要是有了工会，钢铁业的每一项政策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钢与铁的实际生产者。这意味着逐利让位于人性。但这说着容易做着难。工厂主眼里只有利润，没有人性。因此，他们想防范于未然，千方百计掐灭工会的苗头。自从炼钢厂房拔地而起，老板们越来越富有，一小群产业封建主掌握着无穷财富，简直是坐享其成。工人则成为了无知而贫困的产业奴隶。可悲的是，这种情况至

¹ 想要全面了解钢铁工会早期斗争的学生，推荐阅读约翰·安德鲁斯·菲奇先生的精彩著作《钢铁工人》(The Steel Workers)。——原注

今仍未改变。

钢铁工人向老板举起反旗，发起了旷日持久的行动。钢铁业刚起步时，资本还未结合到这般地步，讲英语的技术工人在资本面前尚能自卫，虽说不自觉，但终究是大步迈向产业自由的。但后来，随着巨型钢铁企业的建立、技术工人被机器取代、大量不识字的移民涌入钢铁业，技术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便没了指望。过去三十年，他们不断遭受失败，一度享有的自由皆被粉碎。

起初，斗争没那么艰苦。许多工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展开活动，最著名的当数“火神之子”¹、劳工骑士团²、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³。全国各地的钢铁厂都有相当规模的工人组织。最主要的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在工人运动中享有盛誉，但它的成员基本都是技术工人，从不把眼光放在非技术工人身上。联合协会在全盛时期（1891年）大约有两万四千名成员。匹兹堡是它的根据地，霍姆斯特德是它的堡垒。在它最活跃的时期，钢铁业（工人组织）还享有

¹ “火神之子”（the old Sons of Vulcan）是由美国生铁工人于 1858 年成立的工会，奉行行业工会主义。南北战争后迅速崛起，并于 19 世纪 70 年代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工会组织。1876 年同另外两个工会合并为钢铁工人联合协会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中译者注

² 神圣劳工骑士团（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是美国的一个工会团体，1869 年成立，奉行行业工会主义。劳工骑士团成立后，积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领导了多次罢工。1886 年干草市场罢工失败后逐渐衰弱。1893 年以后逐渐丧失了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1949 年解散。——中译者注

³ 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Steel and Tin Workers）是美国的一个钢铁工人工会，1876 年成立。成立初期曾领导了匹兹堡“霍姆斯特德罢工”和 1901 年美国钢铁公司罢工，罢工失败后转入低潮，成员大幅缩减。一战期间实现中兴，并于 1919 年领导了钢铁工人大罢工，罢工失败后，高层立场日渐保守。1933 年《全国工业复兴法》颁布后，工会成员略有回升，地方分会积极领导罢工，而工会上层则压制罢工。1935 年以后丧失了钢铁工人当中的影响力。1942 年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一定程度的自由，前途似乎是光明的。

但那时，手握金钱权力的安德鲁·卡内基¹还不知足，开始对工会会员下手。他不想受工会约束。为了给工人戴上镣铐，他先是把民主的死敌亨利·弗里克²请进了公司。接着，卡内基和弗里克向工会开战，这两人对待工人，还不如南方奴隶主对待奴隶，奴隶起码还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医生看。他俩在霍姆斯特德的大工厂挑起事端。1889年，公司给工人大幅降薪，规定合同在冬天，而不是夏天到期。这对工人十分不利。公司还要求工人退出工会。工人们不答应，短暂罢工了一阵，才勉强达成和解。但卡内基和弗里克不会轻易收手。等合同到期后，他俩又故伎重施，于是霍姆斯特德大罢工爆发了。

这场著名的罢工举世瞩目，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标志着美国产业（工人斗争）史上的转折点。罢工始于1892年6月23日，终于同年11月20日。这场罢工充斥着痛苦与暴力，不仅是霍姆斯特德的工人，罢工声援他们的匹兹堡和周围几家大工厂的工人，都遭受了彻底失败。罢工的失败让卡内基把工会逐出了工厂。钢铁锡工人联合会受到重创，至今缓不过气来。工会在钢铁业扩张的时代落幕，从此以后，一切由老板说了算。钢铁工人的民主才刚刚诞生，卡内基和弗里克就在霍姆斯特德狠狠捅了它一刀。

霍姆斯特德的惨败后，联合会重整旗鼓，没几年又在钢铁业

¹ 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1835年11月25日——1919年8月11日），苏格兰裔美国资本家、慈善家，“钢铁大王”。——中译者注

² 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年12月19日——1919年12月2日），美国资本家、金融家。1881年起与卡内基合作。由于施工问题对1889年约翰斯敦洪水负有责任。1892年参与镇压了霍姆斯特德罢工，并被无政府主义者贝克曼刺杀，侥幸免于一死。1919年去世。——中译者注

站稳了脚跟。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再一次重创了它。时任工会主席特奥多·谢弗¹预见到要跟卡内基为首的钢铁巨头开战，抓紧时间谈判，希望争得一线生机。但他失败了，老板对工会的敌意引起了罢工。刚开始，只有美国铁皮公司、美国钢板公司、美国钢圈公司罢工。到最后，美国钢铁公司每一座工厂的工会会员都纷纷响应加入罢工，但是收效甚微。苦战几周后，罢工彻底失败了。

1901年罢工的失败打断了联合协会的脊梁骨。但是，凭借工会特有的顽强，联合协会还能在生产铁皮和钢板的几家托拉斯公司保持活动。参议院委员会调查1919年罢工时，前联合协会主席M.F.泰伊（M. F. Tighe）作证说，工会衰落后，“只要公司态度一强硬，工会就得让步”。即使曾辉煌过的联合协会屈从了，傲慢的钢铁大王也无法容忍工会的存在。他们无法忍受对自身统治的一丁点异议。1909年夏初，公司要求工会会员接受减薪，而且退出工会。二十年前，卡内基和弗里克向霍姆斯特德工人也下过同样的最后通牒。工会发起了背水一战，罢工了十四个月。斗争相当激烈，但结果与1892年以来钢铁业的所有罢工一样。罢工失败了，不仅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独立公司的工厂都把工会消灭了。

虽说直到1909年罢工后，钢铁厂才彻底把工会扫地出门，但在之前的许多年中，工厂主早就完全掌握了局面。整整一代时间里，老板为所欲为。无节制的剥削令他们盆满钵溢，从产业中攫取了数不尽的财富，而工人只能在悲惨堕落的钢铁镇上苟延残喘。

¹ 特奥多·谢弗（Theodore J. Shaffer, 1856—?），德裔美国工会活动家。早年毕业于西部大学（现为匹兹堡大学）。14岁进厂做工。1875年起担任宾夕法尼亚卫理公会牧师。1888年起进入匹兹堡钢铁厂做工，曾任钢铁工人联合协会主席。1902年起任匹兹堡改善委员会委员。其后的情况不详。——中译者注

世界大战爆发时，除了少数人时薪多了一两分钱，钢铁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霍姆斯特德罢工前的水平。那些年里，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更是压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工人没有从工业产量的激增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老板住进豪宅，工人只能牲口般地挤在肮脏的小窝里。钢铁城镇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小棚屋。结核病在工人中间肆虐，工人的婴儿死亡率远高于平均值。虽然战争爆发后，工资涨过几次，但都被生活成本的飞涨给抵消了。要说战争改善了钢铁工人的生活，那也是微乎其微的。

一半人每天干十二小时。四分之一的人连干七天，每两周有一天要上一个整班。他们活着就是不停劳作，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没有享乐的空档，连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都被无休止的疲惫夺去了。此外，厂里的劳动条件也极为恶劣。只有最年轻、最健壮的男子才能跟上机器的速度。干这一行，一般人干到四十岁就干不动了。工作本来就非常危险，老板却没有装上必要的安全装置。许多人因公司无视生产安全而丧生——要是工会还在，就会强制公司配备安全装置¹。这里没有丝毫公道可言。工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工头和主管手上。一个在厂里辛勤工作了三十年的人，可能和许多人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被开除。他能上哪儿去讨公道？他的同事也生活在恐惧中，畏于开除和“黑名单”，甚至不敢跟他讲话，更不敢为他辩护。他不得不低头，这一家人只能另谋出路。

¹ 钢铁公司对待安全装置的态度不尽相同。一些公司一如既往视生命如粪土。另一些公司好歹装了。大型钢铁公司无疑做得最好，装了许多安全装置，也有安全委员会积极监督。但不管怎么说，炼钢是个极其危险的行当，而且由于厂房高温和长时间工作——每天十二小时，每周七天——工人会疲倦，那么危险就更大了。——原注

这种可悲的状况自然是缺少工会造成的。指望老板不受一点压力就会公平对待员工，是对人性的期望过高了。即使在工人高度组织起来的行业里，工会也要时刻警惕，提防老板的不断来犯：这帮人什么都干得出。工人只有始终警惕，才能紧紧把握自由。同样的，在工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行业，就像在钢铁业里，工人无力捍卫自身利益，只能承受老板的专制，最后潦倒残生。钢铁大亨实行了整整一代的产业农奴制。但钢铁工人绝不会容忍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工人将利用一切机会反抗，最终摧毁它。



三. 巨人的觉醒

暗淡前景——希望常在——完美机会——致命的拖延——
——新方针——错失良机——运动开始——加里的反击

大战打响后，从工会的角度来看，钢铁业的状况仍然令人沮丧。工人想组织起来取得任何成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巨型钢铁公司把钢铁锡工人联合会赶出工厂后，早已恶名远扬。在 1909 年麦基洛克斯（McKees Rocks）、1910 年伯利恒、1915—16 年扬斯敦的钢铁工人、钢构工人、矿工、五大湖水手罢工（多么难忘！）中，公司完全击垮了工人。公司阻止了工会重建的势头，挫败了 1909 年美国劳工联合会¹大会倡议发起的钢铁工人运动，叫它空手而归。面对好战又贪婪的钢铁制造商，无休止的失败让工会彻底丧失了信心。

但随着战争的深入，美国加入了这场大屠杀，形势马上变得对工会有利。对兵源和军需品的需求扩大，导致劳动力短缺。联邦政府唱起了红脸，甚至支持起结社权来了。钢铁业是整个战争计划的重中之重，必须不惜一切保证它的运作。工人们重新振作了，提出

¹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 年 12 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 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中译者注

了新的要求——工人已经在匹兹堡（琼斯与劳克林公司）、伯利恒和伯明翰（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里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老天爷帮了工人一把。这是钢铁业组织起来的极为难得的时机。工会运动没能更早把握住这一机会，真是一场灾难。

笔者也察觉到了这一无与伦比的机会。但当时，我担任肉类加工业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兼司库，没法参与钢铁业的活动，直到阿尔舒勒¹法官给予了肉类加工厂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等重大让步，我才能从中抽身。紧接着，1918年4月7日，我向芝加哥劳联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美国劳联执委会召开一场全国大会，在会上发起一场组织钢铁工人的全国性运动。这项议案得到了钢铁业十二家分会的支持。议案一致通过后，转交给了美国劳联。劳联与迅速重振的联合会商议了此事，然后就拖拖拉拉，开了一大堆会议，浪费好多宝贵的时间后，将议案交回芝加哥劳联，再次通过后，发往1918年6月10—20日举行的劳联圣保罗大会。议案如下：

第二十九号决议

鉴于钢铁业雇佣劳动者大军的组织，对于美国产业民主的进一步扩大至关重要，以及

鉴于全体工人组织只有通过艰巨努力，才能完成这一

¹ 塞缪尔·阿尔舒勒(Samuel Alschuler, 1859年11月20日——1939年11月9日)，美国法官。1881—1915年期间担任律师。1886—1900年期间是民主党人，并曾任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议员。1915—1936年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在任期间于1917年11月总统调解委员会的介入之下参加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工会与雇主之间的仲裁。1922—1923年期间在联邦煤炭委员会工作。1936—1939年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高级法官。1939年去世。——中译者注

伟大任务，因此

决议：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于本次大会期间，将召集全美各州及钢铁区主要城市的钢铁业工会代表，旨在把这些工会联合起来，组织起全美的钢铁工厂。

议案全票通过。为此，大会期间多次开会讨论，批准发起这场运动。最后，会议决定三十天后，由龚帕斯¹主席在芝加哥召集另一场会议，各国际工会²派相关干部参加，商谈如何采取行动。真是浪费时间，组织工作的机会可是稍纵即逝。

从钢铁业的过去可见，运动必须一改往常的组织策略。不用说，钢铁工人的工会总是缺乏效率。这是联合协会的顽疾，也是它的主要败因。如果联合协会在鼎盛时期下到没有工会的工厂，充分开展组织工作，尤其是吸纳非技术工人，就能牢牢扎下根，绝不会被卡内基及其心腹弗里克撵走。不幸的是，联合协会花了太多时间在会议上，而不是在厂门口搞组织活动。因此在钢铁厂里，联合协会要组织工会，经常跟老板发生激烈的口角，其实在尚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当中，派一名组织者花几周时间，就能把这事办妥了。

其它工会也没什么好办法。它们的老一套——就是在一个钢铁厂里，每次只让一个工种的工人加入工会——已经完全落伍了。这在某些产业里可能行得通，但在钢铁厂却糟糕透顶。工会的不断失败只能加强工厂主的力量，进一步打击厂里工人和工会会员的积极

¹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² 此处的国际工会（international union）指北美的全国性工会，为习惯性表达。——中译者注

性。仅仅组织一家钢铁厂的一个工种，或一家钢铁厂的全部工种，甚至是组织一个地方全部钢铁厂里的全部工种，都是愚蠢的。只要钢铁托拉斯看准时机，就可以把当地的钢铁厂统统关闭，把业务转移，轻而易举地打败组织运动。这种事，以前不是没发生过。这么看，很显然，运动必须同时打击所有的钢铁厂。它必须是全国性的，美国每个钢铁产区的每座工厂的每位工人都要包含在内。

这是参照肉类加工业工人运动的成功例子。一年前，肉类加工业开展组织工作时，摆在眼前的是三条路。一条是沿用臭名昭著的“人人为己，谁跟不上趟谁倒霉”的旧行会策略。另一条是尝试组建一个产业工会。第三条是将各工种联合起来，这当时在铁路业曾取得重大成果。对于肉类加工业及其工会发展来说，最后一条道路是最可取的。结果证明这一决定是明智的。在钢铁工人运动中，各工会也将以攻守同盟的形式走在一起。

但这些不过是第二十九号决议的表面。关键在于它的策略：组织工作的开展方式。计划再好，执行不好也没用。会议的想法是在全部钢铁中心同时开张，激起工人的斗争意识，再不顾一切阻碍，把工人纳入工会，逼得加里一伙答应我方的正当要求。原本的打算是这样的：在芝加哥会议后，立即把十几个、几十个总组织者派往最重要的钢铁中心，把正以钢铁工人名义进行的这场伟大运动告知钢铁工人，并在当地建立地方委员会，着手具体的组织工作。同时，协作的国际工会也增派人手，驰援各地的组织工作。为了这项工作，各家国际工会必须尽快筹集至少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迅速有力的行动。

三四个星期后，组织工作顺利，厂里工人也跟上步伐后，运动就会大步向前。在广泛的宣传下，整个钢铁业将在全国各地一齐开

展大规模集会。这是为了唤起工人的希望和热情，让成千上万的工人不顾工厂主的阻挠加入工会。各地举行两三轮集会后，大批工人就涌入工会。工人选出一个委员会，向老板提出要求，这股大潮一举定乾坤。劳资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钢铁业的运动势在必行。罢工当然不在话下。在工人的压力下，钢铁制造商或直接、或在政府的调解下，不得不让步。钢铁工人重建了工会，公平贸易与产业民主也就随之而来。

这个计划不仅大胆，在当时也合乎现实逻辑。事态发展证明它是可行的。要说这对钢铁制造商不公平，全然是无稽之谈。这些大人对挡了自己道的，是不知何谓“公平”的。他们用子弹和饥饿逼迫工人屈从、毫不客气地扼杀竞争对手、随心所欲地剥削公众和政府。组织运动开展的前一年，即 1917 年，正当国家大力开发和保护国有资产时，不提独立公司，光是美国钢铁公司一家，在完税和藏匿巨额资金后，还能公然把高达 253,608,200 美元的利润纳入囊中。

现在就要看工会能让这场广大有力的运动走多远。1918 年 8 月 1—2 日，一场影响深远的会议在芝加哥新莫里森酒店开幕。塞缪尔·龚帕斯主持大会。十五家国际工会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者适当解决了诸多困难，表现了进步精神。大家充分认识到，从开采煤炭和铁矿石，到把货物装上火车，整个产业链的工人需要合作。显然，没有哪个工种自认为能够单枪匹马对付钢铁托拉斯。几乎不经讨论，大家就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当然，想要组织整个钢铁业，各工会不该有不同的入会费标准。因此，与会各方对章程反复推敲，最后达成一致：除了泥瓦工、铸模工、制版工（分别收取 7.25 美元、5 美元、5 美元的会费），统一收取 3 美元入会费，其中 1 美元用于

全国的组织工作。

同时，大会上成立了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协作的国际工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组织工作，主席应为劳联代表，龚帕斯先生自愿担任这一职务。笔者当选书记兼司库。包括后来加入的工会，参会工会名单如下：

国际铁匠、锤工、帮工兄弟会
美国锅炉工、船壳工人、帮工兄弟会
砖瓦与陶土工人联合会
美国砌砖工、泥瓦工、抹灰工国际工会
国际造桥、地基、钢构工人国际协会
北美箍桶匠国际工会
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
国际铸造工人兄弟会
国际搬运工、建筑工、普工工会
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
国际机械操作工人协会
国际矿山、工厂、冶炼厂工人工会
美国矿工联合会
北美铸模工人工会
北美制版工人工会
水管工与锅炉工联合协会
北美矿工工会
美国铁路检修工人兄弟会
美国海员工会

国际钢板工人联合会

国际火车司炉与加油工兄弟会

国际蒸汽机师工会

国际铲煤与采砂工人兄弟会

北美扳道工工会

这些并肩与钢铁托拉斯开战的工会，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人联合行动。参与人数约两百万，占劳联总人数的一半。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顺利。大会消除了运动的障碍。但为了确保成功，我们急需大笔资金和大批组织者，可这两样都搞不定。每家国际工会只给下属工会发了一百美元的经费，派了屈指可数的组织者来主持工作，而且日后也不见得增派人手和资金。

这下可是当头一棒。原本完美的进攻计划破灭，组织钢铁工人的机会眼看就要烟消云散。稀少的人力财力迫使我们把计划推倒重来。开展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是没指望了。运动只能限于芝加哥地区。的确，这是违背原则的。钢铁业分布于全国，应当在全国展开攻势。仅在一地开展活动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让老板可以伺机对运动发起反扑，这就正中加里的下怀。但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一难题。

笔者曾期待有利的局面以及一度被认为毫无希望的肉类加工业组织起来的事实，能够鼓舞工会运动，赋予它必要的气势和信心来攻克钢铁业的难关。但事实并非如此。钢铁业背的包袱太大了，三十年的失败不是能轻易摆脱的。由于缺乏信心，工会在最初的关键时刻没有把力量投入运动。尽管如此，工会还是在芝加哥地区投入了运动，决心把钢铁工人实打实组织起来，赢得工人的衷心支持。

九月的头一个礼拜，芝加哥地区开始招募工会会员。我们往南

芝加哥、加里市、印第安纳港、乔利埃特派出了组织者（人手只够去这些地方），各地举行了集会，现场人山人海。果不其然，钢铁工人涌入工会，渴望改变往日的颓态。加里市的头一场集会上，就有 749 人加入工会，乔利埃特的集会上有 500 人当场加入，其它地方也差不多。运动得到了群众支持，这正是第二十九号决议的倡议者所期望的。假如工会有十足的信心，提供足够的人手和资金来执行原计划，就能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运动。用不了几周，工会就能到处生根。再过几周，公道和工会将回到整个钢铁业。

但运动限于一地的后果开始浮现。本来，钢铁巨头和许多工会领导人一样，明显不看好这场运动：“白费力气”。但加里市等地发生的事，很快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场运动非常危险，得给点甜头。于是，借用加里那句著名的“多赏一口饭”，老板宣布，自十月一日起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钢铁工人干完八小时后，剩下时间算加班，虽然每天多给俩钟头的工钱，但实际工时并未改变。运动遇到了反击，必须予以回应。

这一让步确实是工会在道义上的巨大胜利，但它的实际影响很糟糕。就在几个月前，美国钢铁公司公开宣布，无论如何，钢铁业都得不到八小时工作制。因此，一夜之间到手的八小时工作制，便是工会力量的证明。但不是每一位钢铁工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发起运动的芝加哥，工人们懂得胜利归功于工会。但在其它地区，由于无事发生，工人自然把它看成公司送大礼。假如加里“给好处”时，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运动，工人就会理解加里的动机，成群结队加入工会。如此一来，工会便能轻易取胜。但运动限于一地，加里就能从工会手上抢功，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把运动釜底抽薪了。不用说，加里觉得自己给了运动致命一击。

四. 侧翼进攻

海量的困难——包围策略——占领前哨阵地——组织方法——财务制度——士气问题——约翰斯顿

匹兹堡是美国钢铁产业的心脏，地理位置正适合产钢，这是它的突出优势。匹兹堡位于阿勒格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汇成俄亥俄河之地，水运十分便利。城市周边有丰富的煤炭矿藏。五大湖区——明尼苏达州铁矿石的门户触手可及。高度发达的铁路利于最好的市场。市里只有几家大型钢铁厂，离三条河的沿岸不远，另有许多大型钢铁生产中心，包括霍姆斯特德、布拉多克、兰金、麦基史波特、麦基洛克斯、杜肯、克莱斯尔顿、伍德劳恩、多诺拉、米德兰、范德格里夫、布拉肯里奇、新肯辛顿等地。方圆七十五英里内，还有约翰斯顿、扬斯敦、巴特勒、法雷尔、沙伦、纽卡斯尔、惠灵、明戈、斯特本维尔、贝莱斯尔、韦尔顿等钢铁重镇。全国钢铁产能有七八成集中在这一片。整片地区是一个由巨大的厂房、高炉、制造车间组成的令人惊异又眼花缭乱的网络。

1918年10月1日，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前往这个产业迷宫——钢铁托拉斯的巢穴——准备干上一场。芝加哥的成功使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克服战术错误，尽快让运动扩展到全国。

前景非常不乐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让庞大的钢铁工人队伍跟着工会的方向前进，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工会未能迅速

有力展开运动，眼前的困难又加剧了。不利的冬季即将来临，流感也让情况更为复杂。公开集会全都暂停了几周。然后世界大战结束了¹。工人又刚“得到”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切或多或少让工人沉寂下来，放下了对工会的兴趣。当依赖战争订单的工厂缩减产量时，工会被完全抛在了脑后。工人担心挣不着钱，害怕公司怀疑自己是工会会员或同情者，到头来被开除就糟了。最关键一点：全国委员会掌握的人力物力财力仍远远不足以应付它面对的重大任务。

糟糕透顶的是，钢铁公司开始行动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出其不意，公司对工人的不屑以及对自身力量的自负，使它们看不到运动的真正力量和范围，等到想反击已经晚了。照计划，事情本该照这样发展。但现在，工会失去了战争中的重大优势——出其不意。钢铁托拉斯醒过味来，已经做好了放干工人血的准备。

局面似乎是无望的。但没有别的法子，只能迎难而上。全国委员会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一词。运动的准备工作在匹兹堡附近的城镇中开始。钢铁托拉斯很警觉，当工人很有希望赢得自己的权利时，托拉斯不再依靠以往的做法——福利、养老金、员工持股、大批开除或“多赏一口饭”等策略——来控制员工，因为对手正在上门叫阵。资方视运动为一个严肃的对手，需要不遗余力打倒在地。它想切断组织者和工人之间的一切联系。于是，托拉斯的爪牙——各城镇的市长和镇长立即开会，决心不让钢铁工人在莫农加希拉河谷集会。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们（基本都是钢铁公司的人）让驯顺的地方议会匆匆通过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的公共集会违法。他们在各地都得逞了。他们通知房东，要是把会场租给劳联，就取消这

¹ 和沙俄一样，战争末期的德国国内爆发革命。基尔港水兵起义后，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正式投降，一战结束，但德国国内并不平静。——中译者注

些人“星期日俱乐部”的特权。结果都一样：会开不成了。在匹兹堡周边一带，工会原本的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就很少，而现在更是被正式剥夺了。

此时，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为了“给民主保驾护航”的目标，我们的士兵正在欧洲作战。威尔逊总统在理想主义地宣扬“新自由”。而在国内，有五十万会员参军入伍的工会甚至不能公开集会。这可比德皇的统治还要糟糕，因为德国工人至少能随时随地集会，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讲台旁边有一个警察在小本本上记下“煽动言论”，要求当事人第二天到警察局报到。记得多年前，我在德国看到这一幕时，感到多么蔑视，而作为美国人，我又多么自豪。我曾确信，言论与集会自由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绝不会动摇。如今，我的想法变了。暂不说别的州，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人享有的权利很少，甚至比在沙皇统治下还要少。工人完全没法开会，这方面远不如战前的德国——连那种程度的自由，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工人被剥夺权利，却是以法律与爱国之名。

工人丧失了宪法权力，面临诸多惊人的困难，而且工会手头就这么点人，显然没法从正面强攻匹兹堡。因此，我们决定从侧翼进攻，拟订了计划，在进攻匹兹堡之前，先攻下周围地区。匹兹堡外围的钢铁产区都是要先拿下的阵地。等到工会力量壮大，再一口气拿下这座堡垒。

这一方案比原计划差远了，但也是形势所迫。再说，我们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绝不能让人觉得工会放弃了匹兹堡。那一处是战线的中心。工会既然在匹兹堡发动了进攻，起码要守住阵地，等到有实力开展真正的攻势。钢铁工人和工会的士气要求这么做。于是，整个冬天里，工会都在匹兹堡“劳工殿”举行群众集会，

在周围的工厂分发了无数传单，为春季的工会运动做准备。此外，对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受到压制的现象，工会进行了诸多抗议。会员们举行抗议大会、选出委员会、开展调查、拜访政客，参与了许多动静不小，用处不大的活动。这些活动花费不多，但很好地掩护了工会的计划。

真正的战斗发生在别处。在接下来的数月里，随着力量不断地累积，全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钢铁城镇建立了牢固的组织，除了匹兹堡周边地区，还有扬斯敦、东扬斯敦、沃伦、奈尔斯、坎顿、斯特卢瑟、哈伯德、马西隆、阿连斯、新费城、沙伦、法雷尔、纽卡斯尔、巴特勒、埃尔伍德、新肯辛顿、里奇堡、阿波罗、范德格里夫、布拉肯里奇、约翰斯顿、科茨维尔、惠灵、本伍德、贝莱斯尔、斯特本维尔、明戈、克利夫兰、水牛城、拉卡瓦纳、普埃布洛、伯明翰等地。工会在芝加哥地区的行动得到增援后，扩展到了密尔沃基、基诺沙、沃基根、德卡布、皮奥里亚、普尔曼、哈蒙德、东芝加哥等地。至于伯利恒，当地的机器操作工和电力工人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斗争，全国委员会顺便推了他们一把。

在这些城镇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工会系统地开展了彻底的组织活动。需要提一句，运动中有两类组织者：流动的与固定的。除了一些巡回的侨民演说者，流动的组织者都来自各国际工会。他们到处跑，协助新成立的地方工会，有条件的话，就向运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固定的组织者包括劳联的活动家、矿工工会的代表、全国委员会直接雇用的专职人员。这些人担任地方上的组织书记，是工人队伍的骨干。流动的组织者听从各自国际工会的安排，固定的组织者则完全在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工作。

各地的组织结构都是这样。分会书记全权负责，有一个办事处

作为总指挥部。他负责分发全国委员会的周报，刊登四种语言写的工会通讯。他也召集群众大会，处理每一份入会申请。在集会上，在办事处里，不论什么工种，工人都填同一张空白表格。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工会”（One Big Union）。签上名的申请书被放起来，堆满一定数量。然后，各工种的代表被召集到一起，分配这些申请书。之后，代表们拉起各自的工会。最后，各地的新工会组成临时的中央机构，即钢铁工人代表会，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大大小小的钢铁工人代表会把运动拧成了一股绳，加强了较为弱小的工会。它们也不懈地进行必不可少的产业团结的教育，以防个别冒进的工种发起不负责任的罢工。

财务制度也至关重要。资金管理向来是工人运动最头疼的问题。罢工和组织运动不止一次毁于钱财的管理不善。因此，全国委员会必须不遗余力免蹈覆辙。问题很棘手，因为全国一共有 100 到 125 名（最后达到这个数）组织者在为成千上万的钢铁工人登记入会。不过，靠着严格采取某些商业原则，事情解决了。首先，分会书记需要承担责任，受到许多约束。全部的申请表都要连号。分会书记要在入会费的收据上签字¹。如果其他组织者想招募成员（这在大型集会之类的场合很常见），会拿到分会书记签名的收据。这些收据是记了账的。事后，组织者要缴回收据，少一张赔三美元。因此，每家分会都有一个担保人，对欠付全国委员会的票据负责。这是绝对必要的。不定下这般规矩，什么也搞不好。

下一步自然是落实分会书记把入会费转交给各工会代表的职责。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分会书记向代表索要详细的收据，上面

¹ 顺便一提，收据用的是红白蓝三色。在拿到正式的工会证前，爱国侨民会自豪地带着它们。不止一人仅仅是为此而加入工会。——原注

不仅标明交接金额和申请表的数量，还写明每份申请表的编号。不允许一次性转交一大批，因为处理不过来。

这样一来，全国委员会就能随时查找上万份申请中的任何一份。例如，一个在办事处或群众大会上登记入会的钢铁工人，得知他的工会成立之后，就可以参加会议，出示收据，索要他的工会证。工会书记查阅手上的申请表，如果没找到与这个人的收据对应的申请表，就向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提出此事。分会书记在收据上的签名是赖不掉的，所以他必须说明入会费和申请表的情况。通过查证，书记可搞清楚自己是把申请表交给了哪位代表。若是如此，既然这位代表在详细的收据上签了名，就得赔这笔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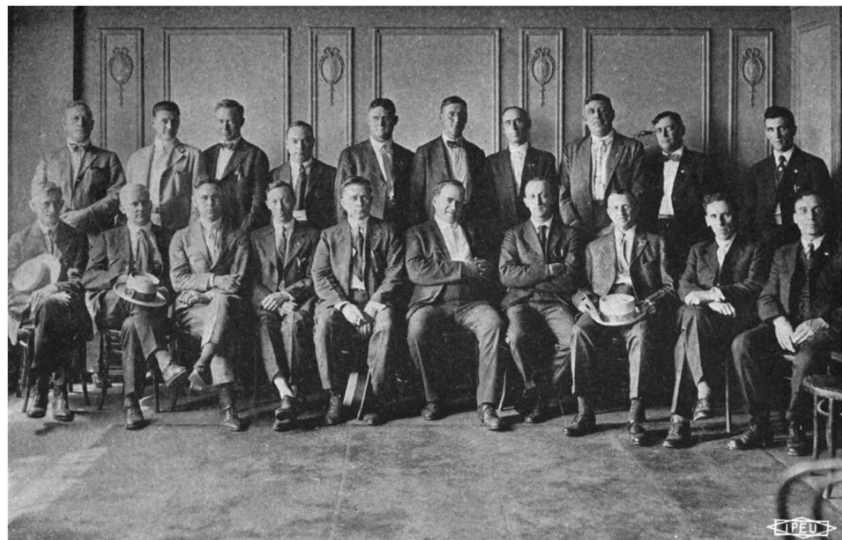
为了方便工作，芝加哥和扬斯敦设立了地区办事处。组织者和书记每周举行地区会议。离两地不远的分会书记向各自的地区书记报告。其他人直接联络全国委员会总办事处。

我记得在 8 月 1—2 日的会议上，协作的工会答应从每笔入会费中扣除一美元，用于组织工作。这笔钱由全国委员会收集，但非常麻烦。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分会书记把他在办事处和群众大会上签过字的申请表转交给工会前，先从每份入会费中抽取一美元。至于各家工会在集会上收取的申请表，全国委员会按工会领取的空白表格收取费用。分会书记每周都向全国委员会总办事处汇报，详细说明登记入会人数与转入各工会的会员人数，结清分会的开支后，附上支票，把余下的款项上缴。上交的报告由相关工会的代表核实，并在报告中转入各自工会的会员人数上签字。这个办法行之有效。

参与过群众运动的工人活动家都懂得，组织那么庞大的一群工人，是多么困难。在钢铁工人运动中，困难更是空前的。参与运动的人数太多了，许多人不懂英语，从没参加过工会；运动的范围太

广了；几十家国际工会的组织者各自为战，大多是从遥远的总部“空降”到地方的，结果把情况搞复杂了；运动一直缺人又缺钱；面对钢铁托拉斯的不断进犯，工会需要迅速反应——这一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困难。而上述的财务制度解决了不少老大难问题。组织者和书记们全身心投入其中。大家意识到，现代工人组织不能全靠理想主义。大家懂得，要跟人打交道，必须建立完善的权责制度和标准化的流程。

而使运动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比采用的制度更重要，那就是组织者的精神气质。在这片大陆上，还不曾集结过更优秀、更忠诚的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知道“失败”一词，对运动所基于的理论充满信心，坚定地朝着胜利前进。



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们，摄于1919年8月20日，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会议

只要处理得当，把工人组织进工会并不难。这完全取决于组织者队伍的诚意、智慧、能力、毅力。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老板是阻止不了运动的。钢铁业的情况糟糕透了，工人的命运又实在悲惨，他们不可能不参加任何能够改善自身处境的运动。工会组织者要做的，就是在思想上已成熟的工人面前，耐心又清楚地介绍工会运动的辉煌成就，准备好一个全面的组织计划来接纳他们。如果方法适当，工人们很难不起来响应。说实话，鉴于工会庞大的财富和潜在的力量，全国没有哪个行业是工会不能找准时机组织起来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建立起合适的制度，有一支组织者队伍，每一位渴望自由的工人，不管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必然会起来响应。

这不是说让工人抱有美好幻想，或向工人夸下海口：一旦工会成立，他们就能从老板手上得到什么。相反，一个干练的组织者，任何时候都不对工人许诺。根据经验，要兑现承诺是相当困难的。一旦没能兑现，反作用是毁灭性的。他顶多只能说，在别的地方，组织起来的工人都办到了什么，并保证，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工会将全力帮助他们。仅止于此。这一立场使他能推动合理的期望、热情、理想主义，作为建立工会的保障。每个有经验的工会活动者都懂得，在钢铁工人的组织过程中，过多的许诺都是胡言乱语。

这样一来，如果产业没有组织起来，工会就要承担起责任。这是应该的。结果是，组织者会归咎于自己，而不是去责怪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人们往往哀叹，说什么不加入工会的都是工贼、这一行本来就组织不起来、老板的力量太强云云。然而，这一波组织者没有陷入类似的误区。他们会改进原先的组织方法，以求解决问题。

这种观念在钢铁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使组织者们对

自己的力量充满无穷信心，感到自己左右着局面。只要他们足够有力 and 明确地，向钢铁工人宣传自己的主张，钢铁工人势必会响应，钢铁大亨是绝无法阻止的。挫折和失败不过意味着需要改变战术，振作再战。有时会闹出笑话。几乎无一例外，每当组织者来到一座钢铁城镇，当地的工会伙计都会拍胸脯保证，在他们镇上的钢铁厂里建立组织是完全不可能的。组织者会说：“我们搞定了加里市和南芝加哥，还拿下了不少难啃的硬骨头。”听到的回答是：“是啊，我们听说了。但这里情况可不同。这些工厂没戏。我们在里面干了好多年，一点成果都没有。里面都是全国来的工贼。跟他们打交道，只会浪费时间。”到处都会发生这一段对白——倒也说明钢铁公司对工会多么凶恶。

组织者把悲观论调撇到一边，带着毫不消退的自信与精力继续执行任务。到处都取得了成功。全国委员会可以自豪地说，在每一座钢铁城镇上，它都让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工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资金始终紧张；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公开集会；公司加过工资；工人的民族各异；老板怂恿民团寻衅行凶；大量解雇工会会员；公司自己搞了工会；过去罢工失败，工人垂头丧气，如此这般……不论如何，不管老板满不在乎还是满怀敌意，结果都是一样的：工会健康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委员会用铁证表明了，无论钢铁托拉斯怎样阻挠，钢铁业仍然可以组织起来。

每座城镇都有各自的问题。要把各地组织者曾克服的令人沮丧的障碍写下来，花上一整本书也不够。下面举出约翰斯顿的情况，足以说明老板的手段和整场运动的性质。

约翰斯顿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主干线上，匹兹堡以东七十五英里处。坎布里亚钢铁公司的大本营就在约翰斯顿，公司的巨型工

厂和矿井有约 15000 到 17000 名工人。这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一大钢铁中心。

六十年来，坎布里亚公司在柯尼莫河谷竖起黑色烟囱，像中世纪的男爵一样，是这片地区的封建领主。公司实际控制着这片土地与居民。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几乎比宾夕法尼亚州任何的钢铁公司都低。这也是全国最敌视工会的一家公司。据老居民说，在这场运动之前，厂里仅有的工会活动是 1874 年“火神之子”的一场罢工。若干年后，1885 年又发生了一起轶事，当时一些人加入了劳工骑士团，随即被开除了。即使是鼎盛时期的联合会也无法在约翰斯顿立足。这个镇子多年来恶名远扬，新来的工会组织者往往在车站被截住，不掉头回去就得进警察局。

1918—19 年初冬，当地钢铁工人听说了这场运动，邀请全国委员会来到这座产业监狱。劳联组织者托马斯·康伯伊（Thomas J. Conboy）负责这项差事。工会卷土重来——三分之二世纪之久的过错被一扫而空。看一看公司如何反击，是挺有意思的，而且相当典型。起初，公司只是派工头和侦探来到工会办事处和集会现场，记下与会者的名字。看到这不管用，公司使出了下一招：把工会积极分子叫到办公室，威胁要解雇他们。这还是没能阻挡工会的浪潮，然后公司动用了手上最可怕的武器——解雇。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公司以前没开除过谁，因为它要阻止反抗，而不是激起反抗。但见别的办法都不奏效，只好把事情做绝。

坎布里亚公司的产业恐怖政策之阴险毒辣，无人可比。被开除的都是公司最年长、最优秀的员工。那些勤恳工作二三十年的工人，一声令下就被赶走。公司专挑经济上最无助的人下手——老年人和残疾人、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的人、有房贷要交的人——以此来杀鸡

做猴。威廉·塞伯特（Wm. H. Seibert）的例子很典型。他是技术高超的技工，为坎布里亚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他是聋哑人，不会读也不会写，根本没法和同事交流。然而，公司恶意地把他解雇了，说他是工会的“煽动分子”。每一位被坎布里亚公司解雇的工人，要干同样的营生就得离开约翰斯顿。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容易，对于塞伯特这样的人，则意味着毁灭。塞伯特年老体弱，是没指望再回钢铁厂干了。

数月来，公司不厌其烦地这么搞¹。几百名工会会员遭到迫害。这是为了让人人感到恐惧，再次屈服于坎布里亚钢铁公司的统治。但公司做过头了，非人之常情所能忍受。公司把工人逼到绝望，结果逼得工人反击。全国委员会在约翰斯顿召集大会，发起罢工投票。工人压倒性地决定罢工。一队工人代表去找公司负责人斯利克，但他拒绝会见，说工人有不满就找公司工会呗。

公司工会也在约翰斯顿这台戏里饰演了一个角色。公司在1918年成立工会，意思是不让工人有自己的工会。这种工会无非是公司压榨工人的帮凶，用来欺骗工人，假装产业还剩一点民主，这样工人就不会去寻求真正的民主了。“工会代表”都是公司安排的工头和狗腿子。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只能用公司的地方开会；没有真正的工会活动家帮他们出谋划策；工人没有资金或手段来罢工；工人没法和其它部门的工人串联。因此，工人既没有机会提出诉求，也没有能力要求任何东西。即使他们有，马屁精“工会”也十分警

¹ 在反工会的战争中，没有什么坎布里亚钢铁公司不可侵犯的，连教堂都不例外。约翰斯顿第一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乔治·多诺·布鲁克斯（George Dono Brooks）积极参与运动，在许多会议上发言鼓舞工人。由于这一罪行，公司惩戒了他，到教堂驱散了他的会众，把他一文不名地赶出了镇子。——原注

惕，不会让工人管事，除非是在“工会福利”等无关紧要的小事上。

公司工会向来厚颜无耻、唯命是从，没有丝毫民主可言。用不着怀疑，没有比坎布里亚钢铁公司的工会更无耻堕落的了。1918年底，公司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它半句话也不说。工会会员被恶意解雇，它不为之伸出援手，还把工人的申诉都束之高阁。既然敢为工人说话的人统统没好下场，这样的工会还有什么用？

斯利克让招人鄙视的公司工会转交工人的申诉，只是在火上浇油。罢工一触即发，斯利克先生在罢工前却丢了饭碗，也许是他没有管好工人的缘故。他的位子被科里（A. A. Corey, Jr.）取代，此人曾任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的总监。工人代表们看到换了人，觉得公司政策也会跟着变，就去见科里。科里照样让工人吃了闭门羹，公然表示资方不和外来组织的代表谈判，只能通过公司工会，或者“由工人选出的且工人认可的委员会”来接受工人的申诉。后一个提议还不赖，工人们兴高采烈地开了场大会，不管是不是工会会员，大伙都来参加了，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但没高兴太久。恬不知耻的科里先生写了封信给委员会，说自己太草率了，还说：“鄙人此前尚无集体谈判经验，得暇细查该方案（公司工会），确信其对公司与员工间或将发生的任一种变故，已做出充分完整的规定。”然后，为了叫工人尝尝苦头，公司解雇了委员会的一名积极成员。这些事情耗去了好几周，冬末春初过去了。

科里先生的背信弃义激起了新的罢工危机，但组织者坚决把事态压了下来。不论如何，约翰斯顿若是发起一场反对钢铁公司的孤立罢工，只能是别无他法的绝望之举。但机会就在眼前。春天到来，全国的运动即将进入高潮。工会正在敲打钢铁公司的大门。必须坚守约翰斯顿的重要阵地，直到主力上来解围。因此，约翰斯顿的工

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忍耐，承受住所有的打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他们真的做到了。工人经历了千难万苦，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公司工会也稀里糊涂帮了大忙。在大罢工的几周前，公司把可恶的御用工会请到大西洋城，和往常一样，给他们吃好喝好，再拍拍马屁，让他们通过一套决议，谴责钢铁工人的全国运动，宣传工人必须多上班、拿的少、多出力才能改善普遍的恶劣条件。这桩背叛是最后一棵稻草，叫工人们群情激奋。厂里最有技术和最难组织起来的工人整批整批地走出了工厂，加入工会以示抗议。御用工会的这份决议通过后一周，近三千人加入了工会。事情总是这样。坎布里亚公司的一举一动，都适得其反地帮了工会的忙。工会每一回合都赢了公司。

坎布里亚公司一向傲慢自大、不可一世，这次却在自己的镇上，被自己的工人逼得走投无路，真叫人忍俊不禁。劳动节前几周，工会天真地认为，工厂会和往年一样在节日当天关门，决定到时候搞一场游行。接着，公司又想出了点子，警告说，谁敢参加游行就立刻卷铺盖。工会不能容忍这般无理又冷血的攻击，立刻给公司传话，要是有一人被解雇，第二天全厂停工。牌已清清楚楚摊开了，约翰斯顿的局面一触即发。劳动节当天，发生了本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示威。一万五千名有组织的工人无视老板警告，走上街头游行。公司急忙把话收回。第二天，没有一人被解雇。这场胜利对得起八个月的艰苦付出与磨难。

9月22日，大罢工爆发时，约翰斯顿的工人几乎一个不落，全都带着满腔怒火，跟着工会去战斗了。厂里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公司只好请工会帮忙关掉炉子，保持消防系统运行。这个去年赚了三千

千万美元的公司，使出浑身解数都阻止不了工会。它再也吓不倒工人，再也无法取代产业民主了。

约翰斯顿只是漫长战线上的一处，但它的故事十分典型。每一座钢铁城镇都有自己经历与克服困难的艰辛历程。扬斯敦、芝加哥、伯利恒、克利夫兰、惠灵、普埃布洛、水牛城等地都打了硬仗。即便困难重重，一个又一个工会在全国的钢铁城镇拔地而起。



五. 突入匹兹堡

“飞行中队”——莫内森——多诺拉——麦基史波特——
兰金——布拉多克——克莱尔顿——霍姆斯特德——杜
肯——结局

虽然上一代工会运动曾在匹兹堡折戟沉沙，但现在大举进攻它的时机已成熟。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新策略取得了成功。匹兹堡已经被冬季搭建的前哨包围，芝加哥地区也一样。委员会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组织者的队伍比之前更大、更有干劲。工厂里的活动一天比一天更有力地运转着。春天到来了。运动准备花大力气攻下匹兹堡，挽回原来的错误——没有及时在各地开展运动。这一战告捷，运动就能在全国立足。攻占钢铁托拉斯堡垒的战斗打响了。

首先，必须夺回言论和集会自由。匹兹堡附近城镇仍然对工会严防死守。整个冬天里，大家不断尝试用政治手段打破封锁，但无济于事。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全体工会组织了一场特别代表大会向州长请愿，也徒劳无功。劳工部曾略表兴趣，派了十几个人去调查情况，至今了无音讯。据称，劳工部长曾回应说：“现在公布报告还不合时宜”。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劳工部与司法部长帕尔默¹合谋，

¹ 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1872年5月4日——1936年5月11日），美国政治家。1891年起从事法律工作。189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律师协会。1909年加入民主党。1909—1915年任众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

不经审判就流放了数以百计的工人，为这件事它忙得要死，自然无暇关注宾夕法尼亚州违宪这种小事。

但寻求突破口时，我们没有就工会的权利向法院提起上诉。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很费时间，等到判决结果出来，组织钢铁工人的机会早就没影了。其次，没人相信宾夕法尼亚法院是公正的，何况全国委员会也没有上诉的钱。工会认定，工人的言论和集会权早已是板上钉钉的，怎么能等法院裁决呢。因此，工会决定和平合法地行使这些权利，并承担后果。在大西洋城的劳联大会上，参与钢铁工人运动的十几位国际工会主席表示，他们愿意进入钢铁区，在街上演说，如有必要，他们就去坐牢。

为了开展这场艰苦而危险的言论自由之战，同时全面监督匹兹堡地区的组织工作，全国委员会成立了一支组织者的特别队伍。这支队伍称为“飞行中队”，由匹兹堡泥瓦工会主席兼劳联组织者 J.L. 比根（J. L. Beaghen）领导。以下简述各城镇的战斗情形，谁参战了，又用了何种方法。

莫内森离匹兹堡四十英里，位于莫农加希拉河沿岸，镇上有匹兹堡钢铁公司在内的几家大公司。上一次运动中，组织者杰夫·皮尔斯（Jeff Pierce）在此地遇害，使莫内森臭名昭著。这一回，我们就从此地发起进攻。矿工工会的组织者兼全国委员会匹兹堡地区书记威廉·费尼（Wm. Feeney）主持行动。几个月前，莫内森的镇长禁止了镇上的一切集会。因此，费尼不得不在几英里外的沙勒罗伊活动。春天一来，他号召大家 4 月 1 日在莫内森街头集会。镇长发表了一份可恶的声明，充斥着威胁。但费尼没有理睬，到了那一天，

司法部长，在任期间参与镇压了钢铁工人大罢工，以此为由发动了针对左翼人士的大搜捕。1921 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休。——中译者注

附近镇上来了一万名矿工工会会员，在莫内森街头游行，抗议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琼斯妈妈¹、宾夕法尼亚劳联主席詹姆斯·毛雷尔²、美国矿工联合会第五分区主席菲利普·莫莱³、费尼与笔者等人发了言。示威活动大获成功。公众舆论明确站在了钢铁工人一边，镇长只好拉下脸面，允许工人行使宪法权利。工人自然很乐意。事后莫内森的大工厂都建起了工会。

莫内森下游几英里的钢铁重镇多诺拉，同样归费尼负责，那里会是一场苦战。美国宪法规定，就算国会也不能用法律来限制言论和集会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被当作了一纸笑话。面对钢铁

¹ 在运动的后半段和罢工的头两个月里，琼斯妈妈为钢铁工人提供了重要帮助。这位矿工联合会的资深组织者（她出庭时已经 89 岁了）不畏艰难困苦，为事业鞠躬尽瘁，甚至还去坐牢，这种劲头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原注

² 詹姆斯·胡德森·毛雷尔（James Hudson Maurer，1864 年 4 月 15 日——1944 年 3 月 16 日），荷兰裔美国工会活动家。1880 年加入劳工骑士团。1892 年参加了美国民粹派组织“人民党”（People's Party）。1899 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1901 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01 年加入劳联。1911—1913 年、1915—1919 年任宾夕法尼亚众议院议员。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9 年积极参与了钢铁工人大罢工。1928 年、1932 年两次作为社会党副总统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1944 年逝世。——中译者注

³ 菲利普·莫莱（Philip Murray，1886 年 5 月 25 日——1952 年 11 月 9 日），美国工会活动家。出生于苏格兰煤矿工人家庭，1902 年移民美国。1904 年进入煤矿工作，参加了美国煤矿工人联合会。1905—1912 年任匹兹堡地区霍宁镇煤矿工人联合会主席。1912—1916 年任煤矿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6—1920 年任煤矿工人联合会第五区主席。一战期间支持美国参战，积极推动劳资合作，并先后在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国家烟煤生产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工作。1920—1942 年任煤矿工人联合会副主席。1937—1942 年任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主席。1942—1952 年任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二战期间支持美国参战，在多个政府机构任职。1946 年、1949 年两次领导钢铁工人罢工。1949—1950 年期间在钢铁工人联合会内部清洗了 11 个左翼工会，但又拒绝签署反共宣誓书。1952 年第三次领导钢铁工人罢工，同年 11 月 9 日因心脏病死于旧金山。——中译者注

工人运动，无耻的多诺拉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未经镇长批准的公共集会。当然，工会是不会获批的。但这无关紧要，不屈不挠的费尼在小镇边上租了几块地，用来开会。公司不择手段地破坏这些集会，同一时间在边上举办音乐会和球赛，还派了几十名工头和警察到场闹事。但没用，工人还是成群加入工会。

像这样过了几个月。期间，一家当地报纸一直恶毒攻击费尼。后来，钢铁公司的代理人叫本地商人给费尼下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刻走人。费尼和矿工们商量后，矿工决定“要走一起走”，不会让费尼就这么离开多诺拉。大伙紧密团结，迅速在镇上抵制了这帮商人。没过多久，这帮商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向费尼公开道歉，还把主事的官员罢黜了。

自然，这些事件让钢铁工人们倍感振奋。工人飞快地组织起来，美国钢铁与线材公司某大厂的多数工人都加入了工会。当地的侨民联谊会也颇受影响，而这些联谊会掌管着所有的会堂。立陶宛侨民协会立即罢免了与钢铁公司走得近的协会主席，表决把会堂交给工会使用，无论是否得到许可。这一来，镇长只好批准工会开会。就这样，多诺拉镇上又恢复了言论和集会自由，钢铁工人也全都组织起来了。

然而，反对言论和集会权的阴谋中心是离匹兹堡二十英里的麦基史波特市。组织者们试图在当地集会时，没有市长的许可，租不了会场，而市长乔治·莱斯尔（George H. Lysle）坚决不许可。市长担心，要是容许讨厌的劳联开会，就会闹出革命。同时，社会党等激进组织却可以不受阻拦地照样集会。其实他早知道，只要工会把声音传播给工人，就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所以他下定决心阻止，绝不改变专横的态度。组织者们向联邦政府、州长、当地市议会的

请愿都无果。麦基史波特市无法举行任何集会。而莫农加希拉河沿岸所有钢铁城镇上的官员有样学样，纷纷模仿小暴君莱斯尔禁止集会。整片地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都被扼杀了。

联邦当局干涉国外煞是积极，却腾不出手来管管国内的虐政。于是，工会决定自己争取言论与集会自由。大家懂得，只有躲在暗处，莱斯尔才能对工人的权利下手，要把他拖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公众评判他的所作所为。不管莱斯尔答不答应，工会都要在麦基史波特的大街上集会，倒要看他处不处理得过来？看看劳联是否有权跟其它组织享有同样权利。

天气一转好，斗争就开始了。第一场集会的日期定在 5 月 18 日。市长大发雷霆，威胁立即逮捕相关人员。但准备工作照旧。到了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会场听讲。市长没能兑现自己的话，不敢打扰会议。之后，每个礼拜天下午都举行街头集会，每次都顶着市长的威胁，到最后，市长成了城市的笑柄。数百名工人在街头集会，他只好丢脸地批示了下面这份一文不值的集会许可：

麦基史波特市

警察局

宾夕法尼亚州 麦基史波特市 1919 年 7 月 7 日

警察局长莱丁顿，
宾夕法尼亚州 麦基史波特市，
尊敬的先生们：

谨此证明，麦基史波特劳工代表会已获准于 1919 年 7

月8日在怀特街的斯拉维什大厅举行群众集会。

准许的条件如下，同时许遵守警局规定。

一. 除英语外，发言者不得使用其他语言。

二. 在会议举行前，应向市长提交一份发言者名单。

真诚致谢。

乔·莱斯尔（签名）

市长

工会毫不理会这份无耻的声明中的三条规定：会议将在美国劳工联合会（而不是什么麦基史波特劳工代表会）的主持下进行，发言人将用听众最好懂的语言讲话，更不给莱斯尔这小子提交名单。接着，大钢铁公司纷纷向这位处于窘境的市长伸出援手。以前，公司会解雇每一位加入工会或同情工会的工人，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每次开会时，公司都会在会场门口派驻五百多名工头、侦探和所谓“忠义”工人（国家管道公司的工厂经理威廉·科尼利厄斯带队）恐吓进入大厅的人。另有三百多人闯入会场，搅乱会议。谁被他们认出就麻烦了，隔天一早就要开除。组织者的性命也处在钢铁托拉斯枪手的淫威下。

如此艰难的情形下，很少有钢铁工人敢去参加会议，或是踏入工会大门。即便如此，工会还是迅速发展起来。每一位被解雇的工人都成了志愿组织者，忙着拉他的朋友们加入。躲开密探的常用办法是让一群人，十几个到五十个，偷偷在某人家里见面，填写入会申请，然后由他们的姐妹或妻子交去工会——外面蹲点的侦探当然不认识她们。当地工厂的劳动条件糟糕透顶，所以老板拼了命都无法阻止工会的步伐。麦基史波特很快建起了沿岸最坚强的工会。

麦基史波特的“小沙皇”垮台后，附近钢铁镇的老爷都学乖了。工会席卷了匹兹堡地区。兰金镇不经抵抗就被拿下。几个月前，因为兰金镇长拒绝对工会采取行动，当地卫生委员会把会场查封了。但现在没人不让开会了。布拉多克也轻易投降了。当时，大家违抗布拉多克镇长的命令，在镇中心办了一场街头集会，组织者 J.L.比根（J. L. Beaghen）、R.L.哈尔（R. L. Hall）、J.C.鲍伊（J. C. Boyle）、J.B.金特（J. B. Gent）和笔者都被逮捕。但镇长不想摊上麻烦，拍拍屁股离开了小镇，代理镇长在开庭时，说他没心思“给镇长擦屁股”，无限期推迟了听证会。布拉多克的事情就这样翻篇了。

北克莱尔顿镇长威廉姆斯时任卡内基钢铁厂的警备队长，曾赌咒发誓说，“言论自由战士”要是来到他的镇上，准没好果子吃。但全国委员会挑了某位分会书记在北克莱尔顿主街上的一块私人场地，在一个明媚的礼拜天下午，召开一场大会。会议还没开始，一大群警察蜂拥而至，挥舞棍棒驱散了集会，逮捕了组织者 J.G.布朗（J. G. Brown）、J.曼利（J. Manley）、A.A.拉西奇（A. A. Lassich）、P.H.布罗根（P. H. Brogan）、J.L.比根、R.L.哈尔和笔者。后来，大家都因为在私人场所开会被罚了款。而镇长听说下周日是矿工工会的琼斯妈妈讲话，民众也对他极为不满，就撒手不管了。不仅如此，他老人家还提供了公共场所以用于露天开会。结果是，当地的全体钢铁工人干脆都加入了工会。

然而，在霍姆斯特德这座工人的圣地，工会不得不打一场艰苦得多的战斗。镇长 P.H.麦奎尔（P. H. McGuire）曾是霍姆斯特德大罢工的老兵，多年来一直领导分会与卡内基钢铁公司苦苦周旋。但他如今完全脱离了工会活动，站到敌人那一边了。1918年初冬，工会首次尝试在他的镇上搞集会，但向麦奎尔申请许可之前，偷偷把

会场布置好了。麦奎尔坚决不让工会在霍姆斯特德开会，一个会场也不给。组织者说：“我们已经搞到了一个会场。”第二天，会场的租金被退回来了，说是出了什么差错。之后，工会又在前工会活动家兼镇长的严防死守下，开过一两次会，算是二十六年前的霍姆斯特德罢工以来的首次工会会议了，但没有什么实质进展。斗争的火苗在冬天熄灭了。

在匹兹堡的春季攻势中，麦基史波特等地战事稍缓后，“飞行中队”立即把注意力转向霍姆斯特德。当地的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群众集会。刚开始，镇长还在关注麦基史波特的动向，没太在意这些集会。当他看到钢铁工人反响热烈，争先恐后加入工会时，就要逮捕两位组织者——比根和我，想如此这般破坏集会。在开庭时，身兼治安法官的麦奎尔遇到难题：街头集会并不触犯他的法令。他说：“肯定违法了，不犯法没天理。”他对被告处以罚款。一两天后，他又随心所欲地通过了一道新的治安法令。对这座钢铁城镇的行政部门来说，这点名堂都算小意思了。

街上等着参与集会的人太多了，麦奎尔只好同意工会在礼堂开会。可他马上又反悔了。他不允许会议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为的是不让侨民工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了，在霍姆斯特德镇，别的社会团体爱讲什么语言都行。工会才不管他，举行了更多街头集会。琼斯妈妈、J.G.布朗、J.L.比根、R.W.莱利（R. W. Reilly）都被逮捕。民众爆发了强烈不满，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工会像童话里的神奇豆茎那般猛长。就这样，直到9月22日罢工的爆发。

从一开始，运动就缺这少那，可以说先天不足，这在罢工前夕那一关键的夏日严重拖了后腿。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会应该至少再派一百人。但全国委员会实在搞不定，变不出人来。各地的组织者

都要求增援，却无计可施。尤其在匹兹堡的这场重大行动中，大家痛感人手不够。“飞行中队”只有八到十个人，但我们需要至少五十个人去攻克匹兹堡三条河上几十座顽固的钢铁城镇。最终各地工作的成果有限，对后来的罢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已经建起工会的镇上，由于缺少支援，工会无法打开局面。还有些城镇只能放弃，即使当地工人被浪潮带动，要求工会介入，也是如此。我们派不出人手到伍德劳恩和米德兰去，虽然这两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钢铁城镇。即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杜肯市，直到罢工前三周，当地工厂和高炉才开始组织工作。

杜肯市与麦基史波特隔河相望，离霍姆斯特德仅有四英里。市里热情接待了组织者。市长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S. Crawford）是第一国民银行的经理。他的兄弟是维港钢板公司的总裁。除了市长一职，克劳福德还身兼市政专员、市议会主席、警察局长、治安法官。他立法，执法，又惩戒违法者。克劳福德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宾夕法尼亚钢铁镇上的土皇帝，在地方上只手遮天。

克劳福德市长人称“蛤蟆”，急于把钢铁托拉斯的美国风采向全世界炫示一番，便向赶赴市里的组织者提出挑战。他甚至想和其中一人发起决斗。当然，他无礼地拒绝发放集会许可。组织者在当地租不到办公室，因为业主都受钢铁公司控制。组织者终于在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租了房子，就在要开会的当口，克劳福德把其中三人——J.L.比根、J.麦凯格（J. McCaig）、J.G.索斯（J. G. Sause）——监禁起来。第二天，三人各罚一百美元。

下个礼拜天，纽约的怀斯拉比¹要来市里演说。可钢铁托拉斯的

¹ 斯蒂芬·萨缪尔·怀斯（Stephen Samuel Wise，1874年3月17日——1949年4

市长不让他开会。有人提议让市长的熟人弗兰克·莫里森（Frank Morrison）去商量商量，市长说：“（求情）这对你没好处。就算耶稣基督来了，也不能在杜肯替劳联说话！”正好怀斯拉比来不了，组织者干脆自顾自地在杜肯开了会。克劳福德动用了全部警力，即刻抓走了发言的琼斯妈妈、比根和笔者。另有四十四名钢铁工人被逮捕，只因他们参加了集会，而监狱也只塞得下这么多人了。组织者 J.M. 帕特森（J. M. Patterson）和集会无关，只是想来保释我们，也被顺手抓了进来。第二天，组织者们每人被罚一百美元，其他人各罚二十五到五十美元¹。在宣判比根时，克劳福德叫嚣，没有什么比判他 99 年，等他出来再判他 99 年更令人高兴的了。

这位市长只能神气到秋天。工会正计划把美国最得力的组织者派来杜肯，跟克劳福德好好干一仗。那时，大罢工的爆发让组织者疲于招架，根本抽不开身。²

月 19 日），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Rabbi），犹太复国主义者。出生在奥匈帝国，幼年移居美国。1900 年起成为拉比，支持改革派。1907 年创办“自由犹太教堂”。1915 年发起成立美国亚美尼亚暴行委员会。1917 年参与说服威尔逊签署《贝尔福宣言》。1918 年创立美国犹太人大会，并曾任大会主席。1922 年创办犹太宗教学院，并曾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1924 年参加民主党。1933 年起反对纳粹主义。1936—1949 年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1942 年首先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公之于众。此后明确反对在苏里南设立犹太人社区。1949 年去世。——中译者注

¹ 有关这场集会，参议院关于钢铁罢工的听证会报告第 508 页有以下对话：参议员斯特林：“罢工之前，福斯特先生在场吗？”迪尔先生（科内基钢铁公司杜肯工厂总经理）：“是的，他试图在这里举行会议，但没有办成。”主席：“会议怎么了？”迪尔先生：“唔，我们禁止了它。”当然了，迪尔先生在内的公司高管不让工会在镇上和礼堂里开会，就像他们不让在工厂的后院里开会一样。——原注

² 现在罢工结束，春天来临了，工会又在杜肯开始了争取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战斗，誓要战斗到底。——原注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一些方面，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对工会是非常有利的。首先，它极好地带给钢铁工人必要的希望与信心。钢铁托拉斯太猖狂了，长年把工会压在地上；托拉斯拥有无可匹敌的巨大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有巨大的厂房和高炉，在它面前，工人自感渺小而无助，完全失去了自发行动力。需要把钢铁工人从昏迷中唤醒，展示一下肌肉，让工人觉得工会能够帮助自己。在整场运动中，这一想法被铭记在心。我们请来了乐队，用了各种引人注目的宣传，使钢铁工人感到工会的伟大和力量。这些办法起作用了。然而，最有效的当数宾夕法尼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这给了工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会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钢铁托拉斯，结果必然使工人士气大振：工人要打倒独裁的主子，非加入运动不可。一旦工人加入，便会对自己的领导者充满信心。他们亲眼看到这些领导者为了战斗一次次地进监狱。

由于“飞行中队”在匹兹堡邻近地区的英勇战斗，运动一举成为了全国现象。本来就该如此。几乎全国的钢铁中心都在同一时刻组织起来。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入工会。整个钢铁业都动起来了。也许在此，应当引用全国委员会关于运动吸纳会员的正式报告。报告截至1920年1月31日，但新人基本都是在9月22日罢工前加入工会的。

总报告

关于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
于1918年8月1日至1920年1月31日
钢铁业的美国工会组织运动期间

参加工会的 250000 名成员

按照地区划分		按行业划分	
南芝加哥	6616	铁匠	5699
芝加哥高地	569	锅炉工	2097
芝加哥各区	3871	制砖与陶土工人	187
匹兹堡	8970	泥瓦工	581
约翰斯顿	11846	箍桶匠	138
巴特勒	2519	电工	8481
莫内森与多诺拉	8665	铸造工人	2406
纽卡斯尔	2170	搬运工	2335
霍姆斯特德	3571	钢铁锡匠	70026
布拉多克与兰金	4044	生铁工人	5829
克莱尔顿	2970	机械操作工	12406
麦基史波特	3963	抛光工	349
加里	7092	冶炼工人	15223
印第安纳港	4654	矿工	1538
乔利埃特	3497	铸工	1382
密尔沃基	681	制模工	-
沃基根	1212	水管工	1369
德卡尔布	332	采石工	725
欧罗拉	242	铁路检修工	5045
普尔曼	4073	海员	-
基诺沙	585	钢板工人	377

哈蒙德	1102	火车司机	2194
惠灵	5028	火车司炉	5321
法雷尔与沙伦	3794	铲煤工	2
克利夫兰	17305	扳道工	440
斯帕罗斯角	93	不便分类者	12552
布拉克里奇与纳特罗那	2110		
东匹兹堡	146		
东利物浦	50		
沃伦与奈尔斯	474		
明尼苏达	185		
普埃布罗	3113		
科茨维尔	828		
斯图本维尔	4108		
伯明翰	1470		
坎顿与马西伦	5705		
范德格里特	1986		
水牛城与拉卡纳瓦	6179		
扬斯敦	19040		
皮奥利亚	984		
迪凯特	320		

报告中仅列出向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提交申请表的人数（156,702人），每人的入会费已扣除一美元，转交全国委员会总办事处。这一人数约为运动期间组织起来的钢铁工人总数的五至六成，取数还是保守的。

报告中没有列入伯利恒、斯蒂尔顿、雷丁、阿波罗、新肯辛顿、里奇堡等次要城市注册的大量会员，这些地方卷入了运动，但全国委员会未从入会费中扣除款项。在加里、乔利埃特、印第安纳港、南芝加哥、芝加哥等地，全国委员会自 1919 年初不再收取入会费，因此运动的最后几个月加入工会的数万人没有列入报告。同样，在科茨维尔和斯帕罗斯角，全国委员会仅在短暂时间内收取过费用。还有成千上万人直接加入了地方工会，但未向全国委员会上报。以上都没显示在报告中。大量的退伍军人也加入了工会，免缴入会费——仅在约翰斯顿就有一千三百名退伍的钢铁工人加入工会。当然，这里也没算上在钢铁工人运动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各行各业劳动大军。

鉴于这些情况，可保守估计，不顾钢铁托拉斯的迫害——公司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完全压制了宾夕法尼亚的言论与集会自由，用尽手段不让员工组织起来——仍有超过二十五万名钢铁工人加入了工会。

威廉·福斯特

书记兼司库

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

审计员 伊诺克·马丁 (Enoch Martin)

美国矿工联合会第十二分区

六. 阴云密布

大敌当前——联合协会的举动——总运动——会议委员会——龚帕斯的信未得答复——罢工投票——加里为独裁辩护——威尔逊空手而归——罢工号令

为了实现“不可能之事”即把钢铁业组织起来，二十四家国际工会在撑起这样一场较量前，早就跟老板打得不可开交了。新成立的工会全是如此：草创时期，工会会员还很无力，纪律性差，又缺乏经验，老板则充满敌意，咄咄逼人。此时，工人必须要立下规矩、整理诉求。这一时刻，也在考验最强大的工会的力量。过不了这关的话，要么输掉罢工，要么干脆解散，一句话，工会就要垮台。新成立了一堆钢铁工会，大量难题摆在眼下。工人要求立即摆脱长工时、低工资的悲惨劳动状况，这已经够难办的了，还要照料因加入工会而被开除的伙伴，更是难上加难。成千上万人走上各个钢铁城镇的街头，强烈要求工会的保护。在岗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诉求都不容忽视。不管时机是否有利，哪怕冒着灭顶之灾，工会都要保护这些受袭扰的会员。

到了初春，情况十分糟糕。局势剑拔弩张，到处都有贸然罢工的危险。要是发生了毫无胜算的罢工，就意味着整个运动的瓦解。那必然是一场灾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它们，争取把运动在全国铺开。于是 1919 年 5 月 25 日，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在匹兹

堡召开了钢铁业的全体工会代表大会。这是为了告知基层工人，全国的运动进展到了何处，让工人对此大力关注，叫工人振作。在后援到达之前，工人必须先咬紧牙关，克服困难。

在这场整个钢铁业的运动中，联合协会却背着其它工种的工人兄弟，私自找了钢铁公司媾和。内部会议过后，联合协会主席 M.F. 泰伊写了下面这封信给加里：

1919 年 5 月 15 日 路易威尔会议厅

尊敬的艾伯特·H·加里——

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

霍博肯，新泽西州

尊敬的先生：

北美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在全国大会上通过决议，由以下签名人向您，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反映，在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的代表看来，有一个问题对于您的公司和联合协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您想必很清楚工业界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全国处于动荡之中。局势越来越不安，无人能料，随时可能爆发。联合协会的代表们认为，尽一切努力阻止骚乱是每一位爱国公民的职责。

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接纳了数以千计的美国钢铁公司员工。这些员工请求您，尊敬的荣誉主席，考虑到他们每位的手艺和技术，作为守法公民，他们希望有幸让自己的代表与贵公司的代表会面，共商双方都关心的问题。

我方真诚相信，假如贵公司同意他们的请求，不仅能够缓解动荡，还能促进与保证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以贯之的和谐与合作，使人人共享从前欧战中的辉煌胜利，为我国增添更多的光彩与荣誉。

相信您会对贵公司员工的这一请求予以严肃考虑，静候佳音。

工会主席 M.F.泰伊

新泽西州 霍博肯 泰勒酒店

对这封信，加里先生回复如下：

美国钢铁公司

总裁办公室

1919 年 5 月 20 日 纽约

致泰伊先生

钢铁锡工人联合会主席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

尊敬的先生：

鄙人饶有兴趣地拜读了您 5 月 15 日的信。鄙人同意，无论何时何地，每一位爱国公民都有义务不遗余力阻止工业界的动荡。

如您所知，我方不与工会协商、谈判，亦不打击工会。

我方支持“开门制度”¹ (open shop)，无论工人是否加入工会，都能在此从事各类工作。我们认为，这种态度对于雇员和雇主都是最好的。

我方正以自己的方式，并根据我方的明智判断，在您所指出的方向为爱国效劳。

致以亲切的问候。

谨此致意，
E.H.加里总裁

联合协会此举威胁到了整个运动的存亡，但加里不愿与它的干部打交道。他们的脚迈不出去。由于破坏团结，联合协会受到各方压力。听听它的干部如何为自己当逃兵而辩解，是满有意思的。

在5月25日的大会上，代表八十个钢铁中心的二十八家国际工会的583名代表到场，这是钢铁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场代表大会²。大会上明确表明，必须出手维护会员的利益。因此，就算加里拒绝与联合协会谈判，这个仅为咨询性质的大会还是通过了以下决议：

¹ “开门制度”指一家企业可以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工人。——校对者注

² 频繁召开全国大会，正是运动蓬勃发展的表现。顺便一提，各地的基层代表前来开会时，工会不会发一分钱，工人活动家们多半是各凭美国工人生活中锻炼出来的本事，靠扒火车，甚至要饭，一路风尘仆仆从全国赶来的。见福斯特的《工人生活片段》，世界知识社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郑国美译。这本自传比小说都有意思。——中译者注

决议

鉴于本次全国性运动已经步入这一阶段：我方组织掌握了美国诸多最重要钢铁厂的大量工人，并且

鉴于钢铁业的各位大官，包括加里、查尔斯·施瓦布¹在内的大公司的诸位负责人，都对这一行业工人的福利表示关心，并且

鉴于他们一直自命为产业工人权利的庇护者，并且

鉴于这些公司为了阻止我们前进，一边组织御用工会，一边大量解雇工会会员，试图以各种方式瓦解我们的组织，迫使我方采取行动自卫，因此

决议：本次会议的结论是，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下属各国际工会将一致与各钢铁公司进行谈判，在钢铁业建立工会，同时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确立集体谈判制度。并进一步

决议：将本决议提交给 5 月 27 日于华盛顿举行的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下一场会议，以便付诸行动。

两天后，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通过了这一决议。以下人员被提名为会议委员会成员，负责与钢铁公司进行初步谈判：萨缪尔·龚

¹ 查尔斯·迈克尔·施瓦布（Charles Michael Schwab，1862 年 2 月 18 日——1939 年 9 月 18 日），美国钢铁业资本家。早年在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厂担任工程师。1887—1890 年任霍姆斯泰德工厂总监。1890—1897 年任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厂总监。1897—1901 年任卡内基钢铁公司总裁。1901 年参与了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出售给以摩根大通为首的一群纽约金融巨头的活动。1901—1903 年任美国钢铁公司总裁。1903 年起经营伯利恒钢铁公司至去世为止，在此期间使公司成为美国第二大钢铁制造商。——中译者注

帕斯，任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¹，任代理主席；大卫·戴维斯（D. J. Davis），代表联合协会；爱德华·埃文斯（Edw. J. Evans），代表电工；威廉·汉农（Wm. Hannon），代表机器操作工；威廉·福斯特，代表铁路检修工。第一步，龚帕斯致函加里先生，要求会谈：

美国劳工联合会

阿拉马克酒店

1919年6月20日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

致艾伯特·加里

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

纽约市，纽约州

亲爱的先生：

想必您知道，应美国钢铁公司众多员工的要求，意识到其必要性，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会议上决定尽可能对上述工人予以帮助，以使钢铁工人——尤其贵公司的员工——更彻底地组织起来。

组织运动始于1918年6月。在这段时间里，我方让钢铁业十万多名工人加入了工会。鄙人深信，工人完全组织起来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¹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John Fitzpatrick，1871年4月21日——1946年？月？日），爱尔兰裔美国工会活动家。19世纪90年代起参加国际马蹄铁工会的活动。1906—1946年期间长期担任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前后与威廉·福斯特密切合作，参与创立工会教育联盟，并鼓吹将美国各工会组织统一为一个工会。1946年逝世。——中译者注

同样，鄙人有幸充任代表的这场工会运动，旨在实现劳工运动的目标：通过美国式的方法，美国式的理解，而非以导致革命或大动乱的方法，改善劳苦大众的处境。

我方相信雇主与雇员的共同努力，面对面坐在桌旁，更好地了解彼此在劳动条件、工时、用工标准等方面的立场，达成友好的谅解后，能够定下一份涵盖工时、工资、用工条件等方面的集体协议。

在刚闭幕的大西洋城劳联大会上，委员会报告了所取得的进展，委任鄙人向您提议，是否同意与一个不仅代表有组织的钢铁工人，而且代表贵公司未加入工会者利益的委员会会谈，这一委员会人员名单如下：

戴维斯副主席，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

威廉·汉农，国际机械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爱德华·埃文斯，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代表。

威廉·福斯特，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书记，美国铁路火车检修工兄弟会代表。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

如方便，您同意信中请求后，请尽早告知，并出席会议。鄙人不胜感激。

请将回信寄致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相信您会同意请求的。

向您致敬，

萨缪尔·龚帕斯

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这封信是在劳联大西洋城大会期间送出的。同时，龚帕斯辞去了全国委员会的职务，代理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接任主席。菲茨帕特里克曾担任芝加哥劳联主席多年。他是马蹄铁匠，也是美国的杰出工会干部，具有宽广的理想主义、不容置疑的正直、富于魅力的个性、广泛的工会实践知识。他曾作为主席，为钢铁业和肉类加工业的组织工作出过大力。此时，他正忙于新工党（new Labor party）的筹备工作。

对龚帕斯这封毕恭毕敬的信，沙皇加里没有屈尊回复。这很糟糕，似乎免不了战争。而工会别无选择，只能放手一搏。钢铁业的情况糟透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竭尽全力改变它。等了几周，加里仍然没有回信。因此，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考察了局势，通过了以下决议：

决议

鉴于钢铁业的劳动状况极为恶劣，引起了工人强烈不满，唯有集体谈判才可补救，并且

鉴于各种努力都未能使巨型钢铁公司的负责人，与代表成千上万有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会，两方举行一场会议，以便在钢铁业确立工会制度，因此

决议：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向二十四家成员工会提议，全国钢铁业地方工会发起罢工投票，并进一步

决议：为采取行动，7月20日上午十点于匹兹堡“劳工殿”召开各国际工会代表的特别会议。

根据上述决议召开的 7 月 20 日全国委员会会议，以最负责任的态度，考虑了当前的每一种可能性。但不得不承认，局面完全取决于加里一伙人。号召罢工投票的决议再次通过。同时，工会按照实际情况，列出了以下谈判要求：

- 一．集体谈判权
- 二．给所有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并赔偿损失的工时费
- 三．八小时工作制
- 四．一周必须休息一天
- 五．废除二十四小时的值班
- 六．提高工资，保障美式的生活水平
- 七．制订各工种及各类别工人的工资标准
- 八．八小时工作结束后，一切加班、节假日与礼拜天的工作支付双倍薪水
- 九．工会会费的核定与代扣制度
- 十．人事变动适用资历¹
- 十一．废除公司工会
- 十二．废除求职体检

这些要求是如此简单、公正、公平，任谁都不用多说。只有第九条和第十二条要解释一两句。工会会费代扣只适用于钢铁业里的采矿工人，取消体检则是为了防止公司借助医务部门歧视工人。

¹ 即员工增减和留用，应按工作资历来确定先后顺序。——校对者注

Blacksmith

BALLOT

IRON & STEEL WORKERS

The Union Committees are now seeking to get higher wages,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from the steel companies. Are you willing to back them up to the extent of stopping work should the companies refuse to concede these demands?

TAJNO GLASANJE

Odbor junije sada traži da se dobije bolja plaća, kraći radni satovi i bolji uvjeti za rad od kompanija čelika. Dali ste voljni isti do skrajnosti podupreti da se prestane sa radom ako bi kompanija odbila da udovolji zahtevima?

SZAVAZZON!

Az Union Bizottsága, az Acél Társaságoktól való—magasabb fizetés, rövidebb munka idő és jobb munka feltételek—elnyerése után törekszik. Akar ezek után törekedni? s a végsőkéig kitarta—ni? és ha a társaságok ezen kívánalmaknak nem tesznek eleget a munkát beszüntetni?

VOTAZIONE.

I comitati dell'Unione stanno cercando di ottenere paghe piu' alte, ore di lavoro piu' brevi, e migliori condizioni di lavoro. Desiderate voi assecondarli, anche quando dovesse essere necessario di fermare il lavoro se le Compagnie rifiutassero di accettare le domande?

HLÁSOVACÍ LÍSTOK

Výbor uniový chce dosiahnuť podvýšenie mzdy, menej hodín robít a lepšie robotnícke polozenie od oceliarskych spoločností. Ste vy ochotní ich podporovať do krajnosti, až do zástavenia práce, v páde by spoločnosť odporela žiadostučinám tým požiadavkám.

BALOT

Komitet Unii stara się obecnie o uzyskanie od Stalowych Kompanij większej płacy, krótszych godzin i lepszych warunków pracy. Czy jesteś gotów poprzeć nas aż do możliwości wstrzymania pracy na wypadek, gdyby Kompanie odmówiły naszym żądaniom?

VOTE YES OR NO.

Mark X in square indicating how you vote



Yes

☒

No

☐

National Committee for Organizing Iron and Steel Workers

WM. Z. FOSTER, Secy.-Treas. 303 Magee Bldg., Pittsburgh, Pa.



投票持续了一个月。各工会都组织了会员投票，全国委员会也安排了申请入会但尚未转籍的工人参加投票。有时，没加入工会的工人也投票了。群众的热情高涨。钢铁工人看到了一丝希望，张开

双臂，迎接这个纠正以往苦涩错误的机会。8月20日，在俄亥俄州扬斯敦计票，每家工会都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在无法（与资方）达成协议时发动罢工。所有地区都无一例外地同意罢工。在霍姆斯特德、布拉多克、兰金、麦基史波特、范德格里夫、匹兹堡、莫内森，成千上万张票里，一张反对票都没有。多诺拉只有一张反对票，扬斯敦、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地也差不多。各地工人的立场都是一致的。保守估计，赞成罢工的票数为98%。接着，会议委员会要求与美国钢铁公司和各大独立公司的负责人谈判，如果十天内没有安排一场会谈，就定下罢工日期。

会议委员会不再坐等回信，直接上门找加里，来到百老汇71号。他在，但不肯接见委员会，表示有什么话说，就以书面形式给他好了。委员会就给他写了这封邀请函：

1919年8月26日 纽约

艾伯特·加里阁下 财务委员会主席

美国钢铁公司

百老汇大街71号，纽约市

尊敬的先生：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展开的组织与教育总运动中，千百万钢铁工人提出申请，加入了工会并被分配到各组织。

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说明，我们代表了这一产业绝大多数工人的想法，并代表他们要求您举行一次听证会，由工人代表选出的委员会（签名如下）参加，向您提出工人的切身问题，包括工时、工资、劳动条件及集体谈判权。

本委员会要求于 8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在您的办公室举行会谈。我们已收到您的口信，说不接受面谈，要求递交书面材料。我们希望本次提交的事项，将由您和您的同事予以处理。

因此，我们简述了待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本委员会将于下周四，在另一座城市举行一场重要会议，并于 1919 年 8 月 27 日 5 时，离开纽约。我方恳请您，在 8 月 27 日 5 时之前，把您的答复寄给纽约百老汇与第四十一街的大陆酒店，收件人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先生。

谨此致意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大卫·戴维斯

威廉·汉农

爱德华·埃文斯

威廉·福斯特

委员会

对这封信，加里先生回复如下：

美国钢铁公司

总裁办公室

1910 年 8 月 27 日 纽约

致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大卫·戴维斯、威廉·汉农、爱德华·埃文斯、威廉·福斯特，委员会。

先生们：

已收到你们于 8 月 26 日的来函。

我认为，你们无权代表美国钢铁公司及子公司大多数员工的想法。我方对钢铁业的其它公司不表任何意见。

正如过去的公开声明及重申所言，本公司与子公司虽不打压工会，但拒绝与工会商谈。我方反对“关门制度”，支持“开门制度”，无论工人是何工种，是否加入工会，都能在此工作。这是最利于雇员和雇主双方福利的举措。鉴于上述众所周知的态度，公司管理层拒绝与你们工会代表讨论涉及员工的任何问题。这绝不是针对个人。

凡涉及员工的决策，本公司与子公司皆以后者的利益为主。在雇主当中，无论工资水平、生活与劳动条件、生命与安全保障、生病年老时的照料，还是提供员工家庭的福利设施等方面，本公司与子公司始终不落人后。

公司与子公司对员工予以这等考虑，是对他们过去忠实服务的赞赏，亦使他们有望来日得到应有的回报。

致敬

加里总裁

为了让加里收回专横的态度，委员会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

1919 年 8 月 27 日 纽约

艾伯特·加里阁下

美国钢铁公司财务委员会主席

百老汇大街 71 号，纽约市，纽约州

尊敬的先生：

就我方代表贵公司员工要求举行会谈一事，已收到答复。我方对回信第一段的理解是，贵公司方面坚决不肯让员工拥有集体谈判的权利。

您质疑我们的委员会无权代表大多数员工。那么，我们证明自己权威的唯一办法，就是看罢工投票的结果了，我们真诚地希望，您不要为了证明这个而迫使我们罢工。

我们要求共同商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工资、工时、劳动条件、集体谈判等问题。而您断然拒绝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您拒绝同劳联及下属工会和员工选出的代表召开会议，员工又如何提出他们的意见，或是让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呢。

我们尤其注意到，您对公司“开门制度”和“关门制度”的说法，以及拒绝接见工会代表的声明。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在会议上讨论。在公司与我方代表的员工之间，从没讨论过什么“关门制度”之类的问题。

我们非常仔细地拜读了您关于公司关注员工及其家庭的生活与福利的声明，哪怕其中有半句真话，我们也就没必要开会讨论目前的糟糕条件了。钢铁工人的劳动条件、家庭生活、棚屋中的苦难是骇人听闻的。您可能不知道，普通钢铁工人的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这意味着慈善机构给贫民的住处、食物、衣物、照明、暖气，要比许多钢铁工人用命赚来的还多。当然，这在会议上都可以讨论。

您还提到了，公司不反对，亦不阻止员工加入工会。众所周知，多年来，贵公司和子公司千方百计不让员工组

织起来。我们认为，召开一次会议对公司意义重大，因为从您的来信来看，您似乎对这些事实不甚了解。

离时限还有几天，我们尚能改变决定，届时就由不得我们，本委员会将有幸代表贵公司的员工行使决定。

我们认为，应当讲求理性与公平，而不是强迫我们做出选择。

当然，若能通情达理，双方定能达成一致。

如果您愿意就整个问题与我方进一步沟通，请寄信致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酒店，我们于8月28日和29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那里开会。

致以诚意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大卫·戴维斯

威廉·汉农

爱德华·埃文斯

威廉·福斯特

委员会

最后一封信没有收到答复。加里先生藏在他伪善的“开门制度”后面，决心让罢工进行下去。但委员会意识到肩负的巨大责任，决定在事情不可挽回之前，再去周旋一番。委员们到了华盛顿，参加了劳联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因为我们的这番努力得到了执委会的赞扬和认可。

龚帕斯代表执委会，与委员会一同去见威尔逊总统，要求总统安排一场钢铁业的会谈。

当威尔逊总统得悉钢铁业的真实情况——工人们向加里要求的只是一场会谈，提出诉求而已——当即承认委员会的立场是公正的。总统坦白说，老板拒绝与工人代表会面、不肯共同商讨劳动条件，自己是完全不赞同的。总统答应发挥个人影响，全力让加里回心转意，安排一场谈判。为了等总统把事情安排妥当，工会暂缓了罢工。

一个星期过去了，总统没有回音。钢铁业的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公司明白一出手就要狠，一口气解雇了几千人。工会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就要被消灭。9月4日，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召集协作的所有国际工会主席开会，商讨这一严峻形势，同时向正在向西访问，倡导“国际联盟”的威尔逊总统发了如下电报：

1919年9月4日 华盛顿

尊敬的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总统

印第安纳波利斯途中

执行委员会代表钢铁业各工会于今日召开会议，商讨诸多钢铁中心的艰难处境。为了不让工会在会场、个人土地、室外举行会议而采取的胁迫与暴行；公司密探的凶残行径；公司解雇大批工人，仅仅因为他们加入了工会。这一切造成以下局面：人们怒不可遏，誓要发起抵抗。在上周的会面中，执行委员会告知了原委，您也说明要促成一次商谈，体面和平地解决双方的问题。为此，工人们才没有发起总罢工。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何时会发生。但我方敦促您，尽快着手这一极重要的问题。一旦工人们不受约

束，有可能引起怎样的产业危机，就只好说了。这将使您对我国产业所做的和平且可敬的调整计划受挫。钢铁业二十四家工会的主席将于 9 月 9 日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以采取必要的行动。不知届时之前，能否得到您的答复：我方是否能和钢铁公司举行一场商谈。

萨缪尔·龚帕斯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大卫·戴维斯

威廉·汉农

爱德华·埃文斯

威廉·福斯特

9 月 9 日，国际工会的主席们开了会。塔尔马蒂秘书¹发来一封电报，大意是威尔逊总统还没安排成会议，有些气馁，但仍在努力。大家都觉得没戏了，加里肯定拒绝了总统的请求。为了万无一失，再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避免罢工，就又给威尔逊发了以下电报，虽然有人反对说，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总统宣布罢工。

¹ 约瑟夫·帕特里克·塔尔马蒂 (Joseph Patrick Tumulty, 1879 年 5 月 5 日——1954 年 4 月 9 日)，美国律师。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7—1910 年任新泽西州众议院议员。1910 年威尔逊竞选新泽西州州长时为其担任顾问。1913—1921 年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在任期间主张给予女性选举权，同时又支持战时审查制度，1919 年参与了针对左翼人士的大搜捕，同年 6 月钢铁大罢工期间，呼吁国会通过满足劳动者待遇，为日后的罗斯福新政提供了蓝本。1921 年以后在华盛顿州担任律师。1954 年去世。——中译者注

1919年9月9日 华盛顿

尊敬的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总统

圣保罗酒店

圣保罗，明尼苏达州

今日在钢铁业二十四位工会主席的会议上，宣读了塔尔马蒂先生9月5日致萨缪尔·龚帕斯的电报。电报内容经过严肃考虑。在漫长的讨论后，会议委派下述人员向您发电报，要求您做出明确说明：能否在钢铁公司和工会之间，尽早安排一次商谈。大批工人被解雇，受尽歧视与不义对待，除非给予真正的帮助，这些人只有用罢工来捍卫自己。我们的会议将在此举行四十八小时，采取最后行动之前，等候您的答复。请将回信寄往华盛顿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致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M.F.泰伊

威廉·汉农

威廉·福斯特

第二天，塔尔马蒂秘书的回信摆在了大会面前，不过是重复了上一封电报的内容。关于（劳资双方的）商谈，信中叫人看不出明确的希望，也没有提出解决办法¹。显然，工会得行动起来。龚帕斯等人警告说，钢铁托拉斯非常强大，统治阶级会急忙联合起来，迎

¹ 为对总统先生表示礼貌，全国委员会从未公开过这些电报的内容。——原注

头痛击钢铁业的工人组织。工会代表们深切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及身上的重担。在代表们看来，要体面地摆脱困境，只有罢工一条路。因此，联合会主席泰伊提议，把罢工日期定于9月22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大局已定。电报发出罢工命令后，工会活动者各就各位，前往组织罢工。

然后是一道晴天霹雳。第二天早上，报上刊登了塔马尔蒂秘书给龚帕斯主席的电报，上面要求把罢工推迟到10月6日的产业大会过后再说。委员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在塔尔马蒂发来的电报中，只字未提推迟罢工的事。另外，由于总统私下要求加里与工人商谈，加里要拒绝，也用不着公开拒绝。难以置信，总统竟公开向工会提出一个让工会自取灭亡的要求。工会不得不公开拒绝这个要求，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给予对手一个强大的武器。但所有的疑虑都被龚帕斯的来信打消了。

美国劳工联合会

1919年9月11日 华盛顿特区

致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先生

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主席

华盛顿特区

亲爱的菲茨帕特里克：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以下电报：

1919年9月10日 北科大他州 狄金森市

萨缪尔·龚帕斯阁下

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华盛顿特区

鉴于目前难以就钢铁业局势达成满意的调解，总统希望通过您呼吁钢铁工人，把任何行动推迟到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产业大会之后。这是明智可取的。

J·P·塔马尔蒂

为何我在过去几天里，无法参加事关这一问题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你们是知道的。

在向你们转达上述内容时（我用的是纽约的长途电话），我希望在不损害工人和事业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总统先生的愿望。就算公司百般挑衅，工人也能约束自己，自觉展示对正义事业的坚持。工人权利终将受到维护。

忠于你们

萨缪尔·龚帕斯

主席

美国劳工联合会

收到信后，全国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一情况。问题确实很棘手。有两份推迟罢工的请求同时摆在委员会面前。一份来自威尔逊总统，语气十分坚决。另一份来自龚帕斯，说希望“不损害工人和事业”。我们若是拒绝这两份掷地有声的请求，首先要被指责轻率和不守信，其次要与劳联干部翻脸。罢工也将在舆论的敌意下开展。但是，采纳它们的意见更是死路一条。

钢铁工人的情况糟透了。老板到处进犯工会。在芝加哥、扬斯

敦、纽卡斯尔、斯图本维尔、惠灵、水牛城、匹兹堡等地，大量工会会员遭到解雇。约翰斯顿是一道流血的伤口。莫农加希拉河沿岸的城镇上，成千上万被解雇的工人走上街头，失业者队伍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可以令行禁止，让钢铁工人放弃罢工的准备，那也是荒谬的。这好比要求一个人在敌人冲过来时，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老板没有丝毫停战的迹象。工人要是蠢到把机会拱手让给老板，根本等不到产业大会，工会早就被撕成碎片了。

钢铁工人下了行动的决心。罢工可能推迟的消息传开后，地方上的工会立即召开会议，并告知全国委员会，除非得到明确的让步，它们将不顾一切于 9 月 22 日发起罢工。在组织者的力劝下，他们耐心等待了无数漫长的日子，等的就是一个反击的机会。而现在，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进行了罢工投票，收到了罢工号召，准备对压迫者予以痛击，一代人的机会就在眼前，决不能眼睁睁看它溜走。他们不会为了虚无缥缈的产业大会——会议无法保证什么，且由他们的宿敌加里和洛克菲勒主持——一直等下去，甚至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运动，也可能因此土崩瓦解。钢铁托拉斯在工厂里不断叫嚣：劳联工会腐败又懦弱，绝不会为钢铁工人而战。也就是说，推迟罢工将有力地证明工会的背叛。这也坚定了工人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不可能再推迟罢工。其实，全国所有的钢铁区都郑重地警告全国委员会，它们将在 9 月 22 日罢工，而任何拖延都无法保证正义得到伸张。局面掌握在基层会员的手上。

出席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分会书记和组织者，都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也强调罢工是不可能再推迟的。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最优秀和最传统的运动骨干，这些人纷纷表示，仅仅是为了等产业大会采

取行动，就推迟罢工，会导致运动在最坏的情况下迅速毁掉。工人会把它视为一场巨大叛卖，继而采取相应行动。假如推迟罢工的决议通过，他们就要宣布自己与这一决议无关，不得不提出辞呈。总共几十个人采取了这一立场。

全国委员会有两条路可走：一，它可以推迟罢工，但这样肯定会破坏运动，因为无论如何，罢工都将被斥责为懦弱和腐败，引发不受控的、无领导的反抗。劳联将遭受历史上最沉重的失败，在钢铁工人中臭名昭著，未来数十年也无法立足。二，它可以继续罢工，还有胜算。任何时候，就算罢工失败，一场光明正大的战斗也能捍卫运动的荣誉。钢铁工人会相信，工会已经为他们拼尽全力。于是，工会得以保住工人的信心，尽早把他们再一次组织起来。

在必然的可耻失败和可能的胜利（最坏的情况也是光荣的失败）之间，全国委员会只有一个选择。在场的代表都认为，罢工必须继续下去。但有些人还要请示上级，要求所属的国际工会撤销推迟罢工的指示。9月18日，联合协会副主席大卫·戴维斯再次提议9月22日罢工。提议通过¹。然后，会议委员会给威尔逊总统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工会方面的意见，解释了不能推迟罢工的理由。信的结尾如下：

总统先生，拖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尽力了。很遗

¹ 在完全了解情况后，龚帕斯在参议院的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调查钢铁大罢工时（听证会记录，第109页），说道：“不管工会干部做什么，不管委员会做什么，罢工还是会发生的，不过它将是一场杂乱无章的、松散的、脱节的、无组织的罢工。它将没有领导，没有协商，没有提议。这不过是一个选择：罢工是在证明了自身价值的人领导下进行，还是在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领导下进行。”——原注

憾，您对有组织劳工的呼吁头一回得不到积极回应。请相信，错不在我们。倘若推迟罢工的后果至多是会员流失，就算已经决定罢工，我们也会力劝大家暂缓行动。但在这里，推迟意味着放弃一切希望。这场罢工不是由领袖，而是由参与的工人决定的。无论输赢，罢工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继续下去，直到产业专制主义从加里占据的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跌落。我们相信您意欲促成商谈，望您取得成功。我们完全懂得接下来的困难。不义的雇主会实行恐怖统治。重担落在了工人肩上，但是，对此事应负的重大责任乃在对方身上。

与会者一致同意：与老板签订的一切协议都应涵盖全部工种。会议再次给各大独立钢铁公司发信，邀请它们参会。然后休会，组织者和代表们前去执行罢工号召。这篇号召用七种语言印了二十万份，已在全钢铁业广泛传播。

1919年9月22日罢工

没有工会许可，各钢铁厂和高炉的工人在9月22日不要上工，直到钢铁公司答应工会的要求。

工会委员会曾努力争取与钢铁公司负责人商谈，目的是提出我方对集体谈判权、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合理要求。但老板们拒不会面。因此，根据几乎一致的罢工投票结果，我们有义务支持委员会的号召：9月22日起，拒绝在工厂开工，直到我们的正当要求得到

满足。罢工中不要发生暴力。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赢得了所有的重大进步。

钢与铁的工人们！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正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像男子汉那样并肩而立，我们的要求很快就会得到满足，钢铁业的黄金时代将为我们开启。但是，如果我们畏于行动，无数努力都将功亏一篑，我们将再次陷入悲惨无望的农奴制。我们妻儿的福祉危在旦夕。是时候了，起来捍卫我们作为人的权利。

9月22日停止工作

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



七. 风起云涌

钢铁托拉斯的大军——腐败的官场——克莱尔顿——麦肯史波特——罢工——各地反应——一桩背叛——给加里的回应

当难忘的 9 月 22 日来临，钢铁大罢工拉开了夺目序幕。各地钢铁公司都做好了万全准备，要把出头的工人赶回奴隶制。报纸惊呼革命。全国都在焦虑和担忧中颤抖。

匹兹堡是主战场。为了打垮罢工，钢铁托拉斯在那儿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手段，给工厂和炉子修筑工事，竖起了围墙，装上了电网，还架起了密密麻麻的机枪。公司找来大批枪手，要用凶残的暴力打破工人的团结。《纽约世界报》在 9 月 22 日的社论中写道：“为了迎接钢铁罢工，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匹兹堡地区，几个较大工厂已经招募了几千名治安队员。宾夕法尼亚州的警察已经整装待发。在别处，当局组织了退伍军人作为别动队。仅在麦基史波特就有三千公民加入别动队，随时听令。简直是要真刀真枪打一仗。”

从匹兹堡到克莱尔顿，莫农加希拉河沿岸的二十英里，有不下两万五千名武装人员在为钢铁托拉斯效劳。在整个匹兹堡地区，一切吸食钢铁工人血肉的寄生虫——专业人士和小商人——都当上了治安队，配了枪保卫主子，这帮人什么脏活都愿意干。阿勒格尼县的哈多克警长告诉调查罢工的参议院委员会，在罢工期间，他的

辖区内有五千名治安队员和五千名罢工者，一个罢工者对一名治安队员。实际情况要乘上十倍才对，五万罢工者对上五万治安队，其实远不止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匹兹堡地区起义的危险被大肆渲染，没人提过派出军队。因为钢铁托拉斯有一支自己的庞大军队，由自己的长官指挥，根本无需外援。

整个宾夕法尼亚西部从灵魂到肉体都被钢铁托拉斯控制了。公司掌握了镇子，一切权力集中在钢铁业手中。所有机构都听命于它。地方政府几乎与钢铁托拉斯的公职部门无异。当地的官员，包括市、县、州、联邦官员，就和厂长与警长一样，都自然而然地服从钢铁大亨的命令。主子教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破坏罢工。

罢工将至，这些奴才官员纷纷讨好钢铁托拉斯。哈多克警长不仅保证派出一队警卫，交给钢铁公司，执行公司的恐怖政策，还发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公告——实则宣布戒严——规定只要三名钢铁工人聚在一起，就算非法集会。第二天，9月21日，组织者要在北克莱尔顿举行一场会议，得到了镇长的允许，当局还特地留出一片空地。约三千名钢铁工人聚集在一起，听台上发言。一切如主日学校的野餐一样平静，突然闯出一队警察，不经警告，全速冲入人群，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践踏男男女女。警察扯下讲台上的美国国旗，丢在地上。几十人被逮捕，包括组织者J.B.爱奇森(J. B. Etchison)与P.H.布罗根(P. H. Brogan)，以暴乱的罪名关押起来，要交大笔保释金¹。许多人受了重伤，但不敢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基本上都是

¹ 这时发生了罢工中最精彩的一幕：布伦南(Wm. J. Brennan)是匹兹堡一位能干尽责的律师，曾为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者辩护。他前往克莱尔顿保释“暴徒”。由于当时的恐惧气氛，没人敢去保释他们。布伦南不认识任何一名被告，但他对这一切不公感到愤慨，抵押了全部财产，总共八万八千美元，让罢工者

治安队，如果他们去找医生，就会被告发，便只好自己包扎。这一令人震惊的暴行是警长指示的，得到了斯普鲁尔州长的支持和赞许，而没有人比州长更乐意为钢铁托拉斯效劳了。

克莱尔顿发生暴行的同时，在毗邻麦基史波特的格拉斯波特，工人也受到了同样的袭击。麦基史波特不允许集会，组织者们在格拉斯波特租了一块地，得到当局的批准后，在那里定期开会。那场会议是有正式许可的。但刚要开会时，州警“哥萨克”驱散了会议，简直视法律如无物。州警抓一个算一个，全当作暴徒关起来，每人的保释金从一千至三千元不等。无耻的匹兹堡报纸大肆宣扬英勇的警官镇压暴动，还称赞他们面对“暴徒”时的无所畏惧。

即便钢铁托拉斯用尽恐怖手段，也不能打垮工人的意志。9月22日，全钢铁业罢工，只要美国还在生产钢铁，这场罢工的纪律性与规模都将被铭记。23日星期二，304,000人丢下了工厂和高炉的工作。一周内，罢工队伍不断扩大，至9月30日，共有365,600人加入罢工。这是一次蔚为壮观的自由之战，规模两倍于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罢工。按城市和地区划分，罢工者的人数如下：

匹兹堡	25000
霍姆斯特德	9000
布拉多克	10000
兰金	5000
克莱尔顿	4000
杜肯与麦基史波特	12000

获释了。——原注

范德格里夫	4000
布拉肯里奇	5000
新肯辛顿	1100
阿波罗	1500
里奇堡	3000
多诺拉与莫内森	12000
约翰斯顿	18000
科茨维尔	4000
扬斯敦地区，包括东扬斯敦、斯特拉瑟、哈巴德、尼尔斯、坎通、阿连斯、马西伦、沃伦、法雷尔、纽卡斯尔等地	70000
惠灵地区	15000
克利夫兰地区	25000
斯图本维尔地区	12000
芝加哥地区，包括加里、乔利埃特、德卡布、南芝加哥、印第安纳港、东芝加哥、哈蒙德、埃万斯顿、斯特林、皮奥里亚、密尔沃基等地	90000
水牛城地区	12000
普埃布罗	6000
伯明翰	2000
五家伯利恒工厂	20000
共计	365600 人

全国的钢铁基本上停产。整个钢铁业都停摆了。至少九成工人

加入了罢工。在芝加哥地区，几乎人人都参加了罢工，包括加里、乔利埃特、印第安纳港、南芝加哥在内，整片地区大小城镇的工厂都陷入瘫痪。面对钢铁公司的镇压，在埃文斯书记领导下（后来是德·杨（De Young）书记），工会在这个地区坚持了一年。这是整场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巅峰。压抑的力量终于释放，如洪水般席卷整片地区，此地连一个转动的齿轮都没有了。

组织工作曾在扬斯敦遇到重大困难。上次罢工刚刚失败，叫当地工人垂头丧气，官员又充满敌意，不许我们在市内主要地区开会。但是，工人普遍对恶劣的劳动条件不满，加上组织者在麦卡登（McCadden）和哈默斯马克¹书记领导下的出色表现，当罢工的号角吹响时，广大钢铁工人一齐响应。钢铁托拉斯的工厂和独立工厂都停工了。整个马霍宁河谷的钢铁工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儿。这是一场彻底的罢工。但在扬斯敦外围地区，公司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留住了一些工人干活。在沙伦、法雷尔、纽卡斯尔，大约两成工人未能响应罢工号召。不过在坎顿和马西隆，约翰·奥尔肯（John Olchon）等组织者让全部重要的工厂完全停工了。

克利夫兰的巨型工厂和高炉无一例外地熄火了。约翰斯顿的坎布里亚公司受到痛击，只得忍气吞声，不得不请“可恨的工会”派人看守厂房。水牛城地区的工人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以及八个月争

¹ 塞缪尔·泰莱夫森·“萨姆”·哈默斯马克（Samuel Tellefson "Sam" Hammersmark，1872年2月13日——1957年？月？日），挪威裔美国工会活动家。1904年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05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1919年任芝加哥百货商店工人联合委员会主席，同年在俄亥俄州领导钢铁工人罢工。1920—1921年任芝加哥工农党财政司司长。1921年12月参加美国工人党。1922年参与创立劳工保卫委员会。晚年在芝加哥担任由美国共产党主办的“现代书店”经理。1957年逝世。——中译者注

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后，几乎百分之百加入罢工。惠灵和斯图本维尔地区的钢铁厂和高炉里，一个人也不剩了。在科茨维尔和伯明翰，工人的反响不大，其一是因为组织不够充分，其二是受去年罢工失败的影响。而在遥远的科罗拉多州，钢铁工人倾听着从外地传来的自由之声，为表达自己对洛克菲勒御用工会狗腿子压迫的蔑视，把洛老板在普埃布罗地区的每座工厂都停掉了。

匹兹堡附近地区受钢铁托拉斯的镇压最凶残，但仍有七八成工人加入罢工。工人的反应不如别处激烈，完全是因为公司和当局剥夺了工人的集会与组织权。在当地“黑谷”区，包括阿勒格尼河沿岸城镇、阿波罗、范德格里夫、里奇堡、布拉肯里奇、纳特罗纳、新肯辛顿，以及组织者范尼·塞琳思¹夫人被冷血谋杀的地方，九成以上的工人投入了罢工。但在莫农加希拉河沿岸，情况没那么好。这一地区的钢铁城镇中，只有多诺拉和莫内森彻底罢工。由于当时的恐怖氛围，我们没法得到各个镇上的确切数字，但据可信消息，罢工的平均参与率如下：克莱尔顿 95%、布拉多克 90%、霍姆斯特德 80%、兰金 85%、麦基史波特 70%、杜肯 50%。罢工头两天，除琼斯与劳克林公司外，匹兹堡所有较大的工厂和高炉都停工了，或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离岗。两年前罢工失败让琼斯与劳克林公司的工人心灰意冷，对组织者的努力提不起劲。当他们看到罢工的规模时，终于振作起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罢工第一周后，组织者起码让

¹ 范尼·塞琳思 (Fannie Sellins, 1872 年? 月? 日——1919 年 8 月 26 日)，美国工会活动家。早年在服装厂做工，并参加了国际女装工人工会。1913 年赴西弗吉尼亚，参加矿工联合会的活动，并因此被捕，获释后受邀前往匹兹堡工作。1919 年赴阿勒格尼河谷区，指挥阿勒格尼煤炭和焦炭公司罢工的矿工进行纠察，8 月 26 日在介入宾夕法尼亚警方殴打纠察罢工时，被警方残忍杀害。见下文第九章——中译者注

琼斯与劳克林公司里六成工人加入了罢工。

直到 9 月 29 日，伯利恒钢铁公司才响应罢工。原因与当地局势有关。1918 年初春，全国委员会开展运动前夕，公司的残酷剥削曾引起机加工车间的罢工。全国战时劳动委员会平息了这场罢工，建立了一个车间组织来处理申诉。与此同时，全国委员会介入了，开始了积极的活动。此前，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和帕特里克·达菲（Patrick Duffy）领导的工会运动，仅限于电工等技术工种。但现在运动正扩展到工人的主体部分。为了阻挠工人，公司向全国委员会提出在厂里成立洛克菲勒式的御用工会。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然后资方提出，只要我们放弃在钢铁厂搞组织，就给船厂工人一份协议。他们肯定认为，造船业繁荣期很短¹。全国委员会这边，约翰·菲茨帕特里克拒绝了这种可耻的交易，组织活动照旧进行——船厂工人后来照样得到了一份协议。

照道理，伯利恒公司的工人本应率先响应罢工，因为他们没有工会协议。但工人在“集体谈判”的把戏上拖了太久，到 29 日才罢工。罢工的状态也不怎么好。南伯利恒、斯蒂尔顿、雷丁、莱巴依、斯帕罗斯角都只有半数工人罢工了。

总的来说，这场罢工影响了整个钢铁业，波及到七十个重要的钢铁中心。只有米德兰、伍德劳恩、洛兰、德鲁斯的工厂逃过一劫。唯一原因是我们派不出足够的组织者。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罢工是严格照工会计划进行的。工会之外的工人基本没有自发停工。这足以表明，钢铁公司对无组织工人掌控得多么彻底，后者要一致行动又多么困难。

¹ 意为，雇主们打算给造船工人短期好处，换取工会不在钢铁业搞行动。——中译者注

这场大罢工集中于钢铁业的冶炼和轧制部门。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发动整个产业，从开采煤炭和生铁的矿工，到把成品装上火车运上铁路线的工人。但工会能拿出来的人力财力不足，不得不修改计划，把组织工作限于高炉和轧钢厂。然而，大工厂附近的或隶属于大工厂的矿场和车间也卷入了运动，一起组织起来了，表现出了运动本质上的产业属性。在加里、芝加哥、霍姆斯特德等地，生产桥梁、汽车等的车间也是运动的主力。伯明翰周边的铁矿也响应了罢工，不过，几年前当地的钢铁工人受到重挫，无力大张旗鼓地行动。有多处煤矿工人罢工。在约翰斯顿，两千名坎布里亚钢铁公司矿场的矿工在运动中组织起来，加入了当地的钢铁工人代表会，在历史性的9月22日全体罢工。

虽然美国钢铁公司是公认的工会头号敌人，但这场罢工并非直接针对它。全国每一家没有工会协议的钢铁厂和高炉都是本次行动的目标，它们至少占了全行业的95%。只有部分小公司跟联合会签过协议，但也被罢工冲击的够呛，因为小公司的协议只涉及技术工人，大罢工时，还是得关门大吉。这种情况在克利夫兰、扬斯敦、匹兹堡地区很常见。

为了反抗钢铁托拉斯，大量工会“绕开上级闹罢工”。考虑到它们数量众多，且素有单打独斗的传统，这些工会迸发的团结斗争精神实在可圈可点。然而，战线并不完美。有的分会大大挫伤了罢工者的士气，只因听信了无知之徒和老板的鬼话，拒不承认全国委员会的罢工号召，只听本工会总部之令，还在厂里破坏罢工。最糟的是，有时很难，甚至没法让上级向它们发出必要的指示。

但是，比这更严重的是国际蒸汽机师工会的行动。就在罢工前夕，这家工会的斯内林斯（Snellings）主席和科莫福德（Comerford）

书记又是写信又是登报，严厉谴责了罢工。他俩借口总统“专为工人召开了产业大会”，要求自己的会员继续工作。这一冷血行径激起了会员的愤怒，当地的机师工会无一例外违抗了上级命令，与钢铁工人并肩而战。当时，报纸上援引了龚帕斯主席的话——罢工两天后，他说劳联支持这场罢工——工人也普遍展示了支持钢铁工人的决心，最后工会高层只得公开支持罢工。但在整场罢工中，每当工人刚有些松劲儿，上述工会高层就偷偷怂恿处于关键位置的技工复工，对罢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这种公然的工贼行为，是由蒸汽机师和电工的争斗引起的：电动吊车工人借助运动的浪头涌入了工会，而“蒸”“电”两家都想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山头，斗得不可开交。因为没占上便宜，蒸汽机师工会的干部故意在背后捅刀子，反过来帮助了工会的死敌。工会在划分工种的“内战”中，都走到了这般田地。

即便遭到反对与叛卖，钢铁工人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加里先生得到了想要的答复。罢工前，他宣称工会只代表一小撮人，底下的大多数工人“并无不满”。他让委员会亮出“筹码”，那好：365,600名钢铁工人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对这个估计的总人数，钢铁公司从无异议。公司偶尔会否认个别数字，而不管报纸的再三要求，它们从不敢公布罢工者的确切人数。原因是，他们害怕报出来的数字，是连胡编乱造的报纸都编不出的人数。我方全国委员会得到可靠线报，钢铁商认为工会公布的数字远比实际人数要小。

虽然无法肯定，但加里手下的工人有多少参加了罢工，还是能大致知道的。加里向参议院委员会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受罢工影响的员工有 201,065 人，可是光罢工者总数的一半就有 182,500 人。这么说吧：美国钢铁公司的工厂数量占钢铁业的一半，难免也受到

罢工的影响。这些数字不绝对准确，但足以表明全国钢铁厂有九成参与了罢工。如果说，剩下不听招呼继续干活的那一成工人，全在加里手下，那是很可疑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员工中，有 125,000 人在罢工前便是工会会员，其余的多数也将顶着老板的怒火，加入工会的队伍。

钢铁大罢工彻底揭露了加里一伙的虚伪，即所谓钢铁业的劳工政策和劳动状况“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取决于工人的意愿。罢工表明了，在目前横行的专制下，从未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这里，财产权又一次压倒人权。躲在华尔街的一小撮社会寄生虫，只在乎从钢铁业牟利，对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重要问题置若罔闻，而无数工人，真正的生产者，却被堵上了嘴。不管工人多么愤懑，当他们起来要求改变，就会被解雇、被列上黑名单、挨饿、挨打、坐牢，甚至被枪杀，直到再次向产业巨头下跪。



八. 肆无忌惮的加里

白色恐怖——被践踏的宪法——牢不可破的团结——卡辛西神父——“哥萨克”——有条不紊的暴行——法庭的闹剧——奴才的犒赏

钢铁大罢工不幸发生在战后的反动中，这种反动持续至今，写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在我们这个年代，有组织的老板畏于欧洲革命的日增月长与本国工人运动不可阻挡的推进，一夜之间夺去了人民最宝贵的权利，即千年来的斗争成果。而人民还未从战争的歇斯底里中缓过来，又被腐败的新闻界误导，无法觉察到这种暴行。他们有钱人甚至不以为耻。我们以前耳熟能详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都已成为过去。这些权利还能剩下多少可怜的残渣，取决于某个伯尔森¹的突发奇想，或者“美国军团”²的无

¹ 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尔森（Albert Sidney Bursleson, 1863年6月7日——1937年11月24日），出身于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家庭。早年参加了民主党，在党内是保守派。1899—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1913—1921年任邮政部长，在任期间采取专制措施，强行解散了南方黑人邮政工会。一战爆发后大力推行《间谍法》，猛烈打压左翼刊物。1921年退休。——中译者注

²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简称“美国军团”，是美国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1919年11月11日在巴黎成立。成立之初即标榜反共，并于成立当天屠杀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总部成员。20年代起鼓吹“美国主义”，同法西斯主义联系密切。1933年以后其反共行径有所收敛，转而积极为退伍军人谋取利益。二战后支持麦卡锡主义，积极参与反苏外交活动，同时也反对反犹主义。60年代支持越南战争，并主张支援阿富汗和中美洲的反共势力。1990年支持海湾战

赖。成百上千的理想主义者，不过温和地表达了真诚的意见，就被投入监狱。这边是举世震惊的累累暴行，而那边的欧洲早已开释了战争罪犯和政治犯。查禁了工人阶级的报纸，也不许通信。商会暴徒和官府恶棍破坏了集会。政治庇护权不复存在，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流放了几百名胆敢反对他的人，有系统地剥夺了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最可耻的是，工人们再也无法选出自己的合法代表。总之，短短两年间，美国从世界上最进步、最热爱自由的国家跻身于最反动的国家之列。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正承受着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都无法容忍的暴政。我们伟大的战争领袖承诺了新的自由，给予我们的却是白色恐怖。

钢铁公司深知这一时代的反动精神，借助时代的“东风”，无所不用其极地粉碎了自己称之为“暴力革命企图”的钢铁罢工。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坚决剥夺了钢铁工人的聚会交流权利。整场罢工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议员和法官听话，钢铁大亨就会废除对罢工者无比重要的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很少地方能逃过这一劫。宾夕法尼亚州一如既往，受到的打击最早，也最沉重。罢工刚开始，狡猾的施瓦布就禁止伯利恒举行集会。阿勒格尼县和西宾州的钢铁公司在纳特罗纳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以“煽动暴乱”的罪名监禁了组织者 J.麦凯格。在沙伦和法雷尔地区，钢铁工人自己的镇上被剥夺了宪法权利，为了举行集会，工人不得不走上好几里路，前往俄亥俄（他们称之为“去美国”¹）。

沿着莫农加希拉河，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哈多克警长的公示，克莱尔顿和格拉斯波特的“暴乱”后，短短几天内，市镇官员完全

争。1999 年公开反对南联盟战争。2003 年支持伊拉克战争。——中译者注

¹ 我从郊区去上海市区时，也会说“去上海”。——中译者注

禁止了沙勒罗伊至匹兹堡一带所有地区的罢工集会。工会在去年夏天赢得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突然一笔勾销。在横穿美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一路上，长达四十一英里，包括莫内森、多诺拉、克莱尔顿、威尔逊、格拉斯波特、麦基史波特、杜肯、霍姆斯特德、布拉多克、兰金等地，钢铁工人无法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在匹兹堡，也只有“劳工殿”能开会。这座钢铁之城的市政府官员还没有胆量查封工人的大楼，也可能是它离工厂太远，开会的位置太差，觉得它对罢工者派不上用场。就像这样，钢铁托拉斯向工人展示了“为民主保驾护航”这句话的真谛。

资方不仅禁止了群众集会，也禁止了地方工会的定期会议。为说明公司有多猖狂，我们可举一个例子：当时负责罢工法律事务的W.H.鲁宾（W. H. Rubin）律师——比起罢工委员会，他本人对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更有信心——请求阿勒格尼县上诉法院，禁止巴布科克（Babcock）市长等一票官员干涉联合会的一家分会在城市南部（工人居住区，也是几家大工厂所在地）举行定期会议。听证会上，市长和警察局长都坦白承认，罢工中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甚至还赞扬了工人的表现，还说担心有麻烦，才禁止了这些会议。可敬的福特（Ford）和谢弗（Shafer）法官认同他们的说法，驳回了上诉，还作了说明：

市长和警察局的职责是维护和平，因此有时必须避免大量人员的聚集，在可能超出警察局掌控范围的情况下，落实这一干预时，需由主事官员酌情决定。

换句话说，工人们集会的神圣权利，取决于下发许可的官员意

志。在福特和谢弗法官提出“高雅”的“集会自由”观念前不久，罢工前几周，琼斯妈妈、J.L.比根、J.M.帕特森和笔者就杜肯言论自由案提起上诉，而阿勒格尼县法院的肯尼迪法官做出裁决时，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这些集会的目的——增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是完全合法的，但集会的地点在莫农加希拉河谷，河边绵延数里有一连串的钢铁厂，聚集着钢铁工人，而许多工人显然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双方有可能在所谓的集会上，因为激动而引发严重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使本法院在干预市长拒绝开会的决定时，需再三考虑。

法院迟迟不肯干涉克劳福德市长的暴政，而被告为了在租来的场地上开会，每人要交一百美元，此外还有各种费用。有人认为，针对博学的法官凭空捏造的说法（在钢铁运动的数千场集会中，他们无法举证哪怕一起暴力事件），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就是让当局增派警力来维持秩序。但这怎么可能呢？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取消了工人的宪法权利。商会成员能遭受这等对待吗？如有必要，州长难道不会派兵维护商人的集会权吗？

为了求援，至少把这不堪忍受的状况公诸于众，十八名当地工人组成委员会，代表西宾州最大的一众工会前往华盛顿，向阿勒格尼县的国会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法官等官员的蔑视，要求国会给予州里老爷们拒不给予的公正。当然，阿勒格尼县的代表也是钢铁托拉斯的人。他们打了包票，要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展开调

查，随即抛到脑后。

对于莫农加希拉河沿岸的暴政与无法无天的行径，宾夕法尼亚劳工联合会不得不提出抗议。11月1—2日，劳联在匹兹堡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数百位代表参加。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当局不采取行动，“宾夕法尼亚劳联执委会在断定有必要以强制手段恢复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与美国宪法保障的自由时，将号召全州罢工。”为此，劳联主席毛雷尔受到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这帮人无法无天，居然威胁给毛雷尔上私刑。

不知道霍姆斯特德的镇长是如何左思右想的，这位前工会活动家终于准许工会每周召开一次群众集会。当时，那是莫农加希拉河四十一英里的钢铁城镇上，唯一获准召开的集会。集会受到警察的监管。每次集会都有不少“哥萨克”穿着制服，坐在讲台上充当审查员。会上只能说英语。就像俗话讲的，组织者除了天气，啥都不许谈。谁要是谈到罢工，“哥萨克”准会朝他大喊：“喂，够了！你！别再让我看到你……”然后就不能再发言了。

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局面如此艰难，匹兹堡地区的罢工应该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机会见面，无法相互鼓舞与启发，照道理来讲，罢工者本应立马灰心丧气，滚回去上班。但是，工人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抱有深刻的信心，无可匹敌地拧成了一股绳。在“哥萨克”横行的莫农加希拉沿岸镇上，阴云密布，仍有成千上万的罢工者处于全面围困状态，整个罢工期间没参加过一次会议。或许谁都没见过组织者，没读过罢工号召，但他们被全力以赴终必成功的信念鼓舞着，顽强地战斗了三个半月。不管要面对什么，也不管别人干劲如何，大家都冲出了工厂。当然，这些大都是被瞧不起的侨民，但他们的战斗意志带给了所有罢工者无尽的鼓舞和启迪。

在压迫的黑夜中，一盏明亮的自由之灯从布拉多克闪现。当地的圣米歇尔罗马天主教堂的神父，勇敢的阿德伯特·卡辛西（Adelbert Kazincy）向钢铁托拉斯及其爪牙举起反旗。神父向罢工者开放教堂，召开罢工大会，不遗余力让工人坚持下去。方圆几英里的罢工工人来到他的教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来了。附近反对罢工的神职人员都失去了听众——男女老少都跑到了卡辛西神父那里，所有人站在一起，像一堵墙一样。

卡辛西神父的态度激起了钢铁公司最强烈的敌意。公司不敢对他施暴，也不敢习以为常地“合法”查封他的教堂，但除此之外，无所不用其极。公司没法叫神父闭嘴，便威胁让教堂关门。对此，这位勇敢的神父回答说，如果公司关闭了教堂，他要在教堂尖顶挂上一面巨大的牌子：“本教堂被钢铁托拉斯摧毁”，就这么一直挂着。当公司要收回银行的抵押贷款时，神父马上告知了他的罢工会众。人们在走出教堂门前，就集齐了必要的一千两百美元，第二天又筹到了几百美元。后来公司通知神父，罢工之后，工厂就不收斯洛伐克人了。神父回答说，如果公司这么干，他死也要叫所有的斯洛伐克人离开这个地方（斯洛伐克人是当地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到西部去殖民。公司的“黑名单”只得作罢。

卡辛西神父和与他共事的神职人员，包括斯拉夫路德教會的莫尔纳（Molnar）牧师，是这片地区罢工的主心骨，是真正的信徒。他们的帮助长存于匹兹堡钢铁罢工者的心中。

上述钢铁托拉斯在罢工初期对工人的种种镇压，几乎都发生在西宾州。除了个别地方，其它地区都被罢工拿下了。工厂全部停产，一架机器都开不动。公司过了几周，才敢出来耀武扬威。但在西宾夕法尼亚，即匹兹堡外围一带，情况就不同了。那里是整个钢铁业

的要害，钢铁公司为了控制局面和破坏罢工，从一开始就挑起了更激烈的冲突。公司用的策略非常典型，随着罢工的持续，其它地区纷纷效仿。至于用到何种地步，取决于钢铁托拉斯对当地的控制程度。

以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为起点，钢铁托拉斯继续扩大恐怖活动。罢工爆发前，公司就早早纠集了大批武装暴徒。罢工发生后，暴徒们扑向了西宾夕法尼亚坚韧不拔的罢工者。除了穿军装的军人，暴徒团伙里什么人都有。有州警、市镇警察、市镇侦探、公司私兵、公司侦探、私家侦探、煤铁警察、枪手、武装工贼、治安团，鬼知道还有什么臭鱼烂虾。这伙反动军团注定要钉到耻辱柱上。他们唯利是图、奴性十足，为钢铁托拉斯的阴险计谋充当打手，甚至互相比试谁对钢铁工人下手最黑。在这场可耻的竞争中，州警名列第一。这帮彻头彻尾的恶棍，所谓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在无视公民权和人权方面，远远超过了钢铁托拉斯的其他走狗。这帮人值得特别关注。

宾夕法尼亚州警的历史始于 1905 年，州警察局成立之初，是按照爱尔兰皇家警察和加拿大西北骑警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州警身穿制服，骑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定期接受军方的训练。州警大部分都是退伍老兵。目前，宾夕法尼亚州警的人数只有 415 人，略少于法律规定。表面上，州警的职责是在州内治安不佳的农村巡逻，其实这是他们工作之余捎带着干的差事。州警真正的职责是镇压罢工。1902 年民团狗腿子未能有效弹压无烟煤矿的工人罢工，所以拉起了州警的队伍。自成立以来，州警就积极干涉辖区内的所有重要工人斗争。他们是宾夕法尼亚各大公司的宠儿。工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毛雷尔写道（《“哥萨克”》，第三页）：

“英国方阵”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在开阔地击退骑兵的军事阵型。其余的阵型都会被骑兵一顿猛冲而溃散。马匹如迅雷一般疾驰，骑在马上的人更是亢奋发狂。骑兵的冲锋对步兵来说，是来自地狱的风暴。一个骑兵有几倍过人的力量、勇气、胆识，因为他知道自己坐上了一头迅猛、健壮的野兽，能够在骇人的冲锋中一跃而起，撞倒几十个人。因此，“哥萨克”——骑马的民团分子，就用来粉碎手无寸铁而只靠两条腿的罢工者。

但州警的工作不仅是驱散“罢工暴乱”。州警的特长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州警恐吓大众，让人缩在家里，不敢上街，更不敢三五成群。州警无情地利用人的弱点与恐惧。州警是受专业训练的恐怖主义者，这在沙皇俄国可从来没有过。

在无数场合，州警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让恐惧渗入人心，殴打、枪击、监禁钢铁工人，或纵马乱踩工人。比方在布拉多克，一位罢工者过世，两百多名工友参加了出殡，一路送到墓地。只需给工会传句话，州警就能阻止这场无害的游行。但这样合情合理的做法，不符合他们的威吓策略。因此，“哥萨克”没有拦下送葬队伍，而是埋伏在路边，当队伍走到市中心，为了让布拉多克工人得到“美式”教训，州警如狼似虎地冲向人群，挥舞棍棒，把游行打得四散奔逃。

类似的无耻袭击不是一两次，而是几十次。让卡辛西牧师讲讲他的亲身经历吧：

1919年9月27日 宾夕法尼亚州 布拉多克

致威廉·福斯特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

尊敬的先生：

州警无耻地否认曾粗暴袭击布拉多克的平民，于是我给宾夕法尼亚州长发了一份电报，提了州警有辱“使命”的两件轶事。

上礼拜一上午十点，我的会众离开教堂时，在上帝之殿的台阶上，突然遭到警察袭击，被这帮恶棍的铁蹄冲散。在赶人的时候，愤恨和嗜血让这帮人冲昏了头，周围三千名壮汉怨怒的力量，这无形的磁力，进一步刺激了他们。一个人在当时的场面下，定会感到十分无助，被某种无情的力量推动，对州里的“哥萨克”涌出切齿的愤怒。

尽管如此，被袭击的人们表现出了最惊人的克制。他们继续前进，低着头咬紧牙关，表现出顺从。哦，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壮观。他们，魁梧的筋肉结实的巨人们，走上了回程的路……只是思索，认真思索着。哦，只要有人使个眼色，马和人的血就将溅在一起。

但这没有发生。我们要赢得罢工，要赢得公众的信任。

礼拜二下午，一年级的孩子要上学校。孩子们正在校园门口，等待铃声进校门。“哥萨克”不期而至，看到无辜的小家伙们站在校舍台阶上，父母就在街道对面。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可以激起这些“蛮人”的怒火。朝孩子们冲锋，必能引得工人前来攻击。

他们就这么干了。但“蛮人”面对如此的考验，还是

没有亮出刀子，从残忍的马蹄下把孩子救出来。

福斯特先生，我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你。你在指控警察时，可以提及我的名字。

真诚祝好，卡辛西牧师
圣弗雷泽 416 号，布拉多克，宾夕法尼亚州



“哥萨克”在行动

1919 年 9 月 23 日，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对鲁道夫·德雷塞尔（Rudolph Dressel）的无端而残忍的攻击。

斯普鲁尔州长毫不理会卡辛西牧师的抗议，也没回应毛雷尔的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了令人震惊的暴行，附上作了宣誓的证词——相反，州长公开支持州警，简直赞不绝口。

州警有一样惯用的伎俩：在侨民区巡逻，强迫碰巧经过的路人

进入眼前的房子，不管这个人是否住在里面。请看下面两份典型的口供，描述了这种卑劣行径。

宾夕法尼亚州

阿勒格尼县

约翰·伯德纳依法宣誓后，开始陈词：当事人住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黄金路 542 号。19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点左右，当事人前往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第五大道看望表弟，离开表弟家时，在街上被一名州警搭话。这位州警命令他走入某间房子。当事人并不住在这里，而这位警官表示：“管你住不住里面，给我进去。”畏于暴力，他走进了这间房子。这间房和他表弟的房子只隔了两扇门。过了一会，他走出这间房子，同一位州警又回来，命令他掉头进屋。当事人再次表示这不是他的房子，州警就逮捕了他，带往霍姆斯特德警察局，在警局听证会上，镇长对他罚款 9 美元 65 美分。

约翰·伯德纳

亲见宣誓与签名

1919 年 10 月 1 日

公证人考夫曼

以下是伯德纳被赶入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州

阿勒格尼县

史蒂夫·杜达什依法宣誓后，开始陈词：当事人住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第五大道 541 号，19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他的妻子玛丽·杜达什受到惊吓、严重烫伤，因一名州警强迫约翰·伯德纳进入当事人与他妻子玛丽·杜达什的家中。当事人表示，他的妻子受到州警的恐吓后，伤势严重，身体十分虚弱。几天后，即 1919 年 9 月 28 日，当事人的妻子诞下一子。由于州警以恐吓的方式强迫约翰·伯德纳进入当事人与他妻子玛丽·杜达什的家中，玛丽·杜达什已病入膏肓、神经衰弱，仍处于上述行为的精神冲击中。

史蒂夫·杜达什

亲见宣誓与签名

1919 年 10 月 1 日

公证人考夫曼

州警在执行恐吓任务时，先是把马骑到人行道上，便于蹂躏行人。听着不可思议，州警居然纵马冲入商店和沿街住宅。想象一下，一家吓坏的侨民工人，看到一个警察骑着高头大马闯进自家厨房，有多害怕。这些马是训练有素的。1919 年 9 月 26 日，一家报纸在新闻报道上说：

宾夕法尼亚州警的马受过了训练，当有人挡住去路，它们不会像普通马一样，自然地转过身去，而是迎着面前的人踏过去。利兹是一匹漂亮的黑色母马，骑警约翰·索普骑着它在霍姆斯特德街头，用它的牙齿和蹄子执行公

务。有时，主人会下马，让马用强壮的下颌咬住一位罢工者，自己甩开双腿追赶其他人。

如果有人觉得言过其实，请看下面这份证词吧：

1919 年 10 月 3 日 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
本人雅各布·萨祖塔
贝西莫大街 21 号
宾夕法尼亚州林多拉

1913 年 9 月以来，我在标钢汽车公司当工人。大约在 1916 年 10 月，我当上了装配部门的汽车装配工。1919 年 2 月，我当上轮轴工，一直干到 1919 年 8 月 6 日（钢铁大罢工开始的日子）。

8 月 25 日，我领完工资后，在街上瞅一家商店的橱窗，52 号州警骑马靠近我，马踩了我的左脚。52 号州警命令我走开，但马踩着我的脚，我走不了。然后他用棍子打我的头，我的脑袋左边开了一道口子，让医生缝了三针。他用棍子打了我之后，还骑着马追我。

雅各布·萨祖塔

亲见宣誓与签名
1919 年 10 月 3 日
公证人切菲里

我们从全国委员会手上的几百份证词中，挑出了几篇，足以反映各地的普遍情况：

宾夕法尼亚州 克莱尔顿

约翰·多班、安迪·尼斯基、麦克·胡达克沿街回家时，州警上前逮捕了三人，还在麦克·胡达克的头上打了十下。他们关了三天。工会保释了他们，每人交了一千美元。

1919 年 10 月 3 日 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

本人詹姆斯·托洛克

小店主

标准大道 103 号

林多拉，宾夕法尼亚州

大约在 1919 年 8 月 15 日，我看到州警在追一个瘸子，他跑得没有马快，被撞倒了。马用头撞他的背，把他撞倒在地。后来，有三人到我店里买东西。州警骑马冲进来，把他们赶回家。一人停下，说：“我要去商店。”然后骑警说：“滚开，小婊子养的，上来就干掉你”。然后又开始追他们。这些人跑回家，不敢来商店了。

詹姆斯·托洛克

亲见宣誓与签名

1919 年 10 月 3 日

公证人佩弗

宾夕法尼亚州 霍姆斯特德

……两名州警强行闯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第三大道 327 号当事人特拉钦·严琴科的家中，对正在睡觉的他拳打脚踢，不给任何说法，强行把人带走。他们不让当事人穿衣服，把他半裸地从家中拖到车上，且违背他的意愿，带至霍姆斯特德警局……罚款 15.10 美元。

特拉钦·严琴科

宾夕法尼亚州 莫内森

……怀孕八个月的孔切塔·柯恰拉同妹妹上街买东西。两名州警粗暴地命令她们回家，但她俩走不快。州警就尾随其后，逼着她们进入本证词证人的房子。州警闯进房子，用棍子打证人（房主）的头，抓住她的头发，从厨房拉出来，强迫上了囚车，带至镇上监狱……

公证人亨利·福萨里尼

1919 年 10 月 11 日

宾夕法尼亚州 纽卡斯尔

约翰·辛佩尔

莫里斯大街 1711 号

纽卡斯尔

9 月 22 日下午 5 点 30 分左右，辛佩尔先生正往位于莫拉维亚街的家走去。听到枪声，他在街上停下，瞬间中

了三发子弹，一颗射穿了腿，一颗打断手指，第三颗从背后射入，从腹部穿出。这些子弹是从卡内基钢铁公司厂门里射出的。辛佩尔先生认为，那是机关枪的声音，因为枪声接连不断。他倒在地上，躺了大约十分钟，这才被一个年轻的男孩抱起……他现在完全残废了，时年四十八岁，有一妻一子……

诺灵顿书记

宾夕法尼亚州 法雷尔
……本地有四人被杀，一人是在公寓的争吵中被杀，另外三人都被“哥萨克”杀死。六七人受伤，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在去肉铺的路上，被“哥萨克”从背后开枪击中……

科茨书记

类似的案例还有几百个。钢铁罢工中有数十人被杀害，死者都是工人一方的。数百人受重伤，数千人被无理关押。对此，州警罪责难逃。州警在西宾夕法尼亚的活动，无异于恐怖统治。可要把他们定罪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多么卑劣的暴行，只要钢铁托拉斯扬起鞭子，地方当局和高等公民就会放出如潮的证词“洗白”罪行，就算少数够胆站出来的工人作证，也没人理会。下面这件事又该如何看待呢？

在调查罢工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龚帕斯作证说，几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莫内森的一次组织活动中，劳联组织者杰斐逊·皮尔斯（Jefferson D. Pierce）被钢铁托拉斯的暴徒殴打，重伤不治。龚帕

斯说的是事实。但第二天，加里向同一个委员会作证时，出示了皮尔斯儿子的宣誓证词，部分如下：

我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州莫内森受伤的那一晚，我跟他在一起。我想强调一点，他的伤不是由任何与美国钢铁公司有关的人造成的。相反，是一个外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人干的，此人被派来制造麻烦，因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当时要搞组织。我想再次强调，本人反对龚帕斯先生的说法，我父亲的伤不是由美国钢铁公司相关人员造成的。

在接受询问时，加里还说漏嘴，说皮尔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钢铁公司的子公司——美国钢铁与线材公司里当工人。

幸好，在钢铁罢工中，有人拍下了州警施暴的证据，钢铁托拉斯最好的讼棍也无法狡辩。照片上是州警蓄意袭击德雷塞尔先生的画面。德雷塞尔是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的迪克森街 532 号（侨民区）的旅店老板。我引用了他的证词：

本人鲁道夫·德雷塞尔住在上述地址，自愿作出这一声明，没有受任何人指使。9 月 23 日，我正站在旅店门口，我的朋友阿道夫·库恩蒙德为了私事来拜访我。当我和朋友像照片中那样站在一起时，在霍姆斯特德执勤的一名州警从迪克森街骑马过来，他在街上骑来骑去几趟之后，故意在我面前停下，要求我走起来。我没反应过来，就被州警打了。（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名警察的态度，他正拿棍子在威胁我。）

我跟朋友跑到店里，几分钟后我的朋友从门口往外看了一眼。警察立即对他提出指控，由于骑马没法进店，他下了马，走进我的店里。

朋友刚才看到我被打，吓坏了，躲进了店里的一间房。州警带着一名同事走进房间，不给任何理由和说法，打了我的朋友，逮捕了他。我出席了镇长麦奎尔主持的听证会，那名警察没有提供证词，他压根儿不在场。镇长先生问我朋友为什么被逮捕，朋友就提到了我，因为朋友也摸不着头脑。镇长马上吆喝：“我没工夫听你的证人。”我朋友被罚款 10 美元，交了 25 美元，找回了 15.45 美元。

州警平白无故派驻平静的钢铁镇，唯一目的就是威吓罢工者。10 月 6 日，布拉多克的地方议会发生了下面这件轶事：

维罗斯基（县警探兼议员）：主席先生，本镇的公民想知道，是谁把州警招来布拉多克，驻扎下来的。他们疏忽职守，在大街上巡逻，还一直带着武器。

霍尔茨曼（议会主席）：我肯定不知道是谁叫他们进城的，我要是镇长，肯定会弄清楚，因为这个地方不想要，也不需要州警。

维罗斯基：好吧，那么镇长先生可能有些眉目。

卡拉汉（镇长）：这个问题也叫我吃惊，我一点都不清楚是谁下令州警来的。

州警来之前，布拉多克一切都好。然后麻烦接踵而至。每个地方都是这样。这帮人的到来，总是意味着“出现暴动”，以及对罢

工者的大肆殴打、射杀、监禁。

人们对州警的勇敢和效率交口称赞，因为区区几百州警，零星部署在几十个镇，搞定了成千上万的罢工者。但这份荣誉他们可担不起。镇压罢工者的武装力量中，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比方说，一座钢铁城镇在罢工期间，通常有几十名州警，配上三四千治安队员、公司私兵等等。后几类持枪歹徒才是镇压力量的主体，州警不过充当别动队，干的是脏活儿——骚扰敌人，在街上和居民家中肃清罢工者，以此破坏罢工。他们台上走秀，而公司的打手藏在幕后。

州警为非作歹时，无所忌惮，因为背后有庞大的武装团伙，只要工人胆敢反抗，就赶来给州警助阵。另外，州警知道自己权力无边，做过头也没事，因为州里的最高长官——更不用说地方法院和各级当局——都是大靠山。他们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只要事关工人权利。州警很明白，工会领导人不让罢工者报复。州警很少在劫掠中受伤，但偶尔会把受害者逼到绝境，殃及自身。

比方说，宾夕法尼亚州的法雷尔发生了一场战斗，造成两名罢工者死亡，十人重伤。几天后，那里的分会书记科茨前往俄亥俄州开会，在路上，乘坐的卡车翻倒了，他失去了意识。科茨在沙伦的一家医院醒来，旁边的床位是六个“哥萨克”，他们曾在法雷尔挑起了暴动，然后受了伤。公众对他们的伤势一无所知。隐瞒这些事实，显然是为了保持“哥萨克”“不可战胜”的名声。但作为报复，他们会“扳回一分”，伤害和激怒更多的工人。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有一天，在我国的劳资纠纷中，州警不再蓄意恐吓挑起工人的骚乱，那倒是怪事。但工会可不会老是像钢铁罢工中那样，有本事在粗暴的挑衅面前，始终让工人保持克制。

“哥萨克”威吓宾州的钢铁城镇时，与他们狼狈为奸的，是没那么在行，但同样歹毒的公司私兵、枪手、治安队之流，其中许多是退伍军人，穿着军装镇压罢工。除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市镇警察也好不到哪儿去。治安法官毫无例外在背后助纣为虐。说白了，西宾州的所有“法律和秩序”力量，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都和无数的国家机器一样，在为它们的主子——钢铁托拉斯的利益效劳。

许多武装分子是杀人不眨眼的罪犯，从大城市的阴沟洞里搜罗出来的流氓渣滓，这些人用大老板加里的“企业精神”粉碎了真正的美国精神。他们趁着罢工浑水摸鱼，仗着手上的权力大肆偷抢，无恶不作。他们穿着美国军服，带着治安队的徽章，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打劫罢工者。敢于抗议的人，不被打一顿关起来，再以“扰乱秩序”的罪名罚款，就算走运了。罢工委员会有许多类似的记录。更糟糕的是，不止一名罢工者在牢里被抢过财物。工人被关进去之后，随身的自由公债和现金经常不翼而飞。丢掉手表、刀子等物品，也是常有的事。

搞罢工纠察就别想了，虽然与罢工者被剥夺的各类自由一样，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和法院判决，纠察在理论上是允许的。敢这么做的罢工者一般先挨顿毒打，再抓起来。甚至事实上剥夺了罢工权。当时的惯例是，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几名市镇警察和公司私兵闯入某人家里，勒令他回去上班。要是工人拒绝，就抓起来，以“扰乱秩序”的罪名罚款 25 至 100 美元。接着，要是他答应当工贼，就把钱还给他。这种事不止一次，而是几十、上百次上演。这种事儿遍地都是。在莫内森，州警和各类“治安官”经常在厂门口围捕罢工者。同意回去上工的人没事，其他人关起来。许多人关

在没有灯光的旧楼里过夜，不时受到威胁——如果不当工贼，明天一早就要绞死。这是很能唬人的，因为罢工者大都是侨民，对自己的合法权利所知甚少，他们有理由觉得，州警和武装暴徒什么事都干得出。匹兹堡的警局法庭询问最多的问题是“你在上班吗？”能证明自己是工贼的人，当庭释放。承认自己在罢工的人，审都不用审，直接就判有罪。在此地，工贼是守法公民，罢工者是罪犯¹。

法院在罢工者伸张正义的路上，布下了重重障碍。在一些镇上，就算工人找得到律师，上了法庭也得不到任何礼遇。辩方的提问权利被剥夺，得不到必要的上诉文件。有时候，还强制他们离开法庭。罗（Roe）律师在麦基史波特被捕，因为他在一个私人场所与十几名罢工者商谈。罢工者要交更多的保释金，因微不足道的指控而被可耻地罚款，要辩驳这些指控，又往往会被剥夺传唤证人的权利。下面引用国际木工工会前主席 J.G. 布朗（J. G. Brown）的报告，他曾是匹兹堡地区的总组织者，后来担任全国委员会法律事务负责人，这份报告将说明这一情况及其中某些原因：

……第二天发生了罢工。监狱里塞满了被捕的罢工者。匹兹堡的苏豪区尤其如此，那里是国家管道公司和琼斯与劳克林公司的入口处。下午，两名在那一带街上走动的组织者被投进监狱，被指控为“可疑人员”，还不能交保释金。我们得到的说法是，只有警察局长才有权决定保释。可我们找不到他人。说实话，两人被捕的消息上了报，

¹ 突然想到，这阵子在看美剧《火线》（The Wire），才知道审判、法庭、指控、治安法官这些词，在美国是什么概念。这部剧的节奏很慢，表面上讲警匪故事，实则是社会改良的写实。尤其第一季的十一集，绝了。——中译者注

外边才得知这回事。他俩无法联系朋友或律师。最后，布伦南律师找到警察局长，为两人办理了保释。

工人决定行使纠察权——这是州法律允许的——挑选了一队人，选出了队长，驻扎在苏豪的工厂门口。工人刚到那里，就被送进了监狱。监狱里早已人满为患。许多人被控“扰乱秩序”。一些人被警告“再不回头没好果子吃”，还给所有人都放了话：“赶紧回去上班”。

在苏豪区，许多妇女和年轻女孩都是警察暴行的受害者。那一块只有市镇警察，州警一般不冒头。出人意料的是，苏豪区警察的野蛮程度毫不逊色。匹兹堡劳工委员会试图让市议会展开调查，但无济于事。

罢工平息后不久，匹兹堡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新闻，说是国家管道公司“慰劳”苏豪区的市镇警察每人一百五十美元。琼斯与劳克林公司也给了某个数。或许这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地区的司法制度瞎成这个样子。

莫农加希拉河的另一边，琼斯与劳克林公司拥有大片厂房，当地的警察同样糟糕，警察局长甚至更坏。这位局长是当地的老大。匹兹堡的报纸说道，警察局长彼得·沃尔什已经申请从匹兹堡警队领半薪退休，接受了琼斯与克劳林公司的工厂警备队长一职。据报道，他的退休金每年有一千八百美元。人们普遍认为，沃尔什新职位的年薪要达到五千美元……中央劳工代表会正尽力调查此事，但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工人派出一个委员会，要求匹兹堡市长巴布科克调查此事，这

位可敬的绅士拒绝了。他承认，钢铁公司的做法不妥。这些钱应该交给养老基金，而不是给少数人。但既来之则安之，声张此事对匹兹堡的名声没好处。市长说，为了防止腐败，他会禁止工会犒劳警察和钢铁区的公职人员。

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纠集州警和庞大的非法武装；收买与恐吓市、县、州、联邦官员与警察；法庭的闹剧——一切皆是镇压钢铁工人罢工的手段，为使劳动过度、收入过低的劳苦大众深陷奴役的泥潭。而这些滔天罪行假借的，正是勇武美国精神的名义。



九. 争取和解

全国产业大会——参议院委员会——“革命书籍”——马
戈利斯案——世界教派间联合运动

10月6日，全国产业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由威尔逊总统召集，旨在解决国内工人面临的困难。总统曾要求工人推迟罢工，等待大会的决议。这是一场三方会议，资本、劳工、公众人物都有代表出席。当然，会议没有强制效力。议程规定，不仅是程序上的问题，所有采取的行动都要得到三方的认可。各方以与会成员的多数意见为准。

会议在紧张局面下召开。钢铁业几近瘫痪，矿工也要发动全国总罢工，铁路工人怒火正炽。各大重要产业的工人都要求改善条件。资本和工人前所未有地针锋相对。两方似乎决心一战。资本渴望报复，想把工人从战时赢得的有利地位上赶走，而工人决心捍卫拥有的一切，争取更多收入，抵消飞涨的生活成本。美国正行走在一场“产业战争”的边缘。

从一开始，会议的试金石，即衡量其决心的标准，就是钢铁罢工。显然，对于钢铁罢工的态度将决定会议的基本方针。与会各方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有人不乐意。塞缪尔·龚帕斯带队的劳工代表团，根据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事先安排，提出了以下决议，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鉴于美国钢铁业目前的全国性罢工，不仅影响到直接的参与者，还扰乱了整个产业生活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并且

鉴于本次会议是为缓和产业矛盾，使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更好关系之故，并且

鉴于有组织的工人表达了真诚合理的愿望，亟盼有助于大会立即解决悬而未决的重大产业冲突，因此

决议：与会各方各选出两人，由这六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把钢铁业雇主与雇员的现有分歧，交由委员会裁决。在这一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前，本会议要求相关工人返回工作岗位，雇主一并安排他们恢复原职。

这项决议引起了反动老板的强烈反对，以加里为首（讽刺的是，加里作为“公众人物”的代表与小约翰·洛克菲勒一同出席）的一伙人，坚持要求会议无视钢铁罢工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说法，会议目的不是解决现有的争端，而是制订原则和方案，便于今后防止类似争端。最后，工会代表们看到，如果坚持这份决议，会议肯定不欢而散，便暂时搁置了它，提交了以下内容：

应一视同仁，承认雇佣劳动者有权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能够提出自己的代表，与雇主就工资、工时、劳动关系及状况进行谈判和协商。

这样一个温和的建议，在任何国家的类似会议上，都不会受到

严肃的反对。放在欧洲的话，这个提议甚至过于保守了。以英国为例，不列颠产业大会最近通过了如下决议：

雇主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谈判基础，正如国内主要行业的现状，应是一方面接受雇主的组织，另一方面接受工会为劳工的组织，全权代表成员发言与行动。

而我们边上的加拿大，几个月前就有了这种进步的理念：

一言蔽之，任何雇主不得再剥夺员工的组织权。既然雇主们宣称自己有组织权，工人也不否认这一组织权，那么，雇主没有理由不承认员工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仅应该给予雇员组织权，眼光长远的雇主也会承认这一组织，并在所有涉及员工利益的问题上，与被公平选为全体员工正式代表的这一组织进行协商。

但加里一伙人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声誉。美国还是不是一个进步、热爱自由的国家，那帮人无所谓。他们有自己的特权，打算不惜一切代价行使特权。他们能随心所欲组织起来，挑选代表，却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剥夺了工人的权利。因此，他们否决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同时也否决了解决钢铁罢工的提议。老板们坚持自己的绝对统治。

这样大会是开不下去的。会议不肯面对钢铁罢工的重大问题，表明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产业冲突。工人被公然剥夺了基本的组织权，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因此，工人代表采取了唯一正

直的做法：退出大会，让这场无意义的闹剧见鬼去。龚帕斯在最后的发言中说道：

先生们，我已经在这次会议上退而再退。而你们已经通过行动——老板集团的行动——把我们逐出了这场会议。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非常遗憾，我们无法问心无愧地在这里多待一刻。我们对工人们，以及靠他们养活的人负有责任，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就这样，要求钢铁工人寄予厚望的会议，不光彩地结束了。即使工人有强大的组织，产业完全停摆了，他们还是不肯让步。那么，如果罢工在当时推迟了，情况会如何呢？工人队伍将惨遭重创，一半的人自发罢工，另一半满不情愿地开工——他们是无助的，想罢工都不成，任由老板摆布。如果有人觉得，老板不会在会议上给钢铁工人致命一击，那他真是个乐观主义者。钢铁罢工是一场正直的战斗，是工人的光荣失败。它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为了命运多舛的产业大会而推迟罢工，那会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工人的事业要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

9月23日，在罢工的白热化阶段，参议院通过一项议程，指示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调查钢铁罢工，尽快向参议院提交报告。因此，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在华盛顿和匹兹堡举行了会议，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的证词。它的主要成员有参议员凯尼恩¹（委员会主席）、麦凯

¹ 威廉·斯夸尔·凯尼恩（William Squire Kenyon，1869年6月10日——1933年9月9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892—1896年任艾奥瓦州韦伯斯特县检察官。1900—1902年任艾奥瓦州第十一司法区地方法院法官。1904—1908年任艾奥瓦

勒¹、沃尔什²（马萨诸塞州）、斯特林³、菲普斯⁴。

萨缪尔·龚帕斯、约翰·菲茨帕特里克、M.F.泰伊等许多组织者和罢工者代表工人做了证，不厌其烦地说明了工人的诉求。代表钢铁公司的人，照旧是那帮工贼和公司高管、老奸巨猾的市政官员和钢铁镇商人。头号证人是加里，他老人家给钢铁业树了个典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个莽撞的小角色，“独立公司”的人都没有向委员会申辩。他们对主子——美国钢铁公司唯命是从。

加里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证人。对加里来说，像贝尔那样鼓吹“天赋权利”，或是学范德比尔特咒骂“去他奶奶的公众”⁵，都是虚张

州铁路顾问。1908—1910年任俄亥俄河北全线铁路总法律顾问。1910—1911年任司法部部长助理。1911—1922年任参议院议员。1922—1933年任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中译者注

¹ 肯尼思·道格拉斯·麦凯勒(Kenneth Douglas McKellar, 1869年1月29日——1957年10月25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1—1917年任众议院议员。191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5—1947年、1949—1953年任临时议长。1953年在连任失败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² 托马斯·詹姆斯·沃尔什(Thomas James Walsh, 1859年6月12日——1933年3月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3—1933年任参议院议员。1933年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名为司法部长，3月2日在乘火车赴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途中中毒身亡，多认为是被新婚妻子毒死的。——中译者注

³ 托马斯·斯特林(Thomas Sterling, 1851年2月21日——1930年8月26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875—1877年任伊利诺伊州贝门特学校校长。1880—1881年任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检察官。1886—1888年任南达科他州平斯克县检察官。1889—1890年任南达科他州制宪会议议员。1890—1901年任南达科他州参议院议员。1901—1911年任南达科他大学法学院院长。1913—1925年任参议院议员。1924年在共和党初选中落败，未能竞逐连任。——中译者注

⁴ 劳伦斯·考尔·菲普斯(Lawrence Cowle Phipps, 1862年8月30日——1958年3月1日)，美国共和党政客。早年长期在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作，并担任第一副总裁至1901年。1917—1918年任科罗拉多州纳税人保护联盟主席。1919—1931年任参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⁵ 乔治·弗雷德里克·贝尔(George Frederick Baer, 1842—1914)是美国律师，曾在

声势，太落伍了。加里用的是“摩登”办法——大肆误导和欺骗公众，以掩盖对工人的铁拳。他老练圆滑、彬彬有礼、能说会道，还是个爱国者。他把钢铁业描绘成产业天堂，把美国钢铁公司说成慈善机构，甚至说自己怀抱革新志向，领导着工会运动。

加里先生在听证会上，又阐述了自己对“开门制度”、工会由少数人统治等等的奇思妙想，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不必再谈。我们提到加里的证词，只为说明范尼·塞琳思夫人之死的真相，而他是那样急于为钢铁托拉斯洗脱罪名。

范尼·塞琳思夫人是美国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在阿勒格尼河沿岸以反工会而臭名昭著的“黑谷区”活动。她是一位能干的演说者，拥有无尽的勇气、精力、激情和理想主义。她也是干练的工人。在她的努力下，这一艰苦地区成千上万的矿工和杂工都组织起来了。当地工人运动的精神之高涨、进展之巨大，在宾夕法尼亚首屈一指，而她又是当地工人运动的主心骨。当钢铁工人运动开始时，塞琳思夫人全身心投入其中，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要说美国钢铁公司在范德格里夫、里奇堡、新肯辛顿的大工厂，以及所谓“独立”的阿勒格尼与西潘恩钢铁公司在布拉肯里奇的工厂，这些厂里都建起了工会，没有人比她的贡献更大。她在运动中的成果，比任何一位组织者都要突出。

塞琳思夫人为劳苦大众所做的出色工作，令蒙昧的黑谷区老板们痛恨不已，公开威胁要“做掉”她。1919年8月26日，机会来

代表矿主与工会谈判时宣称，矿主“控制企业利益是神赐的权利”；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 1821—1885）是铁路巨头，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关掉一段对公众很便利的路线，他回答说：“去他奶奶的公众！谁叫他们不肯多交钱。”——中译者注

了，她遭到最冷血、最卑怯的谋杀。

当时，阿勒格尼煤炭与焦炭公司的矿工正在西纳特罗纳罢工。矿场位于阿勒格尼钢铁公司的厂区，为炼钢提供燃料。一切井然有序。突然，十几名醉醺醺的治安队员赶来对付罢工，在一名矿场经理的带领下，突然冲向纠察线，边跑边开枪。约瑟夫·斯特热列茨基（Joseph Strzelecki）中枪倒地，受了致命伤。旁边的塞琳思夫人立马冲上前，把一些孩子带离险境，然后返回现场，恳求还在用棍棒殴打地上的斯特热列茨基的治安队，不要把人打死了。9月20日的芝加哥《新多数派》报道了当时的情况：

——，矿上的人夺过一根棍子，把那女人一棍打翻。

那里不是公司的领地。那个地方，正好是在塞琳思夫人一位友人的篱笆外面。

她站起来，拖着身子朝门口走去。

——大喊：“杀了那个——！”

开了三枪，枪枪命中。

她倒在地上，——喊道：“给她补一枪！”

治安队员——站在一动不动的尸体边上，枪口朝下，目不斜视，对着不会动弹的尸体开枪。

一辆待命的卡车很快开了过来，老矿工的尸体被扔了上去。塞琳思夫人被抓着脚后跟拖上卡车。在她被扔到车上之前，一名治安队员抄起棍子，在一众男女老少的眼前，把她的头骨打碎了。人们在持枪者的面前，只好无力地沉默着。那个治安队员捡起女帽，戴在头上，跳了个舞步，然后对人群说：“现在我是塞琳思夫人了。”

高贵的范尼·塞琳思就这样死去了：被所谓的“治安官”从背后射杀。她享年四十九岁，是一位祖母，也是一位母亲，而她的儿子为了“给民主保驾护航”牺牲在了法国。

许多人目睹了这场骇人的谋杀。在报纸上，众多讲坛上，都公开提到了凶手的名字。然而，没有人为这一罪行受到惩罚。证人被偷偷赶走，要么受到恐吓，闭上了嘴。照钢铁托拉斯的作风，这件事被掩盖了。几名治安队员被捕，但很快放出来了，交的保释金要比因纠察被捕的罢工者还少。后来，这些人都无罪开释了。

塞琳思夫人在罢工的节骨眼遇害，让大家深为痛苦。不论如何，每位钢铁工人都认为，这名勇于献身的夫人是自身事业的殉道者。



1919年8月26日，工会组织者范妮·塞琳思夫人在宾夕法尼亚州西纳特罗纳被钢铁托拉斯的枪手杀害。

11月8日，参议院听证会结束后，公开了报告。这份报告混杂了进步与反动。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承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八小

时工作制方面，它是公正的，符合实情，尽管讲得很含糊。但在其它方面，它对工人的事业不公正，甚至非常荒唐。首先，它把未能推迟罢工的全部责任推给了工会，完全无视这一明确的事实：钢铁公司疯狂地开除工人，工会再不罢工就会被消灭。此外，报告完全无视了工人饱含苦痛的申诉：他们因加入工会而被解雇。加里矢口否认，还说什么委员会关心的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而有几十个工人作了证（必要的话还能找出几千个）：他完全在扯谎。钢铁托拉斯的其它暴行，如压制言论与集会自由等，都一笔带过。而他空口无凭的住房和员工福利等美德，却备受赞誉。

没有哪里的工人受老板的野蛮掠夺和剥削，比钢铁业更甚了。最近在布鲁克林会议上，全国战时劳动委员会的前主席巴塞爾·曼利（Basil Manly）指出钢铁业攫取暴利，引用财政部报告第 367 页，表明一家钢铁公司在 1917 年以 5000 美元的资本“挣得”14,549,952 美元，利润率为 290,999%。由于报告有意略去细节，我们无法了解是哪家公司，以及它是怎么大发横财的。在同一页上，另有一家利润率为 20,180% 的钢铁公司。谈到钢铁公司的报表时，曼利先生提到，这些报表乱七八糟，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因此，我无法根据财政部的数字给出钢铁公司的纯利润，但根据公司的报告，我可以说，1916 年和 1917 年这两年，钢铁公司的纯利润，偿付了债券利息，扣除了军用特种设备的各项费用后，达到了 888,931,511 美元。这比钢铁公司的总资本（868,583,600 美元）还多两千万美元。换句话说，在 1916 年和 1917 年，钢铁公司的每一美元资本都能得到相对应的利润。应当记住，当钢铁公司成立时，

总价五亿美元的普通股只不过徒有虚名。

其它钢铁公司也差不多，甚至捞得更狠。杰特·劳克（W. Jett Lauck）代表铁路工人向美国铁路劳工委员会提交的数字（1920年5月19日 A.P.快讯）表明，1916—18年间，伯利恒钢铁公司“挣得”年均2900万美元的利润，六倍于战前的平均利润。1916年，公司的利润达到了资本的146%。我们在约翰斯顿的“老朋友”坎布里亚钢铁公司在1916—17年间，以4500万美元的资本取得5000万美元的利润。而卡拉瓦纳钢铁、共和钢铁、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琼斯与劳克斯、坩埚公司等等，都取得了类似的成绩。

无用的、不事生产的人能轻易把数百万收入囊中，而真正把这个产业开动起来的广大工人，只有每小时42至48美分的微薄工资。罢工前一年，生活成本飞涨，但工人的工资却原地踏步。然而，参议院委员会的眼里没有工人的诉求，看不到一点不公正。报告第10页有一句惊人的声明：“工资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42美分的时薪，都不够给这些自鸣得意、衣食无忧的先生抽根雪茄。而他们的结论却是，这点钱够钢铁工人养家糊口了。

当然了，提高工资是罢工者的主要要求，尽管参议院委员会并不了解这一点¹。钢铁工人非常需要钱。不过，罢工还没有结束时，美国钢铁公司就给非技术工人涨了10%的工资（不久后，独立公司

¹ 似乎这个委员会连许多大事都没听说。例如，我在证词中提到莱斯特·沃德（Lester F. Ward）时，斯特林参议员无知地问他是谁。他显然没听说过这位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此人也许是西半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者，受全世界的学术人士尊敬。更不可原谅的是，斯特林先生在华盛顿就职的时候，沃德教授正在那里进行他的杰出研究。对于这位如此标榜自己美国精神的人来说，不熟悉这位伟大的本土学者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原注

也是如此)，还答应对自己大肆鼓吹的少数高薪人员“适当（向下）调整工资”。

钢铁托拉斯破坏罢工的一个策略，就是把它描绘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扑灭的“革命”火苗，让罢工失去公众的同情。在当时，公众舆论非常反感一切带有激进色彩的事物，反动报纸抹黑钢铁罢工是很容易的，毕竟它们早就东拉西扯地诽谤过矿工和铁路工人的运动了。报纸经常用来攻击钢铁罢工的武器是一本几乎被遗忘的小册子《工团主义》（Syndicalism），是厄尔·C·福特（Earl C. Ford）同我在八年前写的。

在整场听证会期间，参议员们都偏听偏信钢铁托拉斯的说辞，要知道参议院委员会的五人中，一人是钢铁大亨，三人是典型的右翼保守分子。他们对“革命书籍”大做文章，故意让报纸炒作。委员会把我传了去，一脸凶相命我解释书的内容。我回答说，钢铁工人运动是严格按照工会原则进行的，受全国委员会监督，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为二十四家国际工会的主席。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书记，我必须在他们和几十位组织者——更不要说劳联高层——的密切监督下工作。这帮工会活动家很喜欢刺探和打压队伍中的出头鸟和不听话的刺头，但也没从我这儿挑出毛病。过去一年中，钢铁公司和司法部门的密探和线人一直在追查我，同样找不出我在运动中说过哪句话，做过哪件事，写过哪行字是违反工会规定的。我辩解道，我的个人想法并不重要，因为这与组织工作或罢工并无关系。

然而，全国都在搜查激进分子，参议员一伙也嗅到了血腥味。他们要一查到底，坚持要我对雇佣劳动、国家、道德、爱国主义、婚姻等问题发表意见。为了保护受罢工影响的两百万男女老少的利益，最终我表示，如果把无良媒体（它们必然会歪曲我的话）赶出

现场，我乐意向参议员们坦白我对任何问题的看法。但就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公正，他们都不肯给予钢铁工人及其家人。“秃鹫”报纸想吃工人的肉，而参议员很乐意喂给它，丝毫不理睬我的抗议和预言。我不得不屈服。街上叫卖的新一期报纸，证实了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的回答遭到歪曲，让我本人和运动都陷入麻烦。

然后是马戈利斯一案。我指控它是对钢铁罢工的栽赃陷害。钢铁托拉斯要给自己的说辞——罢工是文明之敌策划的一场绝望的革命政变——找到证据，一本八年前的小册子肯定不够。必须树个靶子，编一套阴谋。因此，参议院委员会让马戈利斯先生当了替罪羊。马戈利斯先生是匹兹堡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律师，曾作为多个工会的顾问而享有盛名，在“工运界”也交往广泛。参议院委员会选中了他，说他在我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下，组织了罢工背后的真正力量——世界产业工人联盟¹、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

其实，马戈利斯与组织运动或罢工的政策和活动，没有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他跟罢工委员会搭不上半点儿边。在整场运动中，他都没有在钢铁工人的工会会议上发过言。如果说，马戈利斯在一些激进报纸上写过文章，在扬斯敦的俄国工人大会上发过言，公开支持罢工，那完全是他作为同情者的个人行为。马戈利斯在证

¹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于1905年6月在芝加哥成立，它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中译者注

人席上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匹兹堡的每一位工会干部都知道，这才是事实。负责调查的参议员们心里也清楚。但他们想把马戈利斯描绘为“大魔头”，想借他的激进名声，为了钢铁托拉斯的利益，给自己苦心经营的阴谋论添油加醋。

在最终报告中，参议员继续捕风捉影。听证会上也是这样。他们无视关键证词——运动只是工会性质的，而强调工会压根儿不是工会活动。他们把世界产业工会的某个无名小卒说成是强大的罢工领袖，把普通的来往解读成“革命密谋”。他们毫无依据地提出怀疑，给恶毒的报纸留下话柄。

虽然参议院委员会对公众在罢工中遭受的痛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还主张建立一个产业法庭防止此类事件，但参议员们仍未提出任何结束钢铁罢工的办法，看起来他们不担心钢铁罢工进行到底。在一次听证会上，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同意仲裁，但遭到加里的断然拒绝。加里先生的愿望往往能对参议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事情就顺了他的意思。

1919年10月1—3日，世界教派间运动（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召开了全国大会，通过了全面调查钢铁罢工的决议，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公众话题。按照这项决议，劳资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由全国举足轻重的教会人士组成，弗朗西斯·麦康奈尔主教¹（卫理公会）任主席、丹尼尔·波林博士²（福音派）任副主席、约翰·麦

¹ 弗朗西斯·约翰·麦康奈尔（Francis John McConnell，1871年8月18日——1953年8月18日），美国天主教哲学家。曾于1909—1912年任迪堡大学校长。

1912—1953年任卫理公会主教。——中译者注

² 丹尼尔·阿尔弗雷德·波林（Daniel Alfred Poling，1884年11月30日——1968年

克道尔博士（John McDowell，长老会）、弗雷德·贝内特夫人（Fred Bennett，外国传教士会）、尼古拉斯·范德皮尔博士（Nicholas Van Der Pyl，公理会）、阿尔瓦·泰勒博士（Alva W. Taylor，门徒会）、吉奥·科尔曼先生（Geo. W. Coleman，浸信会）任委员。

为了让专人处理数据，劳资关系委员会得到了纽约产业调查局的帮助，后者不仅参与调查，还同各大科学机构合作，组织了一支实地调查团队，主要成员有乔治·索尔先生¹、大卫·萨波斯先生²、玛丽安·萨维奇小姐（Marian D. Savage）、玛丽恩·维斯哈特先生（Marion K. Wischart）、罗伯特·李特尔先生（Robert Littell）。纽约产业调查局的希伯·布兰肯霍恩³先生负责实地工作，后任调查委

2月7日），美国牧师。1906年起成为福音派牧师。1912年参加禁酒运动，并代表禁酒党参加了总统选举。一战期间入伍，在法国作战。1927年起长期担任《基督教先驱报》编辑。二战期间支持美国参战，并鼓励发明原子弹。战后支持政教分离。1952年获杜鲁门委任为调查政府税务丑闻的调查员。1960年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1968年去世。——中译者注

¹ 小乔治·亨利·索尔（George Henry Soule Jr., 1887年6月11日——1970年4月14日），美国记者、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1914—1918年任《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杂志编辑。1919年起任《纽约晚报》社论作家。1920年创立劳工局，曾任劳工局局长。1970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戴维·约瑟夫·萨波斯（David Joseph Saposs, 1886年2月22日——1968年11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劳工历史学家。早年在啤酒厂工作，并担任啤酒厂工会车间代表。1915年获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参与报道钢铁工人大罢工，并担任联合服装工人工会教育主任。1920—1922年任劳工局经济顾问。1935—1940年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是反共左派领袖。1940—1942年任白官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厅顾问。1945—1946年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人力部报告和统一办公厅主任。1946—1947年任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专员特别助理。1948—1952年任美国经济合作署欧洲劳工处特别顾问。1954年在联邦政府退休，转而任教。1965年在大学退休。——中译者注

³ 希伯·布兰肯霍恩（Heber Blankenhorn, 1884年3月26日——1956年1月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1910年进入《纽约晚报》工作，报道劳工活动。一战期间在法国担任宣传专家。1919年参加了钢铁工人大罢工。1935年参与起

员会书记。这一委员会在匹兹堡、芝加哥等钢铁中心都举行了听证会。

世界教派间运动自称代表了数百万有组织的美国新教徒，如果所言不虚，那么它在美国是一个极为体面的保守组织。然而，当它踏出调查这一步，踩到钢铁托拉斯的脚趾时，很快发现自己“也是”革命者了。谣言持续不断，广为传播，甚至见诸报纸，说他们的调查员是“布尔什维克”、教派间运动里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极大阻碍了调查，尤其是老板这边的求证工作。后来，运动不得不威胁起诉，迫使一个专事造谣的商业机构闭嘴。最后谣言不攻自破了。而工人这一边，调查就相当顺利了。

调查委员会表现出的科学方法和求实态度——与参议院委员会表现出的敷衍了事、杂乱无章、“讨赤”狂热、对钢铁公司的极度偏袒，形成了鲜明对比——使罢工领导人印象深刻，工会方面就要求调查委员会出面解决罢工问题。按照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章程，它有权力这样做。工人代表认为，必须用尽一切手段达成和解，如果强大的教派间运动出一份力，就有希望让加里先生回心转意。

因此，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向布兰肯霍恩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罢工的方案。但布兰肯霍恩先生认为劳资关系委员会代表的不仅是罢工者，以独立立场展开行动可能更好些，便提交了以下方案，得到了全国委员会采纳：

一．（劳资关系委员会）代表全体钢铁工人进行调解，
包括正在罢工和已经复工的工人。

草《全国劳资关系法案》，并曾任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和拉福莱特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再次入伍，在心理战小组工作。1956年去世。——中译者注

二．调解的目的应当是在钢铁业设立新的协议，而不仅仅是结束罢工。

三．只有在和解的前提下，才能提出结束罢工。

12月1日，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通过这一方案。接下来发生的事，记在笔者的一份正式声明中：

12月5日，劳资关系委员会的麦康奈尔主教、波林博士、麦克道尔博士三人前去拜访加里先生，此行是为了：首先，明确加里是否接受委员会的调解；其次，提出调解方案，要求雇主接受这一方案；最后，下令工人复工，罢工领导人停止动员，由委员会设立一个常驻的调解机构，以便钢铁业的雇主和雇员之间进行商谈。本委员会认为，罢工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格外让步，雇主若不接受调解方案，必须给出合理说明。

加里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委员会，在详细盘问之后——加里自称收到“匿名”报告，说委员会里有“布尔什维克”——刚听了委员会方案的第一条，便立即表示拒绝任何的仲裁和调解。因此，委员会没有机会把具体方案告诉他，也没有告诉加里，罢工者决定如何让步。但加里先生非常清楚，接受调解意味着工人将立即复工。

加里先生的拒绝理由是，任何与罢工工人代表的交易，都等同于接受“关门制度”、苏维埃主义、强行分配财产。加里先生说，如果委员会代表复工人员，那些人并无不满；如果委员会代表未复工人员，那些人是激进的赤

色分子，工厂不要他们。他还说，美国钢铁公司绝不谈判。

本委员会以极大的耐心和坚持，向他提出了调解的可行性。而加里一点都听不进去。

因此，委员会认为需要另寻他法，向全国委员会提交了以下内容：

1919 年 12 月 6 日

致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的备忘录：

世界教派间运动为调查钢铁罢工设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于 12 月 2 日收到一封标有“机密”的信函，内容关于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正式行动，由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和福斯特先生签署。

12 月 5 日，本委员会与加里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非正式会面，我方提议为钢铁业的劳资关系建立新的基础，结束罢工将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我方提出担任调解人，代表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的领导人准备命令工人复工，结束现状——及已经复工但对现状仍然不满的工人，与加里先生交涉。

加里先生拒绝与教会代表商谈，理由是仍在厂外的（工人）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工厂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能回厂。

至于已经复工的工人，加里先生说，工人都很满意，“没有任何问题”。

调查委员会主席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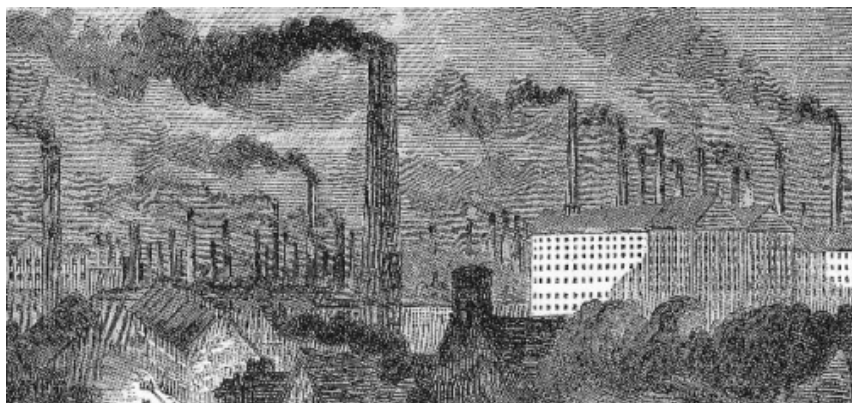
致以诚意，

希伯·布兰肯霍恩

在本书付印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提议尚未公布。

这是全国委员会试图解决钢铁业冲突的第六次尝试——暂不提联合协会的擅自行事。这些尝试分别是（一）龚帕斯给加里写信，要求安排一场会谈；（二）全国委员会上门找加里，提出了罢工日期；（三）请求威尔逊总统安排一次会面；（四）工会在全国产业大会上提议，要求大会选出一个仲裁委员会；（五）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仲裁的要求；（六）世界教派间运动的调解。

但一切都白费力气。加里先生奉行的是古往今来一切暴君的做法：不让我统治，我就毁了它。工会已经尽力，别无选择只好应战。



十. 罢工的经过

匹兹堡地区——铁路工人——喉舌报纸——芝加哥地区
——联邦军队开进加里市——扬斯敦地区——联合协会
——克利夫兰——线缆厂罢工——伯利恒工厂——水牛
城与拉卡瓦纳——威灵与斯托本维尔——普埃布洛——
约翰斯顿——“暴民”统治——罢工告终

钢铁大罢工是全国性的，到处都表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尽管如此，各地的具体情况各异。因此，本章有必要提及各地区的特殊事件，使我们对整场运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本章将阐述几个地区的特色，从中总结一些经验。

在匹兹堡地区，由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和罢工的发动遇到了极大困难，罢工不如别的地方那么彻底。相当多的工人，尤其是技术工种，仍然在上工。工厂勉强运行着，至少能装出开工的样子。情况糟透了，因为匹兹堡是工业中心，也是罢工的战略中心，就算是罢工后，公司还能用当地工厂生产钢铁挣大钱。另一方面，全国委员会已经不遗余力地让 75% 的钢铁工人罢工了。但官方禁止了集会和纠察，我们无法直接接触继续上班的工人。解开局面的钥匙掌握在铁路工人的手中。

几条铁路经过多家钢铁厂，连接了工厂与主干线，如联合铁路和麦基史波特—莫农加希拉线。两条铁路是当地钢铁业的中枢，它

们一罢工，厂子就不得不停工。全国委员会立刻派出组织者深入调查，他们报告说，运输部门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铁路工人跟钢铁公司之间没有合同，也做了行动准备，但还在等自己的工会高层指示。

因此，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与铁路兄弟会的代表开了一次会，说明了情况。对方回答说，他们不论在哪儿都严格遵守合同，除非工厂先罢工，他们的人不会率先行动。至于没有签订合同的线路和车场是否加入罢工，就让这些地方自己决定吧。我们当时说，情况是这样的：工人遍布在四处，光靠自己成不了事的。如果没有工会高层的直接援助与鼓动，工人不可能统一行动。我们尤其要求各大工会都派人到匹兹堡去，让它们在钢铁公司的会员进行罢工投票。它们考虑了好久，也没有下文。直到很久后，机会已经失去了，组织者帕特森（火车司机兼检修工）才被委任发起罢工投票。因此，我们本可以让上述战略线路瘫痪，迫使钢铁业的几家命脉大工厂停工，却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

在所有罢工的地区，钢铁工人都对铁路兄弟会的干部表示失望，这帮干部显然对钢铁工人的事业缺乏同情。一代受尽压迫的钢铁工人，面对前所未有的镇压，拼命向着光明而战，本能地求助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组织有力的工友——铁路工人。后者能轻易提供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同时不必违反合同，可以说毫无风险。我们的主干线铁路工人有政府协议，没法指望他们不装载工贼炼的钢。但按照工会的惯例和道义，他们有许多帮忙的手段，却没这么做。在扬斯敦等地，参加罢工的工厂沿线的铁路工人怨声载道，说自己被无视了，失去了罢工的权利，而且罢工时，铁路工人不在工厂沿线开工的不成文规定也遭到了公然违反。一般来说，

基层铁路工人都非常希望帮助受沉重压迫的钢铁工人，本来可以在各地扶罢工一把，但总是得不到工会高层必要的鼓励与合作。要讲出事实，就得把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记录下来。工人只有坦白承认自己的弱点、错误、失败，老老实实讨论它们，才能够从中学习进步。

不仅要面对眼前的绊脚石，匹兹堡地区的罢工者还要与狡诈的报纸唇枪舌战。我们把报纸叫做“新闻”，可是用错了词。它们只会满口扯谎，假装不偏不倚地报道当前事件，实际上为了老板阶级的利益，仅仅在曲解、篡改、压制事实。整个新闻收集与分发的系统，就是一场巨大的灵魂拍卖。考虑到这一点，大报对钢铁工人采取如此坚决的立场，实在不足为奇。在钢铁产区的任何地方，报纸都坏得很，而匹兹堡的报纸更胜一筹。它们把灵与肉都交给了钢铁托拉斯。

从一开始，匹兹堡的报纸就与钢铁工人过不去。加里先生的每一样诡辩，比如罢工是为了搞“关门制度”¹、为了夺取政权或者革命，报纸都会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报上宣扬种族问题，实则煽动美国人抱团反对“夺走一切”的洋鬼子。报上把钢铁公司的利益说成国家利益，还把当工贼说成“美国精神”。对报纸而言，要证明某个人爱国，那就回工厂上班呗。对罢工者的每一次殴打，都是守法公民膺惩暴民的英勇行为。媒体渲染的罢工“暴乱”都是无中生有。例如，当调查罢工的参议员访问霍姆斯特德工厂时，几个街区外，有工贼在吵架时开了一枪。一小时后，匹兹堡的民众就看到了耸人听闻的头条：“罢工者向参议员开枪”、“暴徒袭击参议院委员

¹ “关门制度”指一家企业只能招收工会会员为员工。——校对者注

会”。即便是又臭又硬的参议员也认为这太夸张了。

为了报复据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发生的“炸弹袭击”，当局突袭了工会总部，逮捕了在场的 101 位罢工者，包括组织者沃尔特·霍奇斯（Walter Hodges），统统指控有罪。由于找不到一点证据，最后他们全都获释了。然后，一直叫嚣工会组织者是暴力狂的《多诺拉先驱报》说出了这段话：

本报认为在美国煽起一场大叛乱也没啥。什么原因呢，因为本周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偌大一支陪审团都对这起炸弹袭击视而不见。也许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犯人交给行刑队，而是交给了心慈手软的陪审团。

但报纸破坏罢工的绝招，却是把罢工的影响说得微乎其微，以此逼工人复工。刚开始，报纸宣称，只有几千名匹兹堡的钢铁工人停下手头工作。接着，报上一连数周都在报道几千人蜂拥回厂的消息，发了整版广告叫工人回去，还带着醒目的标题：“工人返回工厂”、“钢铁罢工失败”、“工厂更有力地开动”、“更多人复工了”等等。很可笑，但一般的匹兹堡市民看不出来。威廉·哈德（Wm. Hard）在 1920 年 2 月的《大都会》上（以反讽的语气）写道：

我说：“福斯特先生，跟你直说吧，我知道你们的罢工自然是泡汤了，但还不止于此，我的消息可比你灵通。我不仅不厌其烦地读了工厂经理的电讯，还保留了剪报。上面把你们的罢工都记下来了。在大多数地方，除了一些外国人，根本没人罢工。后面的几个月里，转眼每天都有

几千人回到工厂。你说罢工者三十万，我不信。我算了算回去工作的人，把每一天的人数加起来，一共四百八十万多一点。所以你（的消息）落后得很厉害。”

即便言论与集会自由受压制，就算面对着“哥萨克”的恐吓、官方的暴政、法庭的闹剧、报纸胡扯的中伤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匹兹堡地区（包括从阿波罗到莫内森，阿勒格尼河到莫农加希拉河沿岸的城镇）的钢铁工人还是打了漂亮的一仗。镇压使他们更加团结。罢工的队伍从未被打破，只是在漫长的过程中被消耗了。老板们盼望的复工潮从未出现。罢工开始时，匹兹堡地区是战线上最薄弱的地方。到最后，它成了钢铁工人最坚实的堡垒。

芝加哥地区的罢工非常顺利，但比别的地方更早败退。因为老板们拿下了印第安纳港和加里市，尤其是加里市的陷落，把芝加哥的整条战线拖垮了。

加里市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西部大本营，自始至终都是芝加哥的主战场。1918年组织运动刚开始时，《加里论坛报》就指责工会鼓吹逃避兵役、抵制自由公债、反对战争。这些谎言写成了一整版的英文社论，登上了一份八页的特刊，用了十六种语言，每种语言各占半页。它们印了几千份，广为传播。类似的攻击也随之而来。钢铁托拉斯疯狂诽谤工会。顺便一提，这也表明钢铁大亨们是如何控制舆论的。

新成立的工会立即抵制了《加里论坛报》。结果是，略为倾向工人的《加里邮报》的发行量一下子翻了一番。然后《加里邮报》

对工人更友善了。据说，一位大银行家把它的编辑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如果报纸不去咬工会，贷款就马上停掉，保证报社一周内倒闭。同一天，《加里邮报》跟着《加里论坛报》对工会开骂了。显然，《加里邮报》的年轻编辑学到了踏入新闻界的第一课。

钢铁托拉斯曾使出浑身解数，不让加里市成立工会。但罢工来临之际，近 97% 的工人丢下了手头工作。刚开始相安无事，但钢铁公司一直在等机会，让加里市的战略性工厂重新开动。10 月 4 日，机会来了，当时罢工者刚刚散会，跟一群回家的工贼起了冲突。在场工人声称，这场争执“不比酒馆里两三个人打架的乱子更大”。这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警察随手就管了。只有一人受伤，还是轻伤。但报纸跳起来大喊“赤匪杀人”，还说医院遍地是伤员。接着，民兵派驻进城。工会提出让七百名退伍工人来维护秩序，但遭到拒绝。后来，民兵往印第安纳港开拔。10 月 6 日，莱昂纳德·伍德将军¹率领一支临时整编的正规军，径直从附近的谢里丹堡来到加里市，立即宣布戒严。钢铁公司这一下掌握了局面，加里市的罢工失败了。

对于联邦军队在加里市胡作非为，人们提出了严厉的指控。约翰·菲茨帕特里克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内容都来自可靠的证人：

¹ 莱昂纳德·伍德（Leonard Wood，1860 年 10 月 9 日——1927 年 8 月 7 日），美国军事家。1884 年获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885 年入伍。后曾为克利夫兰和麦金莱担任私人医生。1898—1899 年任圣地亚哥军事总督。1899—1902 年任古巴总督，在任末期在古巴推行排华运动。1903—1906 年任菲律宾摩洛哥省省长。1906—1908 年任菲律宾师师长。1910—1914 年任陆军参谋长。1914—1917 年任东部军区司令。1919—1921 年任第六军区司令。1921—1927 年任菲律宾总督。1927 年在波士顿去世。——中译者注

我们正受到军事管制，加里市戒严了。士兵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和纠察队员，强令他们劈柴和扫大街。这是侮辱他们，因为军营就在市政厅对面，市民都会路过那里。

看到扫大街都没打垮他们的意志时，就把这些人带到后街，自家和邻居家的孩子都能从窗口看到他们。

这些外国侨民非常尊重法律和权威，尤其是军队的权威，这是受他们出生地的影响。美国钢铁公司利用了这一点。首先，公司名称中的“美国”二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公司是美国政府的，而政府的士兵进了城，就意味着谁妨碍了钢铁公司，都要被驱逐出境或扭送莱文沃斯堡。

然后，厂里的监工带一队士兵到罢工者的家里。士兵在屋前列队，监工再进门。监工告诉这名“约翰”，现在是回去上班的最后机会，要是拒绝，要么进监狱，要么驱逐出境。然后，他把约翰带到窗前，给他看那一排士兵。约翰看了看妻儿，下了决心，自己首先要照顾好家人。反正罢工也是为了家人。于是他穿上外套，回到工厂。然后监工再到下一户人家去，再表演一次。

这种做法加上半夜搜查“赤色”分子的大突袭——在罢工以前，这种事闻所未闻——压制集会、限制纠察，以及军队各种方式的恐吓，在几周之内就击垮了罢工的骨干力量。当正规军在加里市对工人开展如此成功和系统性的行动时，民兵在印第安纳港也搞了同一套把戏，打垮了当地的罢工。

巨大反动利益集团，包括钢铁托拉斯在内，对伍德将军破坏加里市的钢铁罢工赞赏有加。作为回报，他们提名将军当总统。因此，

许多工人认为将军是在给自己换取政治资本。要不然，本来足以应对局面的民兵，怎么会调出加里市，让位给他的正规军呢？而且，为什么出事之前，伍德将军就组建了临时兵团，从道奇堡调兵到谢里丹堡，为干涉加里市做了种种准备？再说，这充其量只是上校的活儿，为什么一个将军亲自出马？说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只是伍德将军的个人表演吗？

加里市和印第安纳港的败北，对南芝加哥和几乎整个芝加哥地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更糟的是，它削弱了各地罢工的士气。于是，罢工开始迅速瓦解。到 11 月中旬，地区书记德·扬报告说，除了乔利埃特和沃基根的工厂外，芝加哥的工厂有 50%到 85%的工人在开工。不过，由于工厂采用新手、工人士气低落，产量大大减低了。罢工的状况越来越糟。但是乔利埃特和沃基根坚持到了最后，两地发生的战斗与皮奥里亚和哈蒙德在大罢工前几周的战斗不相上下——9 月 9 日在后两地，警察和公司警卫残忍射杀了四名罢工者。

在扬斯敦附近地区，罢工非常顺利，几周都没有产出一吨钢。这主要归功于公司底下铁路工人的罢工，而且是一场自发行动。铁路工人里，许多人属于兄弟会，另一些人属于扳道工工会，有些人还没加入工会。但大家都罢工了，然后一起开大会，与劳联达成协议，不论如何，他们将得到工会的保护与代表，并且战斗到底。铁路工人是罢工的主心骨。

大约从 11 月 15 日开始，罢工退却了。在一些工厂里，尤其是特伦布尔钢铁公司和沙伦钢圈公司的工厂，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的技术工人是有协议的，当罢工开始时，技术工人只得随大流。当联

合协会强迫他们复工时，情况就变了。联合协会的干部援引了协议的以下条款：

双方同意，在大会或地方会议上签署了一份或多份协议后，当年年度内不可改变，若任何部门的雇员（未签署上述协议者）在当年加入联合协会，即可纳入协议。若员工与管理层无法就上述协议达成一致，则问题保留至下一次大会或地方会议。全体员工应继续工作，直到已签署协议的这一年度结束。

依这一条规定，在协议年度结束前，公司自然不会考虑工人的要求。这意味着，工人必须工作到来年六月，才有向公司申诉的权利。结果是灾难性的。工人普遍失去了对联合协会的信任，觉得技术工人溜了，自己成了为他人牺牲的冤大头，于是成群结队回到工厂。其他工种工人也这么想：联合协会都强迫成员回去上工了，自己再战斗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复工潮开始了。到了12月10日，罢工的形势非常艰难。顺便一提，在匹兹堡等地，联合协会也有协议，又故技重施，虽然造成的恶果不像扬斯敦那么广泛，但性质同样恶劣严重。在克利夫兰，拒绝遵守这一条款的技术工人分会干脆被联合协会解散了。

全国委员会的其他工种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宣布这一条款无效，因为它违反了工会原则和基本人权。协议根本没考虑工人的利益，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用一份不能保护工人，又剥夺自卫权的协议来束缚工人，简直是奴役。不难想到，执行这一条款将破坏扬斯敦地区的罢工，因为迫使已经罢工了两个月的工人（尤其是刚加

入工会的那部分工人)，在这种条件下复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怎样争辩都是徒劳，联合协会的干部一意孤行，觉得自己与老板的协议是神圣的，高于跟其他工种工友的任何誓约。他们要不折不扣地遵守协议，即便工人的利益，甚至罢工的利益都与协议相悖。全国委员会不得不向这一决定低头，袖手旁观，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罢工受到损害。

跟各地情况一样，扬斯敦也涌入了大批工贼。美国钢铁公司打算不计成本地开工，至少假装工厂开动。每家独立公司都跟着这么干。全国委员会收到几家公司的口信，这些老板不愿意白花钱，让工资高干活少的工贼进厂充门面，更乐意与工会和解，或者干脆不开工。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既然加里说“开工”，就必须照办。要不生意就没得做了。

公司急需大量工贼。全国一半的工贼“介绍所”都在招人。他们从南方带来无数黑人，从北方大城市带来无数白人。但最糟糕的是，冒出了来自外地的熟练钢铁工人。一些人在自己家门口罢工，再偷偷跑到别的钢铁中心打工，直到罢工结束。这样的人很多。等他们回老地方时，为了不背上工贼的骂名，谎称自己在做别的活计（仅限当工人）。这些可耻的懦夫，作为合格的工人，对各地的罢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尤其是在扬斯敦地区，情况最为严重。

扬斯敦当局一开始对罢工者还算公正。但随着罢工的深入，钢铁公司和商人们对工人的坚决抵抗感到绝望，开始采用“宾夕法尼亚战术”。在扬斯敦和东扬斯敦，克雷夫和麦克维两位市长禁止了“讨论罢工有关事项的集会”¹。11月22日，地区书记麦卡登

¹ 《扬斯敦辩护士报》(Youngstown Vindicator)，1919年11月24日。——原注

(McCadden)、组织者约翰·克林斯基(John Klinsky)与弗兰克·库罗斯基(Frank Kurowsky)被捕,当局指控他们犯了“工团主义罪”,每人要交三千美元的保释金。后来,整个地方工会——联合协会 104 分会,在镇上举行定期会议时,全被抓了。当地成立了“市民委员会”,公开威胁要给组织者统统涂上焦油、粘上羽毛,赶得远远的。但钢铁公司煽动的公众舆论,还不足以让市民犯下如此暴行。

后来,组织者们获释了。在释放例会上被捕的人时,大卫·G·詹金斯(David G. Jenkins)法官说:

我认为这法令(扬斯敦反自由集会法)是席卷全国的一种痼病,好心的人们以爱国之名,想保卫美国,甚至不惜否认美国精神的基本原则,而集会自由便是其中一项。

在扬斯敦地区的外围重镇,即巴特勒、法雷尔、沙伦、纽卡斯尔、坎顿,罢工者受的迫害最甚。前四个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镇子,无需赘述。只补充一句,到处都有“哥萨克”为非作歹。坎顿的情况好不到哪去。公司派出许多穷凶极恶的枪手对付罢工者。市长被免职,让位给了公司的某走狗。公司对罢工者发出了全面禁令,剥夺了工人的诸多基本权利¹。但是,工人们仍旧坚守阵地。

¹ 如果要讲述扬斯敦地区的运动,不得不提到扬斯敦州鲁曼尼亚的希腊天主教堂的约翰·波迪亚主教(John Podca)和俄亥俄州吉亚拉的圣罗斯罗马天主教堂的E.A.科比牧师(E. A. Kirby)对工人人们的帮助。一般来说,各钢铁镇的(各种信仰的)教会人士都很谨慎,不会冒险失去公司的巨额捐款,向工会提供帮助。但他们两个不一样。他俩意识到,耶稣的真正追随者必须站在受压迫的钢铁工人一边。在整场运动中,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工会提供了宝贵合作。不管要帮多大的忙、多么频繁的要求,他们都甘愿帮助。——原注

克利夫兰自始至终都是战线上最顽强的阵地。9月22日，大工厂一致罢工了，直到最后一刻，工人们还保持着惊人的团结。在雷斯（Raisse）书记和组织者们的出色指挥下，队伍中从未有过明显的人心涣散，当1月8日罢工结束时，至少有一半工人还不肯上工，钢铁产量也不及平日里的30%。成千上万的工人坚决不回厂，让厂子难以运转。

克利夫兰罢工的主心骨是美国钢铁与线材公司的巨大工厂。我们发现：这家美国钢铁公司子公司的员工开展了钢铁业任何一处都无法比拟的斗争。各地罢工接连挫败后，沃基根、乔利埃特、兰金、布拉多克、多诺拉、克利夫兰的线缆厂的罢工工人仍矗立于大地。终于在12月27日，离罢工结束只有12天时，公司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为了结束罢工，在克利夫兰召开非正式会谈，由许多钢铁中心派代表参加。但工人们一致投票决定，在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罢工。罢工最后结束时，工人也欣然接受，因为深入他们脑海的是总罢工的观念，他们很明白，独力挑战钢铁公司是犯傻。

钢铁与线材公司工人的非凡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他们的组织方式。这一点至关重要，必须解释一番：全国委员会一般是“自下而上”建立组织的。就是说，在大型群众集会上，最先响应工会号召的通常是非技术工人，他们加入工会的损失最小、受益最大，因此最有可能承担风险。渐渐地，随着工人们有了更多的信心，运动将“向上”扩展到整座工厂，直到最熟练的技术工人。只要时间允许、时机成熟，这一方法就是无懈可击的。它远胜过“自上而下”建立组织的老办法，因为老办法总是在工人的主体——非技术工人动起来以前，就没有那股冲劲儿了。

在钢铁与线材公司中，同样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

而在组织活动拓展开来时，被乔利埃特、多诺拉、克利夫兰的运动所吸引的技术工人，同时开始“自上而下”组织起来。技术工人向钢铁与线材公司在全国的工厂派出了委员会，号召技术工人组织起来。他们派出的都是工人，而且是这一行的老手，他们在一天里做的，要比普通的组织者在一个月里做得还多。每当他们来到一处，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都激起了对运动不可或缺的信心，而组织者要培育这种信心得花上很长时间。结果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汇合，让钢铁与线材公司的工人高度组织了起来。

罢工的最大弱点是许多技术工人没有参与其中。这给老板帮了大忙，同时打击了非技术工人的信心：他们希望技术工人兄弟在罢工中，就像在车间工作中一样，起到带头作用。有人说，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因为技术工人“根本组织不起来”。这是错误的。在联合会（它是一个技术工人的工会）控制的工厂里，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是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工资要比其它托拉斯工厂里同一职位的工人更高。如果正确地把技术工人组织起来，他们将在罢工中后来居上，而不会当工贼。钢铁与线材公司的经验，应当在钢铁业的所有重要部门，比如高炉、明炉、钢板、锡材、铁轨、板材、管道等部门，照着来一遍。这些部门的技术工人应当组成委员会，派往各地，“自上而下”搞运动，与“自下而上”的浪潮迎头会师。一旦这样，加里就算砸光了钱也打不垮罢工。这样一来，工人的团结将会是彻底和持久的，甚至永远团结在一起。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会没有这么多人力和物力。全国委员会仅有的人力物力少得可怜，最多就是继续开展泛泛的日常运动，指向性很强的专门工作是无暇顾及的。当然，我们希望在下一波浪潮中，能普及这种“委员会”制度。这是解决技术工人问题的办法，

当它与“自下而上”的运动巧妙结合，一定能把这个产业组织起来。

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工厂里，罢工搞得不太得力。主要是因为工人刚经历了罢工的失败，而且普遍没啥组织。在雷丁和列巴依，大罢工之前，工人已经罢工了好几周，队伍快撑不下去了。同样在斯帕罗斯角，自5月3日以来，仅有几个部门在罢工。以辅助工和锡厂工人为主的不足五百人响应了总罢工的号召，打了艰苦卓绝的一仗。斯蒂尔顿在战争期间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工人组织，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所有工种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工会。后来，当行业工会要求会员的管辖权归入自己名下时，受到了这些会员的抵制，尤其是工会干部的抵抗，导致了组织的毁灭。当罢工来临时，只有一小部分人罢工，也没坚持多久。

谈到伯利恒主要工厂的罢工时，亨德里克斯（Hendricks）书记说道：

（伯利恒在）9月29日号召罢工时，大约75%的工人响应，大部分是本土工人。在全体罢工工人中，机械操作工人约占40%，是最积极参加罢工的工种。在钢铁厂和高炉里，轧机工人、锅炉工人，以及拥有技术的工人普遍罢工了，使这些部门彻底停摆。电工、汽修工、铣工、修理工都响应了罢工。唯有制模工例外。

一周之后，罢工遭受了第一次打击。蒸汽机师听从工会上级的指示，回厂上班了。另一方面，罢工没有得到钢铁厂之间铁路段的

铁路工人支持。如果这两批工人没有被上层牵着鼻子走，伯利恒罢工本来能够成功的。

伯利恒过于依赖技术工人，未能关注真正的战斗力量：非技术工人的组织。运动的另一个错误，是在雷丁、列巴依、斯帕罗斯角过早发动罢工。即使是外行也看得出，这么做毫无胜算。这些地方本来不难保持统一步调，从而大大加强总罢工的力量。罢工前，全国委员会和伯利恒基本没什么联系，当地的运动大体上是独门独户的。

水牛城地区的战斗是最激烈的。当地运动由组织者汤普森（Thompson）和斯特莱夫勒（Streifler）指挥。每家大工厂都卷入其中，但主战场是拉卡瓦纳钢铁公司。这家公司拼命想击败工人，八个月来，不让举行任何集会。工人不顾阻挠加入工会时，公司解雇了数百人。遍体鳞伤的工人像狮子一样搏斗着。工人的队伍坚如磐石，当大罢工在 1 月 8 日进入尾声时，工人仍表决决定在拉卡瓦纳坚持不退。但大家很快看出，这是无望的。

在拉卡瓦纳罢工中，公司采取了诸多暴力。纽约州警和公司警卫跟可恶的宾夕法尼亚同行一样，以钢铁托拉斯的作风殴打、枪杀、监禁工人。多名罢工者受伤，两人被当场杀害，其中一人是土生土长的约瑟夫·马祖雷克（Joseph Mazurek），他刚从法国打仗回来。拉卡瓦纳不过又是一个产业地狱¹。

为了扑灭罢工，拉卡瓦纳钢铁公司把许多罢工者赶出了公司的出租屋。在布拉多克、兰金、霍姆斯特德、巴特勒、韦尔顿、纳特

¹ 应当补充，在罢工结束后，工会对钢铁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工人受到的损害。到目前为止，拉卡瓦纳钢铁公司无法为这些暴行辩解，以 22500 美元进行庭外和解。——原注

罗纳、伯利恒等地，公司都这般对付工人，要么把人赶走，要么没收工人交完一半贷款的房子。这种威胁迫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复工。对工人而言，冬天被赶出家门是非常可怕的。要是被赶出家门，他不得不离开镇子，或者和别的罢工者挤在一块儿。钢铁公司自吹自擂的“住房计划”，不过是破坏工人独立性的武器。绝不能让老板把手伸向工人住的房子。

惠灵地区称得上是工会最强大的地方。在这场运动前几年，联合协会已经在当地的独立工厂扎下了根。但托拉斯的工厂还没有组织起来。在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 J.M.皮特斯（J. M. Peters）指导下，惠灵、贝莱尔、本伍德、马丁渡口的工厂都建立了工会。9月22日，这一地区全面罢工，所有工厂关门大吉。后来，工人一直坚守到12月的第一周。

此地失败的原因需要解释一下。罢工刚开始，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宣传部门，由原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的埃德温·纽迪克（Edwin Newdick）领导。除了为报纸编写罢工故事——许多故事由著名小说家玛丽·希尔顿·沃斯¹执笔——这个委员会还收集罢工进展和成果的相关数据，并以简报形式印发。钢铁公司利用安插在工会、报社等方面的特务，大肆贬低委员会的简报，跟罢工者大谈“你们上当啦，除了你们厂，外面都开工啦”，还建议工人派出委

¹ 玛丽·希尔顿·沃斯（Mary Heaton Vorse，1874年10月11日——1966年6月14日），美国记者、小说家、劳工活动家、社会评论家。1912年参加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参加妇女和平党

（The Woman's Peace Party，WPP）。1919年积极参加了钢铁工人大罢工和纺织工人大罢工。20年代以后担任劳工记者。1966年逝世。——中译者注

员会搞清状况。

这是一个巧妙的骗术，不少人上了当。因此，派出的委员会（通常由当地商会资助和陪同）一般会前往各地调查。当然，他们会带回公司希望的那种报告，结果对罢工造成了极大损害。斯图本维尔地区就为假情报吃过亏。11月中旬，本来还很顺利的罢工因此受到挫败。但假情报的影响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惠灵地区那么大。

惠灵的调查委员会由一个叫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的人带队，他以立场激进闻名。此人走访了钢铁业各地，从老板那里听来钢产量和罢工状况的数字，对罢工领导人则全然不予理会。等他回来后，说全国的钢铁业在正常开工。虽然这人刚被联合会开除，但仍对会员有很大影响力。他的报告瓦解了工人队伍。在未来的总罢工中，应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阻止此类行为。

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在普埃布罗工厂的六千五百名工人，有 95% 在 9 月 22 日罢工。三个半月后，总罢工结束前，只有不到一千五百人复工，钢铁产量不及平日的 20%。当地的罢工顽强至极，以至 1 月 9 日在普埃布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工人大会上，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 W.H. 杨（W. H. Young）等组织者不得不大费周章，恳求工人回去工作。这些活动家懂得，这场伟大斗争已经在东部的巨型钢铁中心落下帷幕（普埃布罗的钢铁产量仅占全国的 2%），这里的工人没法单打独斗。

普埃布罗罢工的焦点是反对厂里实行的洛克菲勒产业计划。工人受不了这种毫无意义而又霸道的管理，决心抗争到底。工人懂得普埃布罗工厂在全国罢工中不占多大分量，一开始便提出：在全国

罢工告一段落前，暂时搁置自己的一切要求，只要公司同意日后与工人代表会面商讨就行。但公司断然拒绝了。工人要么接受洛克菲勒计划，要么大干一场废除它，而 98% 的工人都要求大干一场。

冲突发生后不久，小洛克菲勒在华盛顿的全国产业大会上，就产业民主和集体谈判权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赢得交口赞誉，被奉为我国最进步的雇主。当罢工的普埃布罗工人给他发电报，要求“产业民主和集体谈判权”等权利时，他转手就把电报转给了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总裁威尔伯恩（Welborn），他很清楚这位先生会拒绝工人的请求。

罢工期间是和平的，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捕。但 12 月 28 日，民兵突然进城，表面上是因为两天前，明尼卡工厂的经理 F·E·帕克斯（F. E. Parks）遇袭。没人了解这一神秘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何竟要出动军队。虽然有一大笔悬赏，“凶手”还是杳无踪迹。

约翰斯顿进行了一场彻底的罢工。长达八周的时间里，庞大的坎布里亚钢铁公司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让它的巨型工厂转动半分。为了破坏罢工，公司把各种伎俩都用上了。“复工”组织¹忙个不停，开会啦，给工人写信和打电话，连哄带骗让他们复工啦，诸如此类。送来了一批批的外地工贼，但白费劲。工人们坚守阵地。然后，公司开始实行宾夕法尼亚式的恐怖主义政策。

我是头一个尝到它的厉害的。我当时有安排，11 月 7 日到约翰斯顿演讲。一下火车，我就撞见了两个报馆的人，建议我快跑，商

¹ 这些“复工”（Back-To-Work）组织在许多钢铁镇上成立，目的是招募工贼。它们由公司高管、商人和“忠诚”工人组成。公司会资助他们的活动。——原注

[illegible]

《匹兹堡电讯报》，1919年10月6日

这时候，康伯伊书记恰好赶到了，与我一起上市长办公室抗议。突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的一个闹市街角，大概有四十个暴徒冲过来，把我从康伯伊身边拉开，用枪顶着我的肋骨，把我带到车站。在那里，他们卑怯地逼我在“复工”卡上签名，意思是叫我当工贼。然后，我被送上一辆往东的火车。几个暴徒陪着我去了几英里外的柯尼莫。当晚，这个“市民委员会”带着几百号人，把组织者们围在旅馆，限他们二十四小时离城。当局拒绝为组织者提供庇护。第二天，组织者 T.J.康伯伊、弗兰克·霍尔（Frank Hall）、弗兰克·巴特沃斯（Frank Butterworth）、弗兰克·库罗斯基被迫离开。当地的矿工组织者多明尼克·杰洛特（Domenick Gelotte）不想走，当场给铐走了。至此，罢工都是和平的。根本没人回去上工，连纠察线都是多余的。

干这种勾当的暴徒（报上称他们是“好样的美国人”）由基督教青年会的 W.R.伦克（W. R. Lunk）书记和商会主席 H.L.特里德尼克（H. L. Tredennick）带头。这两人公开扬言，罢工没法用和平手段制止，准备采取必要的暴力，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当然，他俩不必担心牢狱之灾。如果他俩是工人，对商人搞这一套，每人不关上二十年，就算走大运了。

几周后，组织者们回到了约翰斯顿。他们让工人团结如一人，坎布里亚钢铁公司没办法，只得又纠集了一群暴徒，想再玩一次撵人的把戏。但这一回，我们做好了准备，站稳了脚跟。11月29日，新的驱逐行动箭在弦上，康伯伊书记要求弗兰克市长保护自己一行人，提出让一千名退伍工人维护法律和秩序。当局拒绝了他的提议。但市长和警长勉强答应了和平相处，通知那群暴徒取消了行动。局面一触即发。要是暴徒执意闹事，肯定会闹大。

与此同时，许多州警出现在镇上（市里和县里都说没叫州警过来），用老办法凶残地恐吓工人。最后，当局的暴行到底还是奏效了：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开始人心浮动。虽然一开始，掉队的规模不大，但过了几周，复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了1月8日，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回去上班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罢工情绪一直很强烈，直到第三个月中旬，各大国际工会才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因此，12月13—14日，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评估了局势。会上，我提交了以下数字：

地区	9月29日罢工者	12月10日罢工者
匹兹堡	25,000	8,000
霍姆斯特德	9,000	5,500
布拉多克-兰金	15,000	8,000
克莱尔顿	4,000	1,500
杜肯-麦基史波特	12,000	1,000
范德格里夫	4,000	1,800
纳特罗纳-布拉肯里奇	5,000	1,500
新肯辛顿	1,100	200
阿波罗	1,500	200
里奇堡	3,000	300
多诺拉—莫内森	12,000	10,000
约翰斯顿	18,000	7,000

科茨维尔	4,000	500
扬斯敦地区	70,000	12,800
惠灵地区	15,000	3,000
克利夫兰	25,000	15,000
斯图本维尔地区	12,000	2,000
芝加哥地区	90,000	18,000
水牛城	12,000	5,000
普埃布罗	6,000	5,000
伯明翰	2,000	500
伯利恒工厂（五家）	20,000	2,500
	365,600	109,300

注：钢产量估计为正常产量的 50%至 60%。

由于钢铁区的混乱状态，我们很难取得准确的数字。以上是全国委员会的全部组织力量所能收集到的数据。联合协会的干部虽强烈赞成结束罢工，但也同意，上述的罢工人数在合理范围内，而且还保守了。大家都觉得罢工还有力量，应当再苦撑一阵子。

1 月 3 日和 4 日，全国委员会在匹兹堡开会。会议上，大家很快明白罢工撑不住了。于是，按照通过重大决定时的惯例，全国委员会在 1 月 8 日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每家工会都接到了通知。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1 月 8 日的可靠报告显示，有七八成的工人复工了，钢产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六七成。可能有十万人仍在坚持。让这些战士继续罢工，更像是惩罚他们。罢工让他们吃的苦头，已超过让钢铁托拉斯吃的苦头了。达成协议的希望渺茫，钢铁公司执意你死我活。因此，为公平对待忠诚的罢工者，明确让他们回到工

厂，大会以十票对五票通过了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宣布罢工结束。各地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关闭赈济处，但以丝毫不减的力度，继续开展对钢铁工人的教育和组织运动。

在这里，我希望新阶段的工作能够一帆风顺，因此本人辞去了全国委员会书记兼司库的职务。J.G.布朗先生接替这一职位。以下电报发往各个罢工中心，同时转交媒体：

钢铁公司在新闻界、法院、联邦军队、州警、诸多政府官员积极协助下，剥夺了钢铁工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组织权利，滥用职权造成这一局面，迫使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于今日投票决定，钢铁工人运动的积极罢工阶段现已结束。我方将立即展开一场有力的教育和再组织运动，直到在钢铁业实现产业正义。所有罢工的钢铁工人现可自由返回工作，等待下一场大型组织运动。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大卫·戴维斯

爱德华·埃文斯

威廉·汉农

威廉·福斯特

钢铁大罢工结束了。

十一．民族和种族问题

现代的通天塔——美国技术工人——侨民非技术工人——语言困难——罢工中的黑人——种族问题

为了证明钢铁罢工的目有悖于工会精神，钢铁托拉斯的宣传机器始终辩称：（一）罢工都是外国人干的，（二）厂里的爱国国民反对罢工，没有掺和。无耻的媒体煽风点火，利用这些谎言来斥责罢工。让我们看看其中有多少是真的：

第一，在罢工者中，国外移民无疑占了大多数。钢铁工人队伍里有一大堆侨民，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杜肯工厂总经理 A.F.迪尔(A. F. Diehl)提交给参议院委员会的以下表格，正好说明了事实：¹

截至 1919 年 8 月 1 日 杜肯工厂工人国籍²

国籍	人数	比例
美国人	2097	34.6
美国人（有色	344	5.7

¹ 参议院委员会钢铁罢工听证会记录，第 532 页。——原注

² 国籍 (Nationality)：又有“族裔”（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种族）的意思。这里统一译为“国籍”。——校对者注

人种)		
英国人	147	2.4
苏格兰人	41	.7
威尔士人	28	.5
爱尔兰人	58	.9
加拿大人	4	.1
德国人	104	1.8
法国人	6	.1
瑞典人	79	1.3
意大利人	128	2.1
希腊人	23	.4
瑞士人	5	.1
挪威人	4	.1
丹麦人	1	.0
荷兰人	1	.0
俄国人	185	3.0
立陶宛人	201	3.3
拉脱维亚人	3	.0
波西米亚人	3	.0
克罗地亚人	222	3.7
马扎尔人	742	12.2
斯洛伐克人	930	15.3
罗马尼亚人	7	.1
罗塞尼亚人	82	1.3

保加利亚人	25	.4
塞尔维亚人	219	3.6
波兰人	246	4.0
亚美尼亚人	34	.5
达尔马提亚人	6	.1
马其顿人	10	.2
希伯来人	10	.2
土耳其人	80	1.3
总计	6075	100.00

在匹兹堡地区和中西部区域（即钢铁业主产区）这种民族杂处的情况很典型。比方说，克莱尔顿有 4600 名钢铁工人，分为 39 个民族，有 35% 是美国人。参议院报告的第 480 页，有一张总经理 J.S. 奥斯勒（J. S. Oursler）提交的霍姆斯特德钢铁工厂、霍华德轮轴工厂、卡里高炉的员工清单，显示一共 14687 名员工，分为 54 个民族，当中有 5799 人（39.45%）为美国白人。不过奥斯勒先生在证词中重申，他把有公民身份的都算作了美国人，因此这两个数字要大打折扣。此外，要记住，清单中的管理层和老板都是没参与罢工的地道美国人。在钢铁产区，是否有 25% 的工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很值得怀疑。所以说，参加钢铁工人总罢工的多半是外国人，不然还能怎样？

第二，所谓美国人不参加运动的说法：虽然在百分百罢工的许多地区，本土工人都和侨民工人一起罢工，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

必须承认，本土工人的斗志还是比侨民工人差了好几口气¹。首先，美国本土工人组织得很慢。其次，他们的罢工很勉强、很混乱。最后，他们很少表现出罢工者的毅力。但不能说，这种普遍的迟钝是因为本土工人不认同运动的目标，或是出于爱国心反对这场运动。主要的原因是，本土工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自然比作为非技术工人的侨民来得迟钝和犹豫不决。

在钢铁业中，技术程度最高的是生产与轧制钢铁的工种：锅炉工、搅炼工、切割工、轧制工、磨砂工、熔炉工、送风工等等。他们的工作量按产量吨位计算，工资一般比机械性的工种——负责工厂运行与维护的泥瓦工、机械师、机修工、装配工、司炉工、操作工、电工、铁匠等等——要高得多。当然，技术工种更青睐本土工人。

过去，这些技术工人在钢铁业带头为人权而战，而机械性工种和非技术工人发挥的作用非常小。技术工人曾在霍姆斯特德大干了一场，当时的 3800 名工人中，只有 752 名工会会员，但人人战至了最后。他们曾与斗牛犬一样大胆、好斗、顽强。但那时起，由于技术工人总是遭受失败，在厂里的战略地位受动摇，力量也随之不断减弱，甚至失去了独立精神。而独立精神曾是技术工人最大的特点。如今他们畏于钢铁托拉斯的力量；他们害怕残酷的黑名单；他们犹豫不决，不敢用自己较优越的职位去冒险。这些职位是他们埋头苦干多年，终于才熬出来的，一旦失去，要拿回来是难上加难。

¹ 除非书中另有说明，钢铁业都用“外国人”称呼移民工人，包括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东欧和南欧人。他们被称为“蛮子”。后来移民过来的英国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说我们的语言，有更好的工作，通常很有名望，他们虽不显然被认为是美国人，但也很少被称作外国人。——原注

他们一直想改善条件，但缺少奋斗的信心。在整场运动中，除了个别人，他们一直在作壁上观，等到技术更低的工人建好了组织，才有把握加入运动。罢工时，带头的是非技术工人，再就是机械性工种，然后才轮到钢铁工人“贵族”。但说到回厂里当工贼，顺序就反过来了。这几乎是钢铁业的惯例。

然而，说美国的本土工人未能积极参与运动，完全是由于优越地位，也是不对的。种族偏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在工会还未深入工厂把技术工人吸纳进来的地区。不幸的是，本土工人一般都对侨民带有怀疑，甚至是蔑视和仇恨，因为老板历来宣扬：外人损害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公司利用了这一点，把这场罢工称为“蛮子”罢工，还告诉本土工人，如果罢工成功了，美国人就要把所有的好工作和岗位福利，统统让给下贱的侨民。公司的口号是“别让‘蛮子’统治工厂”。公司公然散发传单，煽动种族战争。下文十分典型，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埃尔伍德的国家钢管公司某工厂：

醒来吧，美国人！

受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意大利劳工将在周一罢工，
还威胁想继续上班的工人。

煽动家告诉这些外国佬，如果他们加入工会，就能得到美国人的工作。

他们背后的教唆犯是意大利商人。你们还要这样昏昏欲睡，让暴民统治威胁到我们镇上的和平吗？

在钢铁城镇上（侨民一般占居民的四分之三），这种宣传是最

有煽动性的。报纸也在煽风点火，煞有介事地警告侨民要“暴动”，煽动“来一场迎头痛击的美式运动”。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地方当局、枪手、商人的恐怖统治。另一层意思是，工人识相点，立即回去干活。法院和所谓的“治安官”也掺和了一脚。他们监禁、殴打、枪杀侨民工人，而对本土工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区别对待罢工者。官方想方设法制造种族问题，许多无组织和无知的美国工人受误导，上当受骗，回工厂上班了。

有人指责工会忽视了美国钢铁工人，只在乎外国人的组织。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号召主要用英语，每份出版物都以英语为主。在二十五位全国委员会的地区或分会书记中，只有三人出生欧洲。在几十位联合协会的组织者中，没有一个人不说英语，八成以上的干部出生美国。就其性质而言，工会运动必然对本土工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其实，侨民工人也希望如此，他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始终渴望与本土工人在工会运动中走到一起。而侨民们怨声载道的是，外来户与本土工人的团结是大打折扣的。

但是，如果说本土工人、技术工人在运动中不甚积极，那么侨民、非技术工人则赢得了荣誉。在整场运动中，他们表现出的纪律、勇气、意志，不输任何美国的工人运动。无疑，侨民展现出了最优秀的工会品质。他们的团结是坚不可摧的，斗争精神是不可战胜的。面对艰险，他们不顾一切、奋勇向前。侨民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完全配得上美国最优秀的工人传统。有几千人本打算短期内回欧洲，显然没有理由为改善工人的条件而战，但他们仍在战斗。许多人在罢工期间花光了仅存的积蓄，期待已久的返乡之行都泡汤了。

侨民工人的态度让钢铁托拉斯大伤脑筋。多年来，托拉斯一直在东南欧搜罗穷光蛋，用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消沉、贫穷、无知的移民填满自家工厂，想用一个驯服的“无法组织”的奴隶种族，取代富有独立性的美国本土工人与西欧侨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可耻的策略奏效了。工资一降到底，劳动条件无比恶劣。那时的每一场罢工，都被急求工作的移民潮扼杀了¹。但如今，侨民在觉醒。由于经济条件艰苦、工人阶级的团结、其他产业工友的榜样、欧洲社会动荡，再加上熟悉了我们的语言和制度，侨民们睁开了双眼，迅速在工人阶级争取产业自由的斗争中，走向队伍的前列。当钢铁托拉斯发现，本以为会甘当工贼的那群人成了一身反骨的战斗工人，便调转枪口对准“外国来的革命佬”。而在不久前，它还想把这些人填满工厂呢。猎手反而变成了猎物。

对工会来说，民族问题在运动中至关重要，老板则让它万难解决。要知道，钢铁业有数百家工厂，分散在十几个州，有五十万名工人，说着几十种大相径庭的语言，信奉多个对立的宗教，受到种族与民族仇恨的无数感染。但全国委员会必须用为数不多的手头力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把这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庞大群体凝聚成一个组织，把它拧成一股绳，严守纪律，直面钢铁托拉斯的凶残镇压。而公司必然绞尽脑汁，利用工人的恐惧和偏见来制造分裂。

大家着手这项艰巨任务时，首先要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让工会的话语能够有力传达给每个人。我们的会议无法使用工人当中流行

¹ 1909年7月15日，在钢铁大罢工期间，《匹兹堡公报》和《时代》杂志刊登了以下广告，暴露了这项政策的厚颜无耻：招募工人——老工厂招锡匠和帮工。叙利亚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优先。稳定的就业和良好的工资。路费报销，不另收费。——原注

的多种乃至全部语言，因为这太不方便了。因此，我们决定只使用主要的语言。如果我们影响了使用这门语言的多数工人，他们自然会影响讲其它语言的少数工人。

侨民有很大的抱团倾向，所以在一家工厂里，即使工人来自五湖四海，讲的主要语言不超过四五种。除了英语，通常会有几种斯拉夫语（波兰语、俄语、克罗地亚语、立陶宛语、塞尔维亚语等）、匈牙利语，偶尔还有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比方说，在霍姆斯特德大工厂的五十四个民族中，主要用语按重要性的排序是：英语、斯拉夫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带动了讲这些话的人，你就带动了整支工人队伍。这就是钢铁工人运动的规则。即使是全国性的文件，也很少用到六种语言。最重要的罢工号召也只用七种，一般用四种语言就足够了。

二十五名讲这些主要语言的组织者被派往各地。劳联、全国委员会、各大国际工会花了不少心思，挑选出了靠得住、头脑冷静，而且在各自民族中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在运动中发挥所长，但与工人运动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不仅如此，我们充分利用了侨民工人都懂一点英语的情况。我们要求组织者在说英语的时候，不要讲工会的专门术语，而是谈最基础的东西，要讲得慢些、讲得清楚些，用最简单的，甚至是“洋泾浜”的方式讲话，再配上手语，重复到谁都懂他们的意思。这样虽不能吊起工人的情绪，但足以说明情况。这一做法得到了侨民的认可。在这场运动中，当成千上万的侨民理解了演说者讲的“叽里咕噜”英语，他们头一回为自己弄懂了“天书”而喜笑颜开。钢铁工人的会议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化”学校¹。

¹ 在 1917—18 年芝加哥屠宰厂组织运动期间，这种方法在当地的大型汽车工人与

语言问题用笨办法解决后，只要以坚强完善的组织为后盾，继续推广工会原则，剩下的问题迎刃而解。不同语言、信仰、民族的钢铁工人大军逐渐团结起来，成为了一支反对钢铁托拉斯的强大力量。侨民工人大都是单纯、真诚、认真的人，天然倾向于团结。当个人主义的、久经世故的本土工人都去参加球赛，待在台球室时，侨民们却坐满了工会大厅。侨民最大的缺点是不熟悉工会的行事方式，而组织者们通过耐心指导，忠实地履行职责，努力克服了这一点。总之，侨民工人信任了组织者，加入了工会，甚至连罢工失败的沉重打击，都无法打破他们对工会的忠诚。

黑人通常对工会活动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钢铁工人运动中尤其如此。钢铁业的黑人极为抵触工会，而外面来的黑人也毫不介意当工贼。

根据最新的移民委员会报告（1907—08），当时有 4.7% 的钢铁工人是黑人，集中在阿拉巴马和马里兰地区。之后，钢铁业的黑人人数迅速增加，在许多北方工厂中，黑人占到 1% 到 20% 不等。他们主要在卖苦力，干最没技术的活，尤其是在高炉下面打杂。

但这些黑人在运动中的参与度不高。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克利夫兰和惠灵，黑人确实百分百地组织起来了，而且在罢工中非常坚定。但在大多数地方，尤其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黑人工友的表现很糟糕。比如在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包括兰金的卡里高炉）的 14687

修理工人工会中试了几个月，九成工人来自东欧，都不会说英语。结果是，工人对自己的英语有了自信。工会放弃了原本把什么都翻成几种语言的做法，转而只用英语。——原注

名员工当中，有 1737 名是黑人。除去管理层和老板，黑人占了工人总数的 12%到 14%。但在组织运动中，只有八名黑人加入了工会，当中仅有一人参加罢工。但是，这位工友忠实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相比之下，那里的白人非技术工人至少有 75%加入了工会，90%参加了罢工，不难看出差距。

匹兹堡附近地区的工会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依靠工人的自觉去克服。黑人当工贼的情况十分普遍：杜肯的 334 名黑人工人，没有一人罢工。克莱尔顿的 300 名黑人工人，只有 6 人加入工会，跟着罢工了两周。布拉多克工厂的几百名黑人工人，没有一个人加入工会或参与罢工。而在匹兹堡的工厂中，只有十几名黑人在 9 月 22 日跟两万五千名白人一起罢工。芝加哥、扬斯敦、水牛城、普埃布罗、斯帕罗斯角等地，也是如此。在整个钢铁业中，比起美国工人和技术工人，黑人更不愿参加运动。

钢铁业外面的黑人一样不同情罢工。全国委员会的报告显示，钢铁托拉斯招募并运送了三到四万黑人到工厂当工贼。不少人是从北方城市找来的，但多数来自南方。黑人被运往各个地区，是打破罢工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下的声明说明了他们当时的经历：

1919 年 11 月 23 日 莫内森

尤金·斯图尔德 (Eugene Steward) ——十九岁——
巴尔的摩，马里兰州

我的家乡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

11 月 19 日星期三，我到了莫内森。我们一共大概两百人，在巴尔的摩被装上车，里面有一些白人。我们上车时，说是去费城。

我们没听说那里在罢工。他们每天给四美元，当中要扣一美元的食宿费。

我们上了火车后，一个警卫把门都锁死了，不让出去。虽然说了管饭，路上并没有给吃的。

我们在四号门被放下，一个警卫带我们去匹兹堡钢铁制品公司的场地。然后叫我们去上工，当我发现在罢工，就跑了。我不肯干活，他们不让我出门，我就翻栅栏。他们把我逮住了，逼我签一份文件，说我必须干活。我告诉他们，叫我在这儿待两年，我才不干。然后我被弄上了一艘船。上面大概两百号人。警卫讲，要是我再跑，就一枪崩了我。我找了根绳子逃出来，因为我不想当工贼。

尤金·斯图尔德（手印）

见证人雅各布·S·麦金利（Jacob S. McGinley）

然而，在运来的黑人工贼中，很少有人表现出这名文盲男孩的高尚精神。大多数黑人似乎对抢走白人的工作、粉碎白人的罢工，感到非常高兴。在工会能进行纠察的地方，黑人和纠察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黑人工贼和白人工贼之间，发生过多起命案，公司把这些消息都压下去了。

钢铁罢工中的种族问题相当严重。为此，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要求龚帕斯主席安排一场黑人领袖与工会干部的会谈，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改善白人和黑人在工作中的关系。毫无疑问，老板阶级利用两个群体的相互敌意，故意让黑人充当工贼，牵制白人工人。这跟沙皇利用“哥萨克”牵制俄国人民的道理一样。只要他们得逞，就会把我们的劳资冲突变成种族

战争，极大损害白人工人，结果也毁掉黑人。

对当前的紧张局势，工会也有不小的责任。有不少工会明确地以肤色来划分界线，助长了种族仇恨的火焰。这种歧视违背了把所有工人不分性别、种族、信仰、政治、国籍组织起来的基本原则，大大损害了工人的事业。公司特务不断添油加醋，阻止黑人加入（甚至愿意接纳他们的）组织。这就是钢铁工人运动中的情况。此外，这些特务还极其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歧视，诱使成千上万的有色人种充当工贼。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工会必须开诚布公地面对这一问题。工会必须向黑人敞开大门，努力让黑人加入工会，平等相待。没有别的路可走¹。

如此一来，工会将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大步，但还不足以解决这个棘手难题。最优秀的黑人领袖必须挺身而出，摧毁在黑人中根深蒂固的反工会有害情绪。可悲的是，在大量使用黑人的行业中干过的组织者都知道，有一大群具备影响力的黑人，包括牧师、政客、编辑、医生、律师、社工等等，强烈反对黑人加入工会，把破坏罢工视为黑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合法有效的手段。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黑人当了工贼后，轻而易举进入了原先白人工人和老板出于偏见，不让黑人加入的行业和工种。他们不认为这样利用白人有什么不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白人一直在残酷地压迫黑人。相反，他们把当工贼视为正当的报复，认为这是一场种族战争。钢铁罢工让更多的黑人从事这一行业，所以他们把这一结果看成一场胜利。这些人在黑人中间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他们认为工会的肤色歧视对自己有利，不希望这些歧视被废除，因为这是反对工会的最好口

¹ 矿工、建筑工人等几家工会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黑人正在大批加入他们的队伍，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工会成员。——原注

实。

我们回头来看工会在 1917—18 年芝加哥屠宰厂组织运动中的情况。黑人在肉类加工业举足轻重（约六万五千名工人中，有一万四千名黑人），工会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但组织者开展工作时，就受到上述黑人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他们警告黑人同胞，不要和运动搭上关系，因为黑人的利益在于跟老板合作，打败工会。他们说，黑人就是这样进入肉类加工业的，也要如此这般的在肉类加工业发展壮大。

自然，他们还指责白人不让黑人加入工会，但这在肉类加工业并不是事实。组织者的回应是，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黑人都纳入到工会中。然后他们就说，白人愿意让黑人加入工会，只因为黑人是少数，加入反倒方便控制黑人；白人不敢给黑人一个自己的工会云云。当时，各行各业的黑人建立了一块社区。接着“种族隔离”的呼声响起，说白人要让黑人自生自灭。组织者们对此的答复是：坚持白人分会和黑人分会之间可以自由转会。这些分会都属于肉类加工业的组织，也就是北美切肉工和屠宰工联合工会。

但这样还不够。反工会的宣传仍在继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确，一些有远见的黑人知识分子为工会辩护，但像旷野中的呼号者一样孤立。其它杂音占了上风。虽然工会有一群黑人组织者，为屠宰厂工人赢得了诸多让步，包括八小时工作日、集体谈判权、工资大幅提高、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补发工资¹、工龄待遇等等，但

¹ 补发工资（retroactive pay）：由于工资率（工资计算标准）调整影响到先前发放的工资，员工要求雇主补发工资差额的权利。例如集体协议到期后，经过较长时间谈判才确立新协议，这段时间的工资通常仍按旧协议发放。工会可能要求雇主向工人补发新旧工资率的差额。——校对者注

从未真正组织起黑人。

组织者们对钢铁业中的种族问题知之甚少，认为工会向黑人敞开大门就能扫除种族偏见。但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有良好的黑人和白人想出上上策来。比起白人，黑人面对的问题更庞杂：他们既要抵抗卑鄙的白人老板的蛊惑，也不能误入歧途，受黑人知识分子的误导，成为工贼。但我相信，黑人一定可以打破拦住去路的重重障碍。黑人工友将在产业斗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白人工人并肩战斗。



十二. 赈济处——罢工的代价

救济工程——口粮——分配制度——赈济处的开销——
钢铁罢工救助基金——工人、老板、公众及工人运动为罢工付出的代价

在每一场罢工中，防止“后院着火”都是一个紧迫问题。通常在罢工中，工会给罢工者提供每人每周 5 到 15 美元的罢工补助。但在钢铁罢工中，这是办不到的¹。罢工者多了，照标准发补助，实在没钱。想不折不扣发生活费，每周至少两百万美元。因此，工会顶多帮助吃不上饭的家庭，供他们温饱。一般来说，大多数罢工者能撑一段时间。危险在于贫困潦倒的少数，他们会因饥饿而当工贼，瓦解罢工队伍的士气。因此，照顾弱小等于科学地加强钢铁罢工，充分利用手上的物力和财力。

由于罢工群众人数众多，组织不完善，工会显然无法顾及每一个人，全国委员会的下属工会（除了注释中两例）集中了罢工资金，成立了赈济处²，帮助有需要的罢工者，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甚至不管他们是不是工会会员。只要一名罢工的钢铁工人有需求，就能

¹ 在这方面，铸造工人工会和制桶工人工会是例外。章程中规定，它们必须要定期给会员发生活费。但他们只占罢工队伍的很小一部分。——原注

² 赈济处是由约翰·菲茨帕特里克提出的，这是根据他十年前在芝加哥服装工人罢工中的经验。——原注

得到帮助。这种应对紧急情况的出色团结，以及迅速调整工会战术与组织结构的做法，可能是美国工运史上破天荒的。

赈济处受全国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和指导，总部设在匹兹堡，分部设在芝加哥，从这两地运出物资。匹兹堡的物资由三个州的“合作协会”购买与分配，全国委员会负责运输。芝加哥也是如此，具体工作由“合作协会”协调。伯利恒、伯明翰、普埃布罗等罢工城镇离两地较远，所以当地负责人收到支票后，就近采购物资。

赈济处的总负责人是罗伯特·麦克肯（Robert McKechnan），他是“中部各州批发合作协会”的经理。伊利诺伊矿工第二区工会支付他工资。协助他工作的有 A.V.克雷格（A. V. Craig，担任他的副职）、伊诺克·马丁（Enoch Martin，工会雇的审计员）、威廉·奥尔（Wm. Orr，仓库管理员）、E.G.克雷格（E. G. Craig）。德·扬书记负责芝加哥分部的工作。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和志愿的罢工委员会负责各地地方物资调配中心的运作，偶尔花钱雇人来打下手。

算在一起，整个罢工区域设立了四十五个地方赈济处。这个精心搭建的系统，几乎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麦克肯先生到达匹兹堡后的一周内，在毫无先例的情况下，就与全国委员会设计出了这一套制度，铺开了全国范围的摊子，向多个罢工中心运送了第一批物资。紧接着，赈济处按照罢工人数向各地增派了少量物资。接下来的一周，物资的输送量翻了一番，且每周都在增加，以满足罢工群众日增的需求。最后它越干越大。很少有饥饿的罢工者被拒之门外，就算有也是暂时的，物资后续还会跟上。在赈济处运作的十四周里，尽管困难重重，工作却异常顺利。这是整场运动最伟大的一项成就。

救济工作范围广泛，所以在向罢工者分配食物方面，工会必须

定下严格、简明、标准化的规定。因此，赈济处只有两种规格的口粮：一种适用于五人以下的家庭，另一种适用于六人以上的家庭。这些食物因人而异，始终考虑到罢工者的烹饪能力以及不同民族对食物的偏好。为了方便领走食材，考虑到储存条件，每周有两天供应日。配给的口粮列在海报上（五人以下家庭的配额用白色，六人以上家庭的配额用绿色），张贴在当地赈济处的显眼位置，方便罢工者看清自己能拿到多少口粮。以下是一份典型的配额：

五人及以下家庭	
上半周	下半周
土豆十五磅	面包四条
面包四条	番茄一罐
番茄一罐	玉米一份
豌豆一份	豌豆一份
菜豆四磅	红豆四磅
燕麦一盒	泡菜两罐
培根一磅	咸肉一磅
咖啡一份	糖浆一罐
牛奶一罐	
六人及以上家庭	
上半周	下半周
土豆十磅	土豆十磅
面包五条	面包五条
番茄一罐	番茄一罐
玉米一份	玉米一份

豌豆一份	豌豆一份
菜豆五磅	泡菜两罐
燕麦两盒	红豆五磅
培根一磅	咸肉一磅
咖啡一份	牛奶一罐
牛奶一罐	糖浆一份

没人觉得这些口粮足够工人一家吃饱，但它帮了大忙。很少有人饿肚子。单身汉处境不妙的话，也能得到半周口粮，够他撑过一周。我们尽己所能，让饭菜新鲜可口。无论工会提供什么，都希望罢工者以兄弟团结的精神来理解¹。

按照规定，分配口粮需要携带以下证件：

一．身份卡。申请补助的人员名单提交给一个志愿的救济委员会。如果委员会认为此人确有需要，就向这位罢工者发放一张身份卡，持卡去赈济处领东西。

二．记录卡。救济委员会在申请人领取物资时，会在记录卡上留下记录，交给负责赈济处的分会书记存档。

三．赈济卡。当申请人在赈济处出示记录卡时，分会书记查看档案，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状况（五人以下还是以上），开出一张白色或绿色的赈济卡，凭此卡领取物资。

赈济卡附有存根。一名罢工者领到上半周的配给时，赈济处的

¹ 除了赈济处的供应外，各地分会会通过自有资金，有时是上级工会的捐助，向工人提供各种补给，比如施粥站、牛奶、衣物、房租、医疗保障。在莫内森和多诺拉，罢工者们在感恩节当天都吃到了火鸡大餐。罢工者想吃什么，只要付五美分。同情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赈济处向工人提供了最主要的帮助。

——原注

工作人员取下存根并存档。等他下次光顾，再收走剩下的赈济卡。这么做有两大目的：首先，用过的卡片要送回赈济处总部，证明罢工者确实收到了运往所属地区的物资。其次，罢工者每周领取新的赈济卡，通过这种方式，分会书记得以和救济名单上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管理赈济处的工作人员都没什么经验，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下了大功夫，全国委员会的办事处包揽了尽可能多的技术工作，否则光靠赈济处是应付不来的。出于这一考虑，仅限匹兹堡、芝加哥，以及极少数远离罢工中心的地区，才就地采购供应物资。货物一律封箱，除土豆外，所有散装货物均在出仓前就保持可交付状态。另外，各地的簿记也尽量简化。其实，负责赈济处的书记基本不用记账，技术工作早已集中处理好了。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镇上要分配一千份口粮。运往该地的每件货物的数量，恰好匹配每份配给中的数目。这样，如果书记收到了货物，仔细按照正确的比例发放，收支就会平衡到磅，都不需要动一下笔。簿记也是在总办事处完成的。接着，把配额写在赈济处的海报上。然后，把用过的赈济卡回收。这两步确保了每位罢工者领到自己那一份，每一份的数目也正确。除了有时发货延迟、货物变质、商品短缺，还有偶尔的小疏忽外，这项工程相当顺利。

从10月26日到1月31日，直到罢工结束后的第三周，赈济处一直在运作。延长经营时间，目的是帮一把那些英勇战斗，同时一贫如洗的罢工者。也许在整场运动中，延长补助发放期是最让工会赢得钢铁工人好感的举动。

赈济处的总成本为348,509.42美元。当这个数字平摊到个人头上，意义就出来了。罢工开始时，罢工者有365,600人，结束时，

仍有近 100,000 人。考虑到第八到第十周前，很少有大批工人复工，比较完整参与了本次罢工的人数，可估算为 250,000 人。因此（不考虑 1 月 8 日后三周）总共十五周的罢工中，花在每人身上的费用不到 1.4 美元，相当于正常情况下一天的罢工补助。这笔数目有多小，可以参考：国际铸造工人工会从第一周开始，便给它的少数罢工者每周 9 美元的罢工补助。说到底，除了一小部分的穷苦人，钢铁工人几乎是光凭自己，进行了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¹。

为了帮助赈济处筹集资金，劳联发出募捐呼吁。全国委员会召集并派出了一支募捐团来协助这项工作，成员有安东·约翰逊²、J.D. 坎农（J. D. Cannon）、J.W. 布朗、J.G. 索斯、詹妮·马提亚斯（Jennie Matyas）、G.A. 格伯（G. A. Gerber）。11 月 8 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筹措了十五万美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图纳，许多分会捐出了一半资金，为罢工者发了一天的标准补助。纽约轮机工人 33 分会捐助了一万美元。国际毛皮工人工会捐助了两万美元。国际女装工人工会捐助了六万美元。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捐助了十万美元。我们对这些捐款深表感谢，尤其是最后一项，因为捐款的组织不属于劳联，甚至跟劳联关系不佳。

收集上交全国委员会的捐款总数为 418,141.14 美元，超过了赈济处的全部开支。折算下来，结余 69,631.42 美元。作为一个整体，

¹ 事实如此，除了上述的铸造工会和制桶工会外，还有几家工会给自己正在罢工的分会筹了钱，但和庞大的罢工大军相比，这些资金微不足道。——原注

² 安东·乔纳森（Anton Johannson，1872 年 4 月 29 日——？），德国裔美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881 年移居美国。1883 年进厂做工。1899 年加入美国木匠联合兄弟会。1909—1914 年任加利福尼亚建筑贸易委员会主席。1910 年因卷入洛杉矶时报爆炸案一度被捕。1914—1917 年任加利福尼亚木匠协会主席。1918—1922 年任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组织委员会主席。1933 年起任全国工业委员会委员。1935 年起任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其后的情况不详。——中译者注

全国委员会中协作的国际工会不必为养活罢工者及其家人再付一分钱。赈济处是一座丰碑，标志着工人阶级和战斗中的钢铁工人团结一致。

自然，老板们对赈济处恨之入骨，对赈济处供应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嗤之以鼻，在许多地方用多种语言印了传单，建议罢工者回工会总部，把东西还回去，把钱要回来。但是，罢工者非常看重赈济处。尤其是侨民，他们站在周围，带着无尽的好奇和热情，看着人们大包小裹走出赈济处。食物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除非实在没活路了，许多人才肯接受它。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受了施舍，而是他们认为有的人比自己更艰难。侨民把这视为工人团结的鲜活证明。给予食物对工人的鼓舞，要十倍于同样价值的金钱。赈济处极大增强了罢工者的力量。如果没有它，罢工在数周前就该崩溃了。未来的总罢工中，工会也要学好钢铁罢工的赈济计划。

即使是再小的罢工也会在不同方面影响到许多人，造成的损失难以精确计算。在钢铁罢工中，就更难估算纷杂的附带影响了。钢铁公司的数量及罢工的参与者众多、罢工的范围之广、许多钢铁区的戒严状态、罢工失败的事实、工人的国籍众多、组织不完善——以上种种因素，使得至少在早期阶段，算出罢工的代价是极为困难的。

在钢铁罢工中，与所有的罢工一样，痛苦的重担落在了工人身上。为赢得事业，工人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由、鲜血、财富。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们公布了以下的罢工死亡人员名单：

芝加哥	1
克利夫兰	1
法雷尔	4
哈蒙德	4
纽卡斯尔	2
匹兹堡	1
西纳特罗纳	2
惠灵	1
扬斯敦	2
共计	20

除了两人以外，死者都在罢工者一方。当中算上了范尼·塞琳思夫人，但没加上罢工期间，由于技术不到家，在危险的炼钢过程中烧死、压死，或者死无全尸的不少工贼。即使钢铁公司压着不报他们——为了几个钱送了命的可耻货色——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厂里死了很多人。那一阵子，基本没有哪家大工厂没出过几条人命。

有多少罢工者因殴打和枪击受了重伤，永远搞不清楚，因为大多数伤者尽可能自己治伤，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向医生透露伤势，就有“暴乱”罪扣到头上。被捕的罢工者多达数千人。但罢工者是守秩序的，很少落下把柄，免得受到严厉的指控。罢工者成群结队进了监狱，因轻微的“违法行为”遭受巨额罚款。除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有几十名罢工者拦住了一车上工的工贼，因而被捕并坐牢（实则被州警陷害），整个罢工区域没有一名罢工者被重判。考虑到工人曾受到诸多挑衅，法院

也急于治工人的罪，这一突出的记录是罢工者守序的铁证¹。当然，公司也没有忘记残酷的黑名单。如今数百名工人失去了工作，被迫举家迁徙，仍在全国寻找机会，重新开始生活。

至于罢工者损失的工资，在罢工结束两天后，《费城公报》于 1 月 10 日刊登了一份匹兹堡发来的特别电报（未给出处），称当地损失的工资为 48,005,060.35 美元，具体如下：

弗吉尼亚州克拉克斯堡	310,000
惠灵地区	6,100,000
多诺拉	1,200,000
斯图本维尔地区	2,260,000
扬斯敦	15,500,000
莫内森	2,660,000
布拉肯里奇	450,000
新肯辛顿	375,000
麦基史波特	597,869
维尔港	900,000
沙伦-法雷尔	1,250,000
纽卡斯尔	705,000
霍姆斯特德	737,840

¹ 主要因为这些人清醒的。事实上，禁酒令在几个重要方面帮助了运动：（一）没有酒馆来借酒消愁，工人们保持清醒，更可能参加工会会议，加入工会。（二）当罢工来临时，工人没有把仅有的一点钱浪费在酒上，再像以前那样，花完了钱就回去工作。工人买了食物，会继续罢工。（三）由于清醒，工人能避免无用的暴力，让罢工更好地开展。——原注

杜肯	55,030
约翰斯顿	5,712,321.35
埃尔伍德	35,000
巴特勒	1,450,000
阿勒奎帕	10,000
匹兹堡	5,715,000
夏普斯堡	435,000
范德格里夫	357,000
克莱尔顿	165,000
兰金	375,000
布拉多克	650,000

除上述数字外，1月12日的《纽约先驱报》社论估计，除了匹兹堡，钢铁产区损失的工资足足还有三千九百万美元，总额达到八千七百万美元。这些数字出自钢铁托拉斯之手，是严重低估的。我们按最低数字估算：平均二十五万名罢工者，九十个工作日（实际罢工一百零八天），每人每天就算五美元，算出来也要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即平均每个罢工者四百五十美元。当然，这些数字还是大大低于真实工资损失，但足够证明，为了改变加里先生吹嘘的“理想工作条件”，赤贫的钢铁工人宁愿牺牲一大笔钱。

钢铁公司必然损失巨大。不用说，肯定有几亿美元。这笔账现在都算不过来。在罢工期间，公司不仅没有进账，还得花大钱破坏罢工：养活几千名枪手保卫工厂；向劳务中介和侦探所支付高昂费用，招来一大批工贼，而这些工贼拿了钱，在工厂周围闲逛数周，玩骰子、打牌、套圈，就是不肯进车间炼钢；给大批闲散的办公室

职员照付工资，让领高薪的技术工人干普通工人的活；贿赂警察和法院官员，派人收拾罢工者等等。此外，还要加上突然封炉造成的巨大损失，光这一项就要几百万美元。但是，在计算罢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时，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成千上万的老手永远离开了这个行业，严重损害了生产进度；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了岗位，换上了生手；罢工失败，工人们感到失望和痛苦，精神也消沉了。如此等等。可以想象，公司为了掩盖损失，把罢工的影响说得微乎其微，肯定会在许多年里玩弄它的财务和产量报表，让人摸不着头脑。

1920年1月21日，《文学文摘》援引《纽约太阳报》说，民众付出的代价如下：

失去了铁路，不仅是钢铁厂的货运不了，普通的工厂也一样，既然无法得到钢铁供应，便无法维持生产和完成交货。这些工厂也损失了工资，因为没有原料开工。社区里的小买卖人也亏了钱，因为钢铁罢工，他们的顾客买不起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钢铁产量的损失扩展开来，最终损失可达数十亿美元。

为了钢铁业的专制特权，美国人民不仅要向不劳而获者支付巨额红利，偶尔还要支付上述高昂的特别费用。“加里精神”着实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上述数字和陈述，指出了罢工者、钢铁公司、民众付出的代价，揭示了钢铁罢工的规模大到何等地步。当然，这里只能估算，没法得出准确数字。虽然不甚明确，工人运动方面的开支总归能算得更准一些。它可分为三个大类：（一）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总办

事处的开支；（二）（全国委员会不经手的）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开支；（三）地方上的钢铁工人代表会与工会的开销。这里面，最后一项无法估计，因为相关机构太多，罢工后的局面也不利于收集数据。和前两项相比，这一项更次要，我们会尽可能估算它。

一．从 1918 年 8 月 1 日至 1920 年 1 月 31 日，运动开始至结束，全国委员会在扣除退款、转款等费用后，总支出为 525,702.72 美元。这段时期可一分为二：（一）组织时期，从 1918 年 8 月 1 日至 1919 年 9 月 22 日。在此期间，参加运动的二十五万人（见第七章末）基本都已加入了工会。（二）罢工时期，从 1919 年 9 月 22 日至 1920 年 1 月 31 日。在此期间，罢工的开销巨大。这段时期要包括罢工结束后的三周，因为赈济处还在运作，各项重大罢工开支也在继续。

全国委员会在组织时期的总支出为 73,139.66 美元，相当于 25 万名会员，每人花不到 29 美分。而罢工期间的总支出为 452,563.06 美元，即 25 万罢工者，每人 1.81 美元。把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说明整场罢工期间，全国委员会在每位钢铁工人身上花了 2.10 美元。

二．全国委员会的支出包括一般的组织和罢工费用，比如赈济处日常支出、法援开支、场地租金开支、印刷费用、支付人员工资等。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也掏了不少钱，主要用于向现场派遣组织者、支付罢工补助、向罢工的下属分会拨款。目前，这些开支只能估个大概。

对于上述机构来说，组织时期的唯一开支是组织者的经费。在组织时期中，钢铁业的组织者数量平均在 40 人左右。在早期阶段，组织者人数要少得多。到了后期，组织者人数可就多得多了。组织

者每月的经费不超过 400 美元，包括工资和一般开销。因此，近十四个月的组织时期，在这一项上，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花了将近 22 万美元，即每组织一位工人花费 88 美分。这里我们都取了最大值。

罢工时期，平均有 75 名组织者在地方上活动。由于组织者的工资提高等原因，按照每人每月 500 美元来算，从 9 月 22 日至 1 月 31 日的四个多月里，相关人员一共花费 159,375 美元。另外，还要加上不经手全国委员会办事处，各组织直接交给罢工者的拨款和捐赠，根据报告应有十万美元。因此，罢工时期的总支出为 259,375 美元，即每位罢工者平均不到 1.04 美元。把组织时期和罢工时期的费用加在一起，可算出在整场运动期间，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总支出为 479,375 美元，即每位工人平均 1.92 美元。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上述数据是估算的。因为在运动中，组织者一直变动，每人手中的经费差别很大，所以算不准。但据我了解，我敢打包票，这些数字是接近实情的，足以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把全国委员会的支出跟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开支相加，我们得出以下数字：

组织时期	费用	平均每人
全国委员会	73,139.66	.29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	220,000	.88
组织工作的总开支	293,139.66	1.17
罢工时期		

全国委员会	452,563.06	1.81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	259,375	1.04
罢工的总开支	711,938.06	2.85
整场运动		
全国委员会和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 会的总开支	1,005,007.72	4.02

为了更加贴近劳联与协作的二十四家国际工会的实际开支，必须在 479,375 美元的总开支基础上，再加上 101,047.52 美元，即它们在运动中直接拨给全国委员会用于组织和罢工的费用¹。于是，总

¹ 这笔钱由各家工会直接以现金方式交给全国委员会。详细情况如下（单位美元）：

铁匠	6,273.28
锅炉工	10,448.92
泥瓦匠	4,199.05
P. & S. 钢铁工人	7,335.78
制桶工	907.76
电工	6,138.80
机车司机	100.00
火车司炉	2,395.53
铸造工	1,030.51
杂工	1,350.00
钢铁锡工人	11,881.81
机械师	16,622.33
矿山、工厂、冶炼厂工人	3,583.53
矿工	2,600.00
制模工	4,199.05
制版工	615.52
管道工	2,581.04
采石工	412.50
铁路机修工	10,448.30

支出达到了 580,422.52 美元。但其中又应减去 118,451.23 美元，即 1920 年 1 月 31 日全国委员会的结余资金。余下的 461,971.29 美元中，还要扣除钢铁工人向上述组织缴纳的入会费和会员费。

由于各家国际工会从新入会的约二十五万钢铁工人中，每人收取一到两美元的入会费（大部分是两美元），更不用说这十几个里收取的每月数万会员费，可以说，461,971.29 美元的总支出，就算不能与收入相抵，那也差不了多少。的确，有些组织本身开销很大，收入很少，就像矿工工会和劳联自己。有些组织能收支平衡，就像钢构工人工会。而联合会就结余了大笔资金。考虑到这些，把这二十四个组织算作一个整体，我们有底气说，包括组织运动与罢工在内，钢铁工人的伟大运动都是自掏腰包撑下去的。

那么，钢铁罢工是否值得钢铁工人付出巨大的痛苦与牺牲？我认为值得，尽管它未能实现眼前的目标。不存在彻底失败的罢工。即使是一场最没成果的罢工，也有助于遏制老板的剥削。罢工守住了工人的生活标准。就算输掉一场战斗，也比坐以待毙强。工人阶级不起来抗争，立马就要挨饿。但是，钢铁罢工不仅是警告：工人对剥削已经忍无可忍。罢工也让钢铁工人对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充满信心，终将鼓舞他们走向胜利。光是这一宝贵的结果，就值得工人们在罢工中历尽一切艰难困苦。

海员	3,081.04
扳道工	4,115.52
钢板工	100.00
铲煤工	627.25
共计	101,047.52 美元

十三. 过去的错误与未来的问题

工人缺乏信心——不足之处——需要与矿工及铁路工人结盟——罢工的激进领导——制造业革命——铁路检修车间工人、波士顿警察、矿工、调车场和铁道工段工人的罢工——联合会开了小差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提到许多钢铁公司及其仆从——市长、议员、警察、枪手、治安队、参议院委员会等——对钢铁工人施加的不义。但要说在前头，我并不把罢工的失败归于这些因素。我把责任放在工人组织的肩上。不管钢铁托拉斯怎样阻挠，只要工会肯稍微动一动，钢铁工人就能赢得这场战斗。

我这样说，不是要提出严厉的指责。相反，我第一个断言，工会在运动中付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远超它曾为钢铁业做的任何一件事。这标志着工会在战术上的巨大进步。但这还不够，工会只把一小部分力量投入了战斗。钢铁业的组织工作本应是整个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不幸的是，“工运界”的大人物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坚定地坐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没有给予这场运动足够的道义和资金支持，而这些支持决定着运动的成败。工会的悲观主义好比悬在头顶的剑，影响了运动的每一阶段。这源于钢铁业三十年之久的失败。

从一开始，这种悲观和缺乏信心就沉痛打击了运动，后果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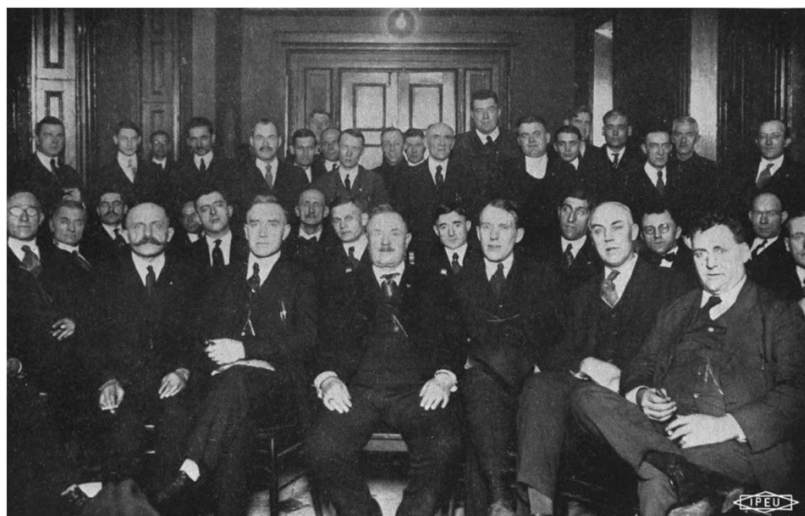
说是致命的。按照运动的原计划（见第三章），本应一开始就把大批组织者投入战场，逼钢铁公司就范，而这本来是轻而易举的。结果，工会犯了大错，修改了计划，付出了沉痛代价。在漫长而艰苦的组织运动和大罢工中，虽然组织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仍无法克服这一错误的后果。这一失去的机会，必然让钢铁业的组织运动付出代价。

整场运动中，酿成这一致命错误的悲观态度俯拾皆是。它绑住了全国委员会的手脚，简直扼杀了一切成功的机会。也许当代没有哪一场大型的工会组织运动和罢工，是靠着如此微薄的资金进行的。考虑到参与者之众、镇压之凶残、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十八个月），前一章指出的总支出 1,005,007.72 美元简直低得可怜。这相当于说，每位工人只拿到 4.02 美元，换句话说，每人只拿不到半周的标准罢工补助。与其他产业斗争的开销相比，几乎微不足道。比方说，1913 年 9 月 23 日至 1914 年 12 月 10 日的科罗拉多煤矿工人大罢工中，据信矿工工会花费了近五百万美元，约一万两千名罢工者，每人平均四百美元左右。而在当时，一美元的购买力是钢铁罢工时期的两倍。要是钢铁工人能有这些钱的零头，能打一场无与伦比的漂亮仗。

全国委员会下属工会至少有两百万会员。即使拿出开展组织运动和罢工所需的全部资金，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压力。但他们没掏这笔钱，甚至压根没出多少钱。前一章提到，整个工人运动都捐了钱，钢铁工人也交了不少会费。考虑到各家工会的情况，把运动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其实是自给自足的。下一场运动中，以上情况必须改变。工会必须把钱投入战斗，才可能取得胜利。

当我说钢铁工人运动的人力财力奇缺时，当然也包括各国际工

会派出的组织者，因为我们能调用的组织者人数还不够满足一半的需求。全国委员会往往求爷爷告奶奶好几周才能要到一个人，把他派到地方上去，把早已登记入会的会员组织到一家分会中。数以百计的分会缺少帮手，许多分会因此直接垮了。有时，就因为派不出人，整片地区都无人问津，这给最终的罢工造成了严重恶果。



组织者合影

另外，许多工会调动组织者的方式是错误的。工会上级随意使唤人，或者不考虑运动的整体需要，擅自把人调离岗位。这让组织力量变得散漫、无纪律，效率很低。这是不容争辩的。下一场运动中，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国际工会明确委派一定数量的组织者参加运动，把他们完全置于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这是劳联、矿工、铁路检修工采取的方式。这种办法行之有效，可建立一支团结的便于管理的高效组织力量。（二）国际工会给工人运动派出的组

织者可以结成团队，每个团队由一人主持，负责专门工种。矿工、冶炼工人、机械操作工、电工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这一方式。一些这样的团队纵向对各工种开展活动，而全国委员会横向对整个产业进行组织工作，就能极大加强整个运动。当罢工来临时，它将不仅是一场产业罢工，同时也是二十四个工作种的罢工。这两种方式中，可能第一种更好，但鉴于个人主义盛行，第二种可能更实用些。不管何种方式，都比两眼一抹黑的工会上级遥控底下的组织者要好得多。

不仅是人力和物力，钢铁工人的伟大战斗还缺少兄弟行业的团结。只有钢铁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无法与钢铁托拉斯的庞大势力打得有来有回，因为托拉斯还有强大的资本主义组织背书。就像加里有自己人撑腰一样，我们也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同志出手相助。只有把罢工扩大到钢铁业的界桩之外，钢铁工人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当工会结束目前的教育运动，发起下一场钢铁工人的组织运动时（应该是在一两年内），应当未雨绸缪：老板更顽固地串通起来反对工人，而工人要更加顽强地联合起来对付老板。到那时，二十四家工会应当同矿工及铁路工人结盟，一旦发生罢工，两位强大的盟友会帮忙釜底抽薪——拿下燃料和铁路运输，彻底瘫痪钢铁业。在 1919 年 11 月和 12 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还有 1920 年 4 月的“非法”铁路罢工期间，钢铁厂都成片关门了，足以说明阶级兄弟出手助拳的威力。若是钢铁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如此这般地联合起来，钢铁公司（或公众）就有可能好好考虑钢铁工人奋战保卫战的那些权利。然后，加里先生也许会意识到，这里不是沙皇俄国，他老人家厂里的工人必须得到人权。

矿工和铁路工人出手相助，也是在帮自己，任何有心的工会会

员都不否认这一点。且不说工会会员有义务帮助落难的兄弟，矿工和铁路工人本来就有充分的理由帮助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美国钢铁公司和所谓“独立”钢铁厂是美国产业专制的堡垒。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家工会都吃过它们的苦头，托它们的福，忍受着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争取组织权的斗争也因此更为艰辛。只要钢铁业的工厂尚未竖起工会的旗帜，没有一家工会能置身事外。不用说，钢铁工人的组织也必然大有益于矿工和铁路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定要不吝相助。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矿工、铁路工人与钢铁工人的联合，并不意味着工会运动从头再来。这只是工人运动不断演变的结果。就这两个行业来说，矿工一个接一个地区挨个儿搞罢工、搞谈判，不过才是几年前的事。就算某地罢工了，别的地方照样干活。铁路工人也一样，就靠单个工种或单个铁路网在搞罢工、搞谈判。他们都觉得跟老板斗的是自己，不干别人的事。这几年来是彻头彻尾手工业式的行会主义、特殊主义的全盛时期。谁不拿这一套招数当宝贝，就是别人眼里的呆子。时至今日，两大工人群众正在迅速摆脱上述幼稚的做法。如今，矿工在全国各地同时罢工，铁路工人之间也到处串联，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工段工人可以与缅因州的火车司机并肩战斗。起码可以说，人们已经对老一套很是猜疑了。

在最近的钢铁罢工中，全国委员会曾与矿工和铁路兄弟会安排过一场联席会议，请他们为钢铁工人提供一些援助，哪怕道义上的也好，但无疾而终。在下一场运动中，这些强大的组织应当与钢铁工人结盟，必要时积极施以援手。为此，我们要把运动统筹好，避免招惹法律麻烦，也不要与现有协议起冲突。不过，只需一点主动性和远见，工人就能轻易克服种种技术困难。

庞大的老板利益集团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与活动。为掩盖这一态度，从而不让工人察觉失败的真正原因——工人力量不足，老板们在全国散播谣言：领头的太能闹腾了，让钢铁罢工搞不下去了；没有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和威廉·福斯特一类的“危险”人物，罢工本来可以顺顺当当的。老板特意点了我的名，说福斯特背地里施展了无数“鬼魅伎俩”操纵罢工。不知为何，工人群众，尤其是支持钢铁运动的工人群众，对老板的嘶吼咒骂不理不睬。如今，工人们越来越乐得让敌人出来宣布谁该当、谁不该当工人运动的干部。臭名远扬的利益集团，就像钢铁托拉斯，越是诋毁某人，工人越觉得这老兄是讲公道的。

如果大家认为我损害了运动，我愿意辞去全国委员会的职务。我不会推脱责任——据我所知，约翰·菲茨帕特里克也是这个态度——但一切如旧。我在1月31日辞去书记兼司库一职，完全出于个人的意愿。

罢工前几个月，谩骂和人身攻击就开始了。当时匹兹堡的一家工贼报纸（靠中伤罢工和工会活动家为生）发表了一些文章，引用了“赤色书籍”以及后来被大肆报道的内容。报上说，革命就在眼前。文章发表后，我立即向二十四家工会的主席发送了副本，他们都回了信，建议我不要理睬，该干什么继续干就是了。看样子，他们觉得受到报纸的猛烈抨击反倒是一种恭维。同样，（在那次诽谤后很久）当龚帕斯主席致信加里要求会面时，我表示自己可能太招摇了，可能引来多余的火力打击，提出辞去负责钢铁罢工全部谈判的会议委员会职务。但我的提议被否决，只好继续留在委员会。另外，运动的任何时刻，只要劳联执委会的干部一声令下，我就得下台走人。这一点，他们在罢工前几个月就知道了。以上种种表明，

运动是按照工会原则进行的，劳联内部对此也没有异议。再考虑到钢铁托拉斯的斑斑劣迹，不用说，如果当时没有这般中伤，它们也会使出别的，甚至更龌龊的伎俩。当然了，它们总有手段抹黑这场运动。

过去一年间，对工人的每一个大动作，老板都怀着前所未有的怒火来对抗，政府官员亦然。这一点坚定了我的上述想法。在整个欧战期间，看到工会猛进的势头，权贵们毫不掩饰惊恐和仇恨，却无力阻止。但现在，他们可以肆意报复了。当前的白色恐怖时期，他们总用老一套：先把罢工污名化、质疑罢工目标的合法性，让腐臭不堪的新闻界挑拨群众反对罢工，再不择手段地粉碎罢工。无论运动多么温和又平平无奇，总有办法鸡蛋里挑骨头，大肆搬弄是非。

首当其冲的是铁路车间检修工人。先是铁路管理局把铁路工人的诉求拖了几个月，收入微薄的铁路工人在百物腾贵的刺激下，终于在 1919 年初夏发起了一场自发罢工¹，结果被彻底打垮。了解情况的官员说，一度有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罢工。自然，报纸把这些工人斥为布尔什维克。在得到“提高待遇”的承诺后，工人复工了。最后威尔逊总统下场，宣布提高工资有悖于政府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提请暂时搁置工人的要求。国家首脑的声明等于给了反动势力一把尚方宝剑，干脆瓦解了各地的铁路工人运动。工人的努力大为受挫。到 1920 年 5 月为止，工人的生活毫无起色。

接着是 1919 年 9 月的波士顿警察罢工事件。罢工的起因是向来保守的警察试图组织工会。大公司豢养的州政客蓄意打压罢工，无情解雇了新生工会的一大批干部，坚决不让他们复职。当罢工不

¹ 自发罢工：原文 **an unauthorized strike**，即未经授权的罢工，非法罢工。比如没有经过会员投票或工会官员批准，或法律规定不可罢工的情形。——校对者注

可避免地发生时，不仅被贴上了“闹革命”的标签，还被说成“动摇了文明的根基”。剩下的事就归新闻界操办了。罢工被淹没在无数的谩骂、歪曲、诋毁之下。

1919年11月又轮到了煤矿工人。大战中，六万矿工来到法国前线。这些矿工买下了数不清的自由公债，埋头苦干，保持产业运转。矿工觉得自己在战争中赢得了一些自由，但当矿工要求这点自由时，发现除了罢工别无他法。保守老派的矿工工会领袖都被痛骂成革命家。参议员波默林¹说²：

多年前，有位范德比尔特说“去他奶奶的公众”，吓了美国精神一跳。但这话不是他的专利，就算是他的独创，如今也受到了挑战，因为有人比他还漠视公众福祉。某位福斯特比起他来毫不逊色，此人靠着国内的极端社会主义者和产盟分子撑腰，企图把全国的钢铁工人都招入麾下，还想叫产业瘫痪。还有某位刘易斯（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为了自己的野心，在同一伙人的帮助下，号召四十万人离开矿井，对公众说：“要么冻死，要么挨饿。”

政府指责罢工“不合理又不合法”，援引“莱沃法案”对付罢工。这项法案原本是打击战时粮食与油料投机的，在法案通过时，发起人众议员莱沃³与司法部长格里高利¹明确表示，它不适用于为

¹ 阿特利·波默林（Atlee Pomerene，1863年12月6日——1937年11月12日），美国政治家。早年参加了民主党。1911年1月9日至3月3日任俄亥俄州副州长。1911—1923年任参议员。——中译者注

² 出自1920年2月的《制桶工人报》（The Coopers' Journal）——原注

³ 阿斯伯里·弗兰西斯·“弗兰克”·莱沃（Asbury Francis "Frank" Lever，1875年1月

改善条件而罢工的工人²。战争结束后，至少对老板来说，法案已经失效。但官方正是以这项法案为依据，宣布矿工罢工非法的。联邦法官安德森发布禁令，勒令工会干部撤回罢工指示，不许给罢工者提供任何道义或经济支持。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多亏矿工出色的组织和煤炭业的战略地位，矿工们才免于惨败。11月11日，在工会干部点头结束罢工后，《费城公报》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

其实，我们在煤炭问题上都“弄错了”。可以坦白说，政府在处理局面时，用上了德国战时总督以军靴驯服比利时小镇的策略、“灵活性”与“和解精神”。

然后是调车场与铁道工段的工人自发罢工。物价不断的涨，工资纹丝不动，显然工人忍无可忍了。为了击败罢工，资方又把“莱沃法案”从坟墓里刨了出来，拿它监禁罢工领导人。但还没完。我国大概还没有过一场大罢工是这么自发和无计划的。但我们的司法部对此毫不费心：它刚刚向轻信的世界宣布，整件事是颠覆分子精心策划的阴谋。写到这段时（4月15日），我在报上读到，司法部

5日——1940年4月28日），美国政客。1896年加入民主党。1901年任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议员。1901—1919年任众议院议员，期间于1911—1919年任众议院内务委员会主席。1919—1922年任美国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病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¹ 托马斯·瓦特·格里高利（Thomas Watt Gregory，1861年11月6日——1933年2月26日），美国律师。1892—1896年任得克萨斯州副检察长。1896年起任得克萨斯州法官。此后参加了民主党。1913—1914年任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14—1919年任司法部长，期间参与制定了《间谍和煽动叛乱法案》，起诉了超过两千名反战人士。1933年去世。——中译者注

² 关于重要的细节，见1920年1月《美国工团派》（American Federationist），塞缪尔·龚帕斯的《破碎的誓言》（The Broken Pledge）一文。——原注

长帕尔默把我列为了罢工领袖。报上用了“帕尔默指责福斯特教唆铁路罢工”之类的头条¹。

在帕尔默先生的“廉价惊险小说”基础上，当地报纸添油加醋。例如，《匹兹堡领袖报》事无巨细地报道，我几天前是如何乔装打扮，从西部回到匹兹堡的——想必是在与帕尔默先生口中了不得的“革命者”搞了一出密谋之旅以后。这些“革命者”不仅挥挥手就让整个产业停下，而且是在成千上万工人都“知情”，而直到罢工前夜，司法部仍蒙在鼓里“不知情”的情况下，办到这一点的。

说真的，我一直忙着写这本书，几周都没出家门。自从钢铁罢工结束后，我就没离开匹兹堡附近。另外，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报上所说的“罢工领袖”，也没和这些人有联系。我没参加过任何一场罢工会议，也没当面见过任何一位罢工者。司法部和报纸才不管这些。报上更是放肆表示，希望帕尔默的指控能把这些人赶回去干活²。这才是他们的目标。这些指控跟事实不沾边，纯粹就是为了击败罢工³。

¹ 见 1920 年 4 月 15 日《匹兹堡邮报》——原注

² 见 1920 年 4 月 15 日《匹兹堡电报记事》——原注

³ 因为这件事，我称帕尔默为骗子。这段说法被媒体广泛转载。但帕尔默没有接招。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两种选择：如果他对我的指控是真实的，按照他对“莱沃法案”的解读，他有责任逮捕我。如果它们不是真的，他照道理要承认，他在媒体上发表的攻击我的言论是错误的。但帕尔默什么都没做。期间，我受到了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先驱报》于 4 月 16 日写道：“威廉·福斯特看来是想闹一场小革命出来。要治好这种病还是得用老式疗法——吊死。”

不难想象，如果在一份工人出版物上刊登这种教唆谋杀的话，司法之轮会转得多快，编辑会多么迅速地被关进监狱。但是，匹兹堡的司法部官员对这段话无动于衷。邮政部门也一样，因为《多诺拉先驱报》是邮寄的。同样，县和州的官员也置之不理。最后只能告它诽谤。但在黑暗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区的心脏，一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说明以往的斗争中，工人受的攻击有多么阴险——新闻把西雅图和温伯尼的总罢工罗织成“革命”；不久前，龚帕斯宣布劳联要继续“奖赏朋友，惩罚敌人”的一贯政策时，也惨遭指控为企图占领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这里打住吧。钢铁罢工直指美国产业专制的心脏，必然遇到最顽强、最疯狂的抵抗。如果有权有势者没指控罢工的背后有“赤色分子的鬼魅伎俩”，大可放心吧，总会有不相上下的指控。下一场运动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获胜，而不是靠报纸制造的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

但是，比上述全部问题迫切得多的，是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对运动的态度。罢工结束后，联合协会立即退出了全国委员会，至少目前是放弃组织巨型钢铁工厂了。因此，整个运动危在旦夕，因为联合协会掌控着近半的钢铁厂工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炼钢工种。没有它的支持，其余人不可能取胜。除非联合协会归队，否则钢铁业的联合行动肯定会打破，结果只会让加里先生一伙人乐开花。

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的消极态度，与协会多名干部在本次罢工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从一开始，他们就给运动泼凉水，常常挑毛病，不肯配合。正如第六章所述，联合协会公然当着运动的面，想跟美国钢铁公司和解。至少，他们给钱都十分吝惜¹。罢工中曾有几

名工人对上钢铁托拉斯的同伙能有多少胜算？——原注

¹ 在第六章末尾的报告中，表明联合协会在运动中得到了 70,026 名会员。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数字是严重低估的。M.F.泰伊主席在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听证会记录第 353 页），又给了一个说法，他说书记告诉他“已经发了十五万张会员卡证”，印都印不过来了。从这支工会大军手上，联合协会总部能从每个人那里收到两美元。而作为回报，联合协会在整场运动中，只交给全国委员会 11,881.81 美元的经费，其中 3,881.81 美元用于组织工作，8,000.00 美元为罢工者——一半

周，当胜利逼近时，联合协会的表现稍微有了点热乎气，很快又冰冷了。联合协会采取了“及时止损”的政策，罢工结束好几周前，就急于取消罢工，还四处劝工人复工。更糟糕的是，联合协会曾试图与钢铁公司单独媾和。罢工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在斯帕罗斯角向伯利恒钢铁公司提出以下协议（结果惨遭回绝）：

1919年11月19日

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与员工签订如下协议，规定炼钢部门的工资待遇。

一．双方同意，西部钢铁与洋铁生产商和钢铁锡工人联合协会于1919年6月的大西洋城会议上商定的工资待遇，将由伯利恒钢铁公司接受。

二．公司同意让前员工复职，且就业不受歧视。

三．上述协议将于1920年6月30日到期

罢工期间，联合协会的干部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是如何珍视跟老板签的合同，而且不惜损害罢工，也要毫不迟疑地坚决“履行”合同。但轮到自己向别的工人履行义务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清楚，跟美国钢铁公司与伯利恒公司私下媾和，已经违反了自己与钢铁业其它工种的庄严誓约，更不用说违背了工人团结的基本原则。

眼看其它工会在自己一家独大的产业里成长起来，这些干部毫不掩饰酸溜溜的心情。他们在全国委员会里玩弄手腕，不止一人热

是联合协会的会员——提供食物和法援。联合协会在各方面为罢工提供的帮助都非常少，金库里还结余很多收上来的钱。——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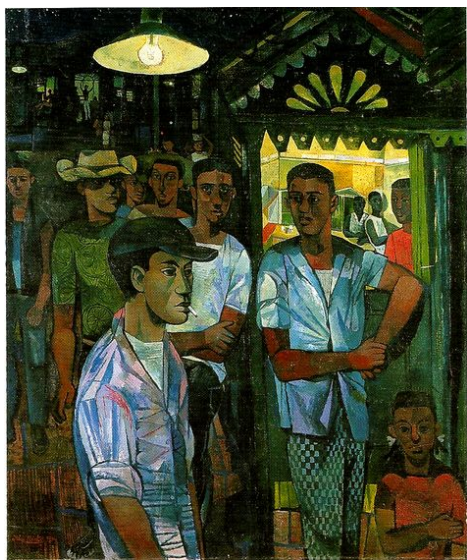
衷于给委员会使绊子。看他们的表现，不像是希望钢铁业组织起来。不说别人，我的好一部分时间都在给他们擦屁股。显然，他们总能得到某些同僚的衷心支持。不过，公平地讲，联合协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强烈支持全国委员会的运动，提供了忠诚的合作。

至于联合会退出统一行动的理由，钢铁业有传言说，它今后要吸纳更多的成员，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工会，庇护钢铁业上上下下的工人。但熟悉钢铁协会的人都不拿这话当真。联合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技术工人工会，四十五年前成立以来，便是如此。它诞生于“吨位工人”，即制钢和轧钢的技术工种。它的每一样习俗、政策、本能，都产生于这一类工人的群体利益。过去几年里，联合会始终声称机械性工种和普通工人受自己管辖，可从未关注过这些人的福利。在联合会存在的工厂里，往往只有“吨位工人”享受到协议，其他工人都被置之不理。的确，在这场运动中，在全国委员会的推动下，工人都被联合会纳入了协议，但联合会总是不情不愿的（第十章就是一例典型）。

事到如今，说联合会的领袖要放弃这些手工业式的做法，把组织革新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真正产业工会——这对见识过他们手法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就算奇迹发生了，他们摆脱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和方法，采用了现代的原则与制度，开展了组织钢铁业所必须的全面运动，也解决不了问题。钢铁业的其它工会不会向联合会让步，更可能为争夺会员闹得不可开交。如此一来，组织起钢铁业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工会必然只顾内斗，没有时间、精力，乃至雄心壮志，再次投入与钢铁托拉斯的新一轮交锋。

要推动钢铁业的进步与组织，就不能分裂队伍和分散力量，而是巩固和扩大它们。钢铁业各工种团结一致，与矿工和铁路工人结

盟，一旦钢铁工人遇到困难，矿工和铁路工人就能拔刀相助。这是唯一合理的希望。钢铁工人正迅速从失败中缓过来。教育运动¹也逐步取得成果，这项工作应当常态化，直到全行业组织起来。这时候，联合协会若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杀。更糟的是，这是对工人运动的罪行。这会破坏运动，让无助的钢铁工人再次听任加里一伙剥削者的摆布。工人组织不应当允许这种事发生。几个目光短浅的工会干部就能阻挠一个庞大产业组织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¹ 工会教育联盟（The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1920年在威廉·福斯特的领导下在芝加哥成立，旨在推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1922年起通过美国共产党获得共产国际资助。后期被隶属于劳联的工会边缘化。1929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路线的影响下改组为工会团结联盟（The Trade Union Unity League）。——中译者注

十四. 结论

我们的观点——工会是革命的吗？——社会冲突中的伪装——破产的“双重工会主义”——激进派应当巩固工会——英国工运的重生——汤姆·曼的成果

对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钢铁工人运动的进步派来说，与过去的经验相比，这场运动极大地丰富了工会的方法与实践。的确，工会在运动中犯过许多错，内部吵得厉害，而且远未倾尽全力。但在运动中，二十四家工会统一了行动，不再单打独斗；工会建立了入会费的标准，取代了繁多的收费名目；工会采用现代化的组织方法，取代了陈旧的制度；工会组建起全面的赈济工程，开展了成功的组织运动，联手发动了一场大罢工。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结论必然是乐观的，我们对未来充满热情。

但不幸的是，有一大批进步派没有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工会问题。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和工人之友到最极端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形成了一个影响力不小的群体。他们过于理想主义了。多少能看出，他们的脑袋里有一个四平八稳的、诡辩的、假想的“统一的大工会”，拿这一僵化的标准来判断工会。照他们看来，即使是在钢铁罢工中，工会的表现也令人遗憾。他们过分夸大了工会的缺点，视而不见其中的首创性，似乎这场运动只是对现实的拙劣模仿。他们的结论必然是悲观的，看不见运动的跨时代真正意义。这一普遍

的观点，不仅对钢铁工会，对整个工人运动都造成了恶劣的后果，索性在本书结尾说个明白。

多年来，美国的激进派都认为，工会在根本上是不革命的，不会真正反对资本主义，只求温和的改革以减轻痛苦。工会被说成既缺乏追求产业自由的智慧，又缺乏追求产业自由的勇气。这种看法十分普遍，很少有人怀疑，而工人运动的整个左翼对此照单全收。可这些想法不过是来自理想化过头的工运悲观主义，来自对工会缺乏充分理解，来自对工会的不同情态度。

只要看看现实，就会发现这里头的谬误。事实胜于雄辩，不论何时，工会都从剥削者手里，把能争的全争到手了。有时，工会甚至走得更远，上千场失败的罢工便是铁证。工会的方针是直接反资本主义的。不过，且让我引用自己几年前的小册子《工会运动：自由之路》第十八页：

工会绝不满足于不彻底的解放。它和所谓的“革命工会”一样不知足。随着实力的增加，工会的要求也在增加。工会提高了工资：每天二、三、四、五、六、七、八美元，减少了工时：每天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个钟头，还争得了各种让步。但是现在，工会的要求比任何时候还要激进。在资本主义中，永远安于现状的工会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同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齐名。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力量的增长，有组织的工人将赢得越来越大的、不可比拟的让步。声称工会畏畏缩缩，不敢终结雇佣劳动制度，完全是痴人说梦。

愿意正视工会的人都能看明白：只要工会有力量，就会出手遏制雇佣劳动制度的剥削。最大的问题是，工会能否发育出足够的力量，彻底结束剥削。我相信工会会有这股力量的。在每个国家，工会都在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自己的队伍，建立更加庞大的战斗性组织，挡在剥削者的路上。可以断言说，如果还是挡不住，只因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还不够强大。

那么，为何这么久以来，工会的强烈反资本主义性质受到忽视，仅仅被视为缓冲矛盾的机构呢？在我看来，工会和各种激进的社会运动一样，多少本能地用了保护色或伪装，打上了掩护，以此麻痹对手、瓦解对手的武装。诸如“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劳资的利益一致”等说法，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实际行动中，谁也不理会这些。它们是讲给外人听的。说这些话的人，也许自己信以为真，但这并不重要。反正大多数运动的目的都是不自觉的。重要的是运动的真正趋势，正如我刚讲的，工会一方面在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不断提高要求。工会不会因为它的成员改变某种看法，或者几句革命大道理，一下子变成反资本主义的。工会的天性和方法本来如此。我们至多是进一步明确目标，为了自由再加把劲。

工会本能地迷惑敌人，是为了一个完全值得的目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资产阶级却背道而驰。庞大的老板集团企图建立寡头统治，靠他人的劳动为生，自己不费一丁点力气，而工人不得不在贫困潦倒中，为这些人辛勤劳作。如果没人站出来，老板们将变本加厉，进一步剥夺人民的每项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代表权、陪审权在内的一切权利。但老板会公开招认自己的目标吗？肯定不会，因为他们懂得，就算自己再强大，也会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因此，通过报纸和无数宣传机关，他们用爱国主义、

宗教、慈善等虚伪的外衣，掩盖邪恶的剥削与压迫。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因此，加里和洛克菲勒家族一边用最残酷的方式奴役工人，一边还试图说服公众，自己只想保护工人“不受工会摆布”、维护工人“想给谁打工就给谁打工”的神圣权利，诸如此类。他们是在谋害美国，而且是以纯正的美国精神的名义。他们是让人望尘莫及的伪君子。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在社会中跟在战争中一样，“伪装”是强大的武器，为什么要指出工会的本质和倾向，扒下运动的哲学保护，把它暴露在敌人面前？答案是，这种伪装是双重的。伪装既欺骗了敌人，也欺骗了朋友。因此，工会失去了工人运动左翼的支持。但这么做的好处大过坏处。

上述“左翼”吸引了大量工人和同情者，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不想要一个永远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上的社会。他们要求一个组织能够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建立一个产业正义的制度。要是他们看的仔细，就会发现工会运动更能达到目标。但不幸，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习惯注重表面，忽视实际。他们简直是一板一眼按照“革命原理”行事。因此，他们只看工会流于表面的口号，便皱起眉头，转身离开工会运动，转而支持更合自己“胃口”的组织，比如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工人国际产业工会¹。

¹ 工人国际产业工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是由在1908年9月21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上因支持成立政治组织而被开除的丹尼尔·德莱昂领导的工人组织，1908年11月5日成立，原名“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与以芝加哥为总部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相区别。1914年德莱昂死后，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在1915年改名为“工人国际产业工会”。组织成立后长期呼吁工人自行拥有并经营生产资料，但从未进行任何重要罢工。1920年起迅速衰落下去，1925年解散。——中译者注

他们一口咬定工会是保守的，认为工会毫无指望，必须被一个旨在废除雇佣劳动的新的组织取代。每个激进派多少都有这种想法。这对工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让工会失去了成千上万战士的支持。这些人都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人，本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浪费在建设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种组织上。考虑到，工会的生命力基本上都赖于一小部分会员的活动，那显然，这种人才流失必定严重阻碍了工会运动的前进。许多人抱怨工会至今取得的进展不大，但他们真该意外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竟还能取得如此成就。

必须扭转这一局面，让广大进步派和激进派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会。我认为，这是工人运动面临的一大任务。但要完成它，必须让这些人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会的目的正是废除资本主义。工会在实现这一目标上，比任何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所谓“革命工会”要快得多，即使后者有光鲜的宣言。必须教育他们，工会的弱点正是工人阶级的弱点，随着工人阶级在教育水平和经验上的逐步提高，工会也能取得更高的形式和更明确的目标。我们无法在不完美的工人之上，建立起完美的组织。一句话，必须把进步派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的想法，转变为发展的观点。

的确，必须承认，坚持工会的真正目标和倾向，必然激起资产阶级的激烈顽抗，但这抵不上工会从大量战士手中获得的支持。这些战士由于自身的不理解，目前还没走上工会的道路。即使少数这样的人加入运动，这股力量也足以唤起工人运动的奇迹。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当成千上万这样的战士——无论他们现在是无动于衷还是怀有敌意——参与进来，创办自己的刊物，系统地加强各工会的密切合作，发起与开展组织运动，赶走把持着联合协

会的头头等等，工人运动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管“双重工会”¹的空想多么诱人，大多数工人都不愿放弃自己耗费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工会。显然，工人将通过旧的工会实现产业自由。也许服装工人除外，他们的组织完全指望不上，只好建立一个新的工会：服装工人联合会。但这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工会都在稳步向前，对各行各业的工人有着不可动摇的影响。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有条不紊地改良与巩固工会。这样一来，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多年来造成不可估量损害的盲目斗争，将不再重演。基层工人将诉诸现有的组织，在工会中有序地、迅速地成长壮大。越早认清这些事实，对美国工人越有利。

过去多年，英国工会运动取得的巨大成果备受瞩目。我敢断言，这主要归功于英国的激进派没有对工会采取理想主义和“双重工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美国非常普遍，催生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及其大量的同情者。英国激进派的工会理念比我们更好。英国工人运动以血肉之躯——自己的方针和力量，战胜了保守派，写下了备受赞誉的纲领，推动了伟大的工人运动大步向前。他们是务实的，富有建设性的。与我们的激进派不同，他们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对工会的空洞悲观的批评上，也不会徒劳地尝试肢解工会，再照丹尼尔·德·莱昂²的设想重建。

¹ 双重工会主义，就是脱离原有的工会，另建“革命工会”。见福斯特的《论美国工会运动》。——中译者注

² 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1852年12月14日——1914年5月11日），美国荷兰裔工会活动家。19世纪70年代初移居美国。1878年起担任律师。1886年一度支持亨利·乔治。1890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其机关报《人民报》编辑。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但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另行成立工人国际产业工会。此后积极宣传革命工团主义，被视为革命工团主义先驱。

英国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发生在十年前，革命工团主义浪潮席卷而来。问题来了，运动应该通过旧的工会，还是建立新的工会来实现目标？当时的英国工会是出了名的保守。我国的几位激进领袖曾表示，英国工会比我们的工会更指望不上，强烈要求成立一个英国的“产盟”。但好在汤姆·曼¹等同志对工会运动有深刻的洞见，悬崖勒马，把进步的思想 and 活力引入旧工会。结果叫人不相信。短短两年内，运输工人、铁路工人、矿工发起了成功的大罢工，英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得到了保证。英国工人永远不会意识到，汤姆·曼把英国从产盟的“双重工会”运动中拯救了出来，避免了力量的巨大浪费，阻止了工会的衰落。

美国的进步派们，还要用冠冕堂皇的宣言自欺欺人多久？何时才会放弃天马行空，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该动动脑筋了。当我们的战士仿照英国的榜样，全身心投入到建立与发展工会运动之时，美国工人也将迎来新的一天。

1914 年逝世。——中译者注

¹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56 年 4 月 15 日——1941 年 3 月 13 日），也名汤姆·曼，出身于矿工家庭。1881 年加入工程师联合会。1884 年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886 年 5 月参加了火柴厂罢工。1889 年领导了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1893 年发起成立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1893—1901 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1894 年发起成立独立工党。1902 年移居澳大利亚，并创立澳大利亚工党和维多利亚社会党。1910 年回国。1911 年领导了利物浦运输工人总罢工。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7 年加入英国社会党，支持俄国革命。1919—1921 年任工程师联合会总书记。1920 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1 年起在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36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1941 年逝世。——中译者注



彼得格勒来信（圣彼得堡来信） 公众号

在2019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公众号诞生了。它的内容，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历史为主，但也不排斥其它时间、其它地区的情况介绍，比如1969年的意大利。具体来说，这里要刊登的，有少为人知的文献，有原创文章，也有相关的讨论交流。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公众号愿意为促进这一了解，尽一份力。也欢迎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1914-1924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公众号，有点像个时空穿梭的邮局，把无数来自过去的信件，投递给现在的人们，让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获得帮助。

最后，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